

深蓝色的 的 七千米

于潇滢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蓝色的七千米 / 于潇湑著. -- 福州: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395-6751-8

I. ①深… II. ①于…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1761号

SHENLANSE DE QIQIAN MI

深蓝色的七千米

著: 于潇湑

出版发行: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http://www.fjcp.com> e-mail:fcph@fjcp.com

社址: 福州市东水路76号(邮编: 350001)

经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福建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福州市金山浦上工业区标准厂房B区42幢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5.5

版次: 2019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95-6751-8

定价: 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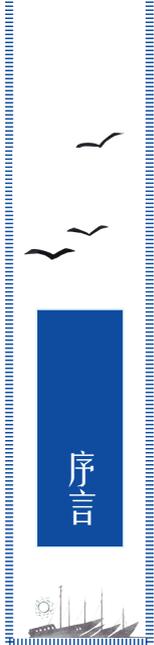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591-87739440

本书谨致谢

自然资源部北海分局

国家深海基地



海洋占地球表面积近 71%，其中，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国际海域则占地球表面积近一半。国际海域的海底蕴藏着多种自然资源，是地球上尚未被人类充分认识和开发的资源宝库，并且对于地球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许多科学领域，都有着重要的科研价值。

2012 年 6 月，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北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创造了下潜 7062 米的中国载人深潜纪录，同时也创造了世界同类型载人潜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纪录，这标志着我国深海载人技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广袤浩瀚的深海，对于我国的科研专家来说，再也不是一片无法探寻的未知

世界了。

15年前，当蛟龙号的研发和试验刚起步时，我国已经缺席世界载人深潜领域50年，而当时，我国的载人深潜纪录也仅有几百米。从几百米到7062米，在短短的10年间，蛟龙号的科研团队团结协作、奋力拼搏、自主设计创新。他们不畏大洋深处的各种危险与挑战，与台风周旋，与时间赛跑，与高温战斗，挑战深海极端环境，克服了技术基础薄弱、队伍年轻缺乏经验等困难，终于攻克了一道道难关，完成了我国载人深潜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为我国在全球大洋开展深海资源探测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是我国海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蛟龙号的研制和试验过程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率国家有关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载人深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多次对载人深潜工作做出批示，并发来贺电，极大地鼓舞了团队的士气。2018年12月，蛟龙号首席潜航员叶聪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截至2018年11月，蛟龙号已成功下潜158次，在太

平洋和印度洋下潜几十次，考察了深海生态环境和矿产资源，取回了大量深海样本，圆满完成了各项下潜任务。伴随着蛟龙号一步步踏入国际领先领域，蛟龙号科研团队也从初出茅庐到走向成熟，成为未来我国深海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为建设创新型海洋强国贡献了力量。

蔚蓝海洋蕴藏着无尽奥秘，人类对海洋的探索永无止境。希望《深蓝色的七千米》的出版能使广大青少年读者更加了解蛟龙号，激发他们对我国深海探测的兴趣、对广袤海洋的热爱、对海洋科学的向往，为少年儿童打开一扇通向海洋世界的大门。

“中国载人深潜英雄”称号获得者、蛟龙号潜航员、工程师：



2019年2月





| 引子 |

一艘潜水器正缓缓穿过西印度洋。它有8组灯，一起打开时，光柱将面前八九米的地方映成了冰蓝色，仿佛将海水凿出了8条洞穴。

潜水器名叫蛟龙号，几个小时之前，它从印度洋的海面向下、再向下，搅起的气泡掠过那些风暴般的鱼群，消失在褐绿色的海藻森林中。然后，黑暗便袭来了，越聚越多、片片苏醒，直至将它包裹。

潜航员付云涛、唐佳霖和科学家杨敏正坐在狭小的球舱中，透过圆形的观察窗向外凝视，他们来到了地球上最黑暗的地方。

付云涛24岁，唐佳霖23岁。加入蛟龙号团队之前，他们从未见过大海，大海也不认识他们。他们俩一个来自湖南，一个来自四川，来参加潜航员考试时，才第一次见识到了海。那次相遇彻底改变了两人的命运，谁能想到，最后只有他们两个通过了全部考试，成为我国第一批潜航员。而在那之前，他们周围甚至连知道“潜航员”这个职业的都没有几个人。

那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但每次下潜，他们都还会想起。



此刻，鲨鱼形状的蛟龙号是深海中唯一的光源。他们正缓缓逼近目的地——近 3000 米深海处的山脉：洋中脊。如果你能把海水排开，就会发现，那几乎是地球上最大的山脉，它穿过地球上所有的大洋，拥有一道长达十几公里的裂谷。跟这座山脉相比，蛟龙号就像是古老地图上的一枚图钉。

潜水器内部的仪器屏幕上显示，当前的深度是 2984 米，准备着底，从蛟龙号的腹部两侧无声无息地落下了两组大铁块。

“注意注意，压载铁已抛下。我们要着底了。”唐佳霖提醒道。

灯光下，压载铁搅起的白色粉尘毫无节制地扑过来。过了很久，他们才能再次看清窗外的景象。那里遍布大大小小的石块，拳头状，灰色夹杂着白色。如果它们能发出声音，一定是一片愤怒的呐喊。可惜它们的声音被海水吞没了，只能攥紧拳头忍受着。

“这些石头的形状，是海底火山造成的啊！”杨敏激动起来，她是研究海洋地质和生物的专家，“是熔浆把它们变成一坨一坨的，又沿着火山的坡度滚落，就成了现在这样。”

付云涛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前方的观察窗，他坐在主驾驶的位置，小心翼翼地操作着蛟龙号。在他头顶，有整整一面墙，闪烁着各种各样的按钮和仪表灯。

“这座火山还很年轻，最近还在活动。唐佳霖，麻烦帮我测一下现在的海水温度。”杨敏说。



坐在左侧观察窗旁的唐佳霖看了一眼仪表，“1.7度。”

“不是这里，不是这里！我要找的是那个地方，温度肯定有两三百度，是个‘黑烟囱’！”

“黑烟囱”才是他们这次下潜的目的。在海底火山喷口附近，滚烫的热水遇到冰冷的海水，一时间浓烟滚滚，仿佛刚被浇灭的炉子，因此被称为“黑烟囱”。

杨敏换了个跪姿，趴在窗前，拍照、观察、记录。“唉，就像购物狂进了大商场一样，我什么都想要啊！水样、岩石、沙子样本……啊，看，那是什么！”

随着岩石坡度的爬升，一大片零星星的白色花朵展现在面前。

“花？这里怎么会有花？”付云涛也愣住了。

“不可能有花！在这个海底深度，你看到的所有像植物的生物，其实都是动物。我看看……那些花都是海葵！”

每一只海葵都拥有无数根丝线一般细长的触手，张张合合，洁白柔软。先是几只，接着十几只，错落在岩石上。

“的确是海葵！我们到了，这一定是‘黑烟囱’附近。”

蛟龙号沿着陡峭的火山坡度攀爬，45度的斜坡，稍有不慎，就会刚擦到潜水器的底部。当它一跃到悬崖顶部时，只见无边无际的海葵蔓延成片、张开触手，仿佛刚刚落地的蒲公英，还没有扎下根须，只得随着洋流左右摇摆。在海葵的近旁，贻贝



簇拥在一起，像蘑菇一样，一片挨一片地生长。

“这里在地理学上被称作热液区，由于火山的原因，这里的热液从烟囱里喷出来，与外边冰冷的洋流相遇，冷热交织，就瞬间凝固，变成了一个个黑烟囱，持续地冒着烟。这里没有太阳，这些烟囱就是所有生物的太阳。”杨敏兴奋地解释，不禁再次惊叹，“这里可真美啊！小付，你帮我采集一点儿样本，那个海葵帮我弄一只带回去。”

潜水器慢慢靠近，模仿人类胳膊的机械臂戳了戳一只海葵，它不躲不藏，不惊讶也不欢喜，只是轻微地张合。

“你看，它们都不怕人。”付云涛轻轻松松地就捞了一只海葵，可它太柔软了，一托起来就被洋流冲走了。

“这说明我们是它们见到的第一波人类啊！海葵抓不到的话，能把沉积岩来一块儿吗？”杨敏想站起来指是哪块石头，但蛟龙号的球舱不高，她只能弯下腰，尽量把头伸到主观察窗附近。

唐佳霖向后挪了挪身子，给她让出地方，同时无意间瞥了一眼杨敏那侧的观察窗，他几乎惊呼出来，紧接着就把杨敏推回座位上，而后者还在比较哪块石头更大，于是不大乐意地在位子上扭了扭身子。

“杨老师，您仔细看看窗外。”

观察窗外的景象让杨敏和付云涛同时大吃一惊。蛟龙号离



黑烟囱太近，窗外黑烟滚滚，直扑而来。

“这黑烟囱快烧到潜水器了！得赶快离开！”

付云涛的声音激得人起了鸡皮疙瘩，只见他两腮上的线条支棱着，让杨敏觉得，他的镇定之下，正暗藏着遽然涌起的紧张。

“不采集样本了吗？”杨敏问。

付云涛不说话，眼睛盯着屏幕，手上握着潜水器操纵杆。他已经以这个姿势跪了四五个小时，像爬山虎一样定在舱壁上。

唐佳霖年龄小一些，脾气似乎也小一些，见潜水器离开了那一处黑烟，他松了口气，但还是免不了责备杨敏：“您是科学家，应该知道，整个潜水器最脆弱的地方就是玻璃，如果黑烟囱使玻璃熔化，那么海水瞬间就会进来。这里是深海，压力使得每一滴水都会变成最锋利的手术刀，可以瞬间把我们和潜水器切开……”

杨敏仍想说点什么，却听到付云涛在向母船申请上浮。

“怎么？这就要上浮？我们下潜一次不容易，应该多采集点样本回去研究的啊！”

“刚才靠黑烟囱太近，说不定潜水器已经受到了损坏，继续下潜风险太大。”付云涛不留余地地坚持。

付云涛操作潜水器，再次扔出压载铁，然而屏幕上显示，这次只抛出了一块，另一块压载铁卡在了出口。他和唐佳霖迅速地交换了下眼色，空气瞬间变得凝滞起来。



这气氛很快被杨敏捕捉到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深深吸了一口气，付云涛才答道：“有一块压载铁没抛出去，这导致潜水器上浮的浮力不够。也就是说……”

潜水器的压载铁每次都是根据蛟龙号下潜的深度和海水密度等条件算好重量的。当下潜到目的地时，必须抛出两块压载铁，才能悬停作业。而当他们想要上浮时，也必须不多不少地再抛掉两块，才能使潜水器获得足够的浮力，浮上海面。

唐佳霖太清楚只抛掉一块压载铁意味着什么了，他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说：“我们，可能浮不上去了。”

“唐冉，快把车子推出来，我们要去夜市出摊了！”

穿着件发黄汗衫的男孩儿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蛟龙号的纪录片正播到关键处，他的心被悬着，立在那儿，对妈妈的招呼充耳不闻。

妈妈过来，“啪”地一下把电视关上了。

可男孩儿依然站在黑下来的屏幕前，好像用力看，还能分辨出一点儿人的轮廓来，让他把后边发生了什么看完。

从那个傍晚开始，那艘潜水器便游进了他的脑海里，再也没有离开过。



这是我们的
大船，船长
大风呼呼吹进，
四面都是窗户
蓝色的门向着大海，
白帆正在升起
我们就要起航，
船长

第一章
白色大船



总有人说海天一色，海是天空的倒影，然而那是不对的。海不是谁的倒影，海就是海自己，付初想。

脚下的石板湿漉漉的。他抬起头，一阵雾扬了一头一脸。每当6月开始，这个沿海城市春夏交接之初，海雾便起来了。它细雨一样，驱赶太阳、越过围墙，在每一块上了年头的砖石上平铺直叙。天知道他有多讨厌这个季节，海仿佛是和天空包裹在一起，不清不爽的。

付初今年12岁，再过一个月就要小学毕业。他正被裹挟在长长的队伍里，转着头，企图在大雾中寻找海鸥的身影。他的同班同学谢蒙和沈鱼一个前一个后，把他夹住了。老师叮嘱过，今天的校外参观活动，得派两个人给付初当“门神”，负责把他看好了，省得他东跑西窜。

付初踢起一块石头，追逐着它轱辘出了队伍。可他刚从列队中闪出来，就被谢蒙揪了领子，“去哪儿？”

谢蒙个儿不高，脸像是面团捏出来的，白净的大脸盘，鼻子眼睛都小小的，可是手劲儿倒不小，总是窝着一手心的汗，攥人一下一个湿手印。



付初摸了摸口袋，还有 10 块钱，他咧开嘴，勉强挤出一个笑，“我去买瓶水，都要渴死了！”

超市收银员边结账，边盯着付初的校服直乐，“现在的小学生都穿水手服了啊！”

“就我们学校穿成这样，我们是海洋特色学校。”

收银员“哦”了一声，瞥了一眼窗外长长的队伍，问他们干吗去。

“看我爸去。”

“上港口来看你爸？全校都跑来看你爸？”

“对啊！”付初答得笃定，拧开可乐盖子，仰脖，灌了一大口进去。

付初跑回到队伍里时，雾气缭绕成了一条浅薄的飘带，被迟来的阳光照了照，就没了。眼前突然透彻起来，面庞、声音、景色，都像是被阳光一寸一寸刷到这个世界上似的，鲜亮亮的。港口上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那不是因为雾或者他，而是因为眼前的船。

一艘通体洁白的大船，足足有 3 层楼那么高，在海面上载浮载沉。听得到碧玉色的浪花撞碎在船体上，拍打着钢铁船壁。

排队等待上船的队伍好似毛虫，付初踮着脚向船上望。甲板雪亮如刃，国旗鲜红怒卷，参观者们捏捏扶手，摸摸舷窗，小心翼翼，好像触碰着的是婴儿的胳膊。维持秩序的武警站得



向阳红 09
XIANGYANGHONG 09



笔直，穿一身草绿色的制服，外边绑着橘色的救生衣。

谢蒙扑哧一声笑出来，“穿成这个样子，好奇怪哦。”

有个穿褐色卫衣、卖贝壳的小贩儿坐在一旁，一堆洁白的贝壳摊在他面前的地上，他原本对着贝壳发呆，听到这话，抬起头瞥了谢蒙一眼。那一眼只是在他身上掠过，看也等于没看，然后又低下头，瞬间又变得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

谢蒙乐了，这人儿，也不像其他卖纪念品的小贩一样吆喝，真怪。

付初也多看了他几眼。海边不缺贝壳，但这些贝壳是特地挑出来的，颜色多为白色，全都骨质均匀。它们沿着对称的螺旋形状生长，像是在展示什么世界真理级的奥义。小贩儿用指腹逐一抚摩它们，像富豪数着自己的金币。

最靠外的贝壳一溜儿排开，压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段话：

如果把世界卷一卷、收一收，藏进一只海螺里，你会挑哪只螺呢？

胭脂旋螺拥有粉红色的腹部，光滑明洁；维纳斯骨螺形似一把洁白的梳子，条分缕析；芋头状的鸡心螺布满橘色条纹，拥有剧毒——五光十色的螺，哪一颗是你呢？

付初想停下挑一两只贝壳，却听到旁边的沈鱼嚷嚷：“你们看，这个船好奇怪啊！上边有道橘色的拱门！那是什么啊？”

沈鱼长着一双金鱼一样的眼，一用力看东西就会从薄薄的



眼眶里狠狠地凸出来，手上也跟着发狠。此刻，她都快把手里的零食海苔给捏碎了。

“给我几包海苔，我就告诉你那是什么。”付初笑嘻嘻地凑过去，用食指和中指把海苔从沈鱼手里夹出来，他把一大张海苔卷成蛋卷形，塞进嘴巴。海苔一湿就紧紧贴住上颚，他用舌头去舔，再说话时就“唔噜唔噜”的，“其实吧，那个拱门是船员用来——打、秋、千的！”

这时，那个整理贝壳的小贩儿往他这边迅速剐了一眼。四目相对，付初打了个寒战。那个眼神和刚才的全然不同，好像是一个人长了两双眼似的。

小贩儿 20 岁上下，还未脱学生气。细手细脚，白白的脸上嵌了一双狭长、漆黑的眼睛。他看人用足力气，仿佛要拼命把人家瞅出个窟窿来似的。

“那个拱形门叫 A 型架，是用来移动潜水器的，不是打秋千的。还有，这艘船是潜水器蛟龙号的母船：向阳红 9 号。能不能别把零食渣渣掉在这里？毕竟这是很重要的科考船。”小贩儿对付初他们说道，音量不大，却听得清清楚楚。接着，他又摆弄起贝壳，凝视着海面。海鸥们聚集在岸边，随浪起起落落，偶尔歇在浪上，小红爪子迅速拎起一条银鱼，飞出一段段曲线；曲线绕过一群在沙滩上打排球的老人；穿过几个刚从海里钻出来的老头儿，他们刚冲完凉，正用毛巾“啪啪”地打着自己光



光的脊梁。

付初觉得小贩的目光似看非看，去的地方比这里更远。他也跟着抬起头，只看到白色大船泊在海面上，像是天鹅滑行在湖面。大船上的窗户像眼睛，泡在一团神秘里。付初的爸爸就属于那团神秘的一部分，是大海深蓝的神秘中，最柔软的一部分。

他还想再多看几眼，只觉得后背被人推了一下。沈鱼对他吼了一嗓子：“快点儿走，你前边空出好大一截了！”

付初的前脚掌踩着别人的后脚跟，被队伍裹挟着，被身边的人推搡着，一直往巨大的白船走去。再走几步，就是过安检的地方了。

甲板是藻绿色的，刚冲洗过，有轻微的消毒水味儿，混合着海腥味儿。浪花连绵涌来，船身发出“咣当咣当”的敲击声，小臂那么粗的缆绳拴在码头的铸铁桩子上。船轻微晃动，一只红嘴的海鸥冲过来，鼓鼓的肚子下，小巧的爪子勾在扶手上。

付初平摊手掌，引逗着这只海鸥，它用两颗小如绿豆的眼凝视了一会儿，决定再次起飞。付初不由分说地追了上去，海鸥没搭理他，引着他到了一块人少的地方，抖抖翅膀，叫了一声，便轻盈地飞走了。

真是无趣，付初的兴致一下落到地，这时，几个人的争执清晰地传了过来。一个衣着邋遢的男人，一手擎着一架无人机，



一手夹着烟，正起劲儿地和负责安检的武警嚷嚷着。

“哎，怎么连烟都不让抽啊？什么什么，无人机也要没收？算了算了，我惹不起你们。”

他一扬手，烟头画了道闪亮的弧线，被扔进了海里。

“现在行了吧？”他嘴上还冒着烟，往前冲去，没走几步，就上来一位武警，把他拦下了。

男人大吼起来：“怎么，无人机你们不让带，现在我连船也不能上吗？”

声音搅扰了队伍原本的队形，有人看过来。

卖贝壳的小贩飞快地跑过来，因为困窘，脸颊上支起两道棱角。

“爸，今天是蛟龙号开放日，你别乱嚷嚷。要不咱们回去吧。”声音不大，与刚才对付初说话时的冷硬不同，现在的他是无奈的、央求的。

“回去？凭什么？开放日不就是让人来看的？别人都能看，我就不能看了？”男人一仰油津津的脸，一头乱发蓬松着，被海风吹起了一半，像一棵歪了脖子的树。

“请您注意个人形象！如果再妨碍公务，我们就要拘留您了！”武警沉着脸，“别说无人机，就是手机都不允许拍照，这是规定。”

男人冷笑两声，把长到虎口的袖子卷了卷，伸出手，攥成



拳送到武警面前，“来啊，把我铐起来啊！”

“爸，别在这儿丢人了！”卖贝壳的小贩仰起头，眼已经红了一圈，“今天是我错了，不该求你带我来看潜水器，咱真的这就回去吧……”

可是来不及了，武警已经一人一边夹着男人，迅速把他押走了。

“唐冉，回去跟你妈说——”男人扭着头嚷嚷，喊着小贩的名字。

这下子，唐冉急了，他把那些丁零当啷的贝壳首饰胡乱兜起来，要追上去，可是黑压压的参观队伍这时过来了，一下子把他冲出去好远。

他拎着的那只黑色塑料袋，被这许多的胳膊推来揉去的，袋里的贝壳发出“哗啦哗啦”搓麻将一样的声音。

因为担心贝壳碎掉，唐冉停下来把那个巨大的袋子抱在胸前，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扣着爸爸的两位武警就不见了，只有另外两位替补站岗的新武警不明就里地盯着他看。

缆绳在身边绞紧，发出一种吸气般的“吱吱”声。付初看到唐冉把贝壳命一样护在胸前，像是衣服里塞了头熊，他想上去搭把手，然而安检的队伍就要轮到自己了。

正犹豫的时候，安检的仪器“滴滴”响了起来。

“水，喝几口。”



安检员把可乐递给付初，他急忙仰头喝了一口，眼睛却盯着唐冉那边。气泡冲到喉咙，一激，猛烈地咳起来。安检员摆摆手，示意可以了，付初再一看，唐冉的背影已经走出去好远。

付初凝视着那个背影，看着他一步一步，一直走下连接船和陆地的舢板，路过堆积如山的仪器设备，路过退潮时如被蛇爬行过的海滩。

付初刚上了船，今天的参观人数便达到了上限，参观通道关闭了。

船，要起航了。

绳索摇摆、舢板起落、指挥队伍的吆喝声声入耳，声音在幽光闪闪的甲板上滑行。

谢蒙用他肉乎乎的手一戳一戳地数船上的窗子。他手指关节处胖出了一个个小圆窝，每报一个数都要戳那些小窝窝，“18、19、20……29，哇！整整30扇窗子！太了不起了！”

付初“喊”了一声，“才看到这儿就觉得了不起了啊，这船上的潜水器更了不起，能下潜到海底好几千米呢！”

谢蒙瞪了他一眼，也“喊”，“说得就跟你见过似的！”

“当然，我见过！”付初盯着甲板上穿蓝色海军服走来走去的船员，大声宣布，“我爸爸就在这艘船上工作的！”

“你爸？”谢蒙惊奇地转过脸，眼睫毛差点扑到付初脸上，“你爸在这船上干什么？”



“他是这艘船上的老大。”

“骗鬼吧，潜航员和船长都上过新闻的，我怎么没看到过和你长得像的？你说说你老爸是哪一个！”谢蒙嚷嚷起来。

“你那么有能耐，自己去查不就完了。这船上哪个姓付，哪个就是我爸。”

“我的天！不是吧？你爸爸，是，是深潜英雄付云涛啊？”谢蒙捂住嘴，手背上的小肉窝放射开来，像是同时张开了好几张小嘴。

猛地，船晃动了一下，无声无息地起航了。谢蒙瞬间忘记了刚才的话题，紧紧凝视着海面。

无论生活在海边多久，这片辽阔的大水仍然神秘。大家趴在船舷边，看着白色大船劈开波浪，平稳地向前行驶。靛蓝海面，涌浪拍打，如同一匹蓝绸子，被反复裁开又缝合。

运送仪器的小车从舱底升上来，穿蓝色工装、头戴黄色安全帽的船员们忙碌着。一辆巨大的轨道车缓缓地在甲板上前行，车前吊着上红下白的潜水器，“蛟龙”两个大字赫赫在目，一方国旗印在左上方，大大的观察窗宛如鱼头顶两侧的眼睛，上挑而有神。在电视上看到蛟龙号时，它通常是在深海之中的，作为那里唯一的人类文明，显得挺孤独。此刻它这样挂在吊车上，倒好像摩天轮上的一个车厢。

负责讲解的是一位穿海蓝色作业服的叔叔，对着一群孩子，



他显得有点儿局促。一起嗓，是南方口音，语气爽利，笑容憨厚，倒更有北方性格。

“我是叶林，这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你们一定不知道，这样能把人带到几千米深海去的潜水器，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和中国才有。而在所有载人潜水器当中，唯有咱们的蛟龙号年纪最小，可是下潜的纪录却到达了7062米，这是全球同类潜水器最深的纪录。这意味着蛟龙号能够去探索全世界90%以上的海域。这件事特别了不起，因为在这之前，人类探寻了南北两极，上达月球天宫，却很少来到几千、上万米的深海。在海中，每下潜10米，压力就会增加一个大气压。即使是钢板，到了深海也会被海水压成一块面团。潜水器上即使有小得像头发丝那么细的裂口，渗入的海水也会变得比子弹还快，贯穿人的身体。设计蛟龙号前后花了10年，真的很不容易！我是蛟龙号的设计者之一，也是潜航员，同时，还是一会儿带领你们参观的‘导游’。今天的开放日会实行下放演示，一会儿大家可以凑到前边来观看蛟龙号的内部结构。”

轨道车移动到了预定好的装载位置，便停下来，正落在高大的A型架下。一阵轰隆隆的响声，4个吸盘似的东西缓缓放下，把主吊缆扣在蛟龙号上，旋即一荡，潜水器便被摆到船尾。

“这个巨大的门框似的东西，叫A型架。大家可以看到，



A型架、救生艇以及武警身上穿着的救生服都是橙色的，因为这种颜色在海中特别显眼。而且据海洋生物专家研究，鲨鱼格外怕这种颜色，如果它们遇到在大海中的落水者穿着这种颜色的衣服，那么即使饿着肚子也不会接近……”

这东西真的叫A型架啊，这不也和打秋千差不多嘛，付初想着。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背贝壳的小贩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他一定比自己更渴望登上这艘船吧，却被那个不着调的爸爸拖了后腿。真可惜，毕竟开放日一年只有一天，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

付初的心思一半起起伏伏，一半却在听蛟龙号的介绍。钛合金的外壁，坚固抗压，和火箭是一样的材质。中间的球形载人舱只能坐3个人。其他的空间还要分给头部的摄影摄像机，一对像人胳膊一样的机械臂，一个用来放样本的采样篮，以及8组灯。尾部还有推进器、声呐和蓄电池箱。腹部两侧有凹槽，可以放入压载铁。人在舱内，靠着三面观察窗看外边，它们一个最大的在最前，两个稍小的在两侧。这样下来，3个人便只能蜷缩在球舱里。他们要能够不吃不喝地工作十多个小时，还要灵活地处理复杂的海底情况，更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不惧不怕。这样的人叫潜航员，从事这一职业的，全世界不会超过50个人。

没人提老付，付初想。背地里，他一直管爸爸叫老付。没



人提一个厨子，哪怕他是在蛟龙号的母船上给上百号人做饭也不行，哪怕他和下潜英雄付云涛一个姓也不行。

“你爸爸，是个奇才！他工作的船都上央视新闻了！”奶奶说起爸爸，总是一副沾沾自喜的模样，一天总不忘说上八百遍。

如果爸爸回家了，奶奶就更咋呼，连出门买个菜都要扯上爸爸，见人就打招呼：“这是我儿子，刚从向阳红9号科考船上回来的。”

爸爸也乐得眉毛胡子都抖起来，陪奶奶去菜市场，好啊，他本来就是干这个的。

挑菜买菜储存菜，在船舱的底部，拍拍冬瓜，择择香菜，或者用叉子翻转潮湿的蔬菜，让它们变得干燥一些。

付初想象着爸爸的样子，就像在阴暗矿底的小矮人，拿着一颗刚采到的云母傻笑。但是突然凭空出来一只巨手，把宝石拿掉，换上西红柿，爸爸还是傻笑。

圆白菜，包得紧，好储存，要多买。

大蒜头，拌凉菜，烤生蚝，多多撒。

番茄和黄瓜，红配绿，一个炒鸡蛋一个和肉炒，都是下饭菜。

韭菜是北方人的爱，可惜容易烂，那就只能最后一港上。

爸爸知道所有隐藏在犄角旮旯里的菜市场，他知道所有蔬菜的储存周期和营养搭配。船上的人叫他“老大”，连船长见



了他都笑眯眯的，那不过是因为在海上，一口吃、一口喝的都值得敬畏。一到了岸上，食物变得不再那么难以获得，他这个“老大”瞬间就变老么。

爸爸拿回来的船上工作人员的合影中，要找好久，才能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看到他那硕大的脑袋，夹在肩膀的缝隙里，凉凉地露着。

奶奶收集一切关于蛟龙号报道的报纸，囤多了就拿绳子一捆，堆在付初的床底下。她跪下来，拱起圆尖的背，只留下头和手在床板下捣鼓。

“你干脆把床拆了，让我睡在这堆报纸上好了。”付初拍拍床板，“你干脆把家里东西都扔了，囤报纸好了。”

“放到你床下，有同学来玩儿，你可以拿出来给他们看啊。你爸爸……”

“他们不看不看看！什么年代了，谁还看报纸啊！”他烦躁地打断老太太的话。

付初跑去问妈妈：“妈妈，你能不能给我换个爸爸？”

“换个爸爸？那生出来的就不是你了！你都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资格提要求？”

妈妈都兰正学习着把家当船舱管理。老付告诉过她，在有限的空间里，物品必须分批次、按优先级购买。比如他要给船采购食物，一次买完不行，必须根据航海路线设计最佳购买方



案，分批次买完。

所以，她把所有事情都按优先级排了一个序，付初这种小屁孩的混账要求，在序列最底端。不过这句话还是让她心中悸动了一下，她盯着付初，眼睛像海面上最早出现的星子，寒冷、透亮，“不要把这种话说给你爸听，他会伤心的。”

我倒是想说给他听，问题他老不在家啊，付初气哼哼地想，一年出海200多天，回来不到100天，还要忙着去菜市场“考察”。都是姓付，老付和付云涛真是云泥之别啊！

付初在合影上看到过那位英雄，宽眉深目、鼻悬口阔，上宽下窄的脸，总是留着适宜的板寸，就像头顶伏着一只小刺猬。多么白皙而朝气啊，这种爸爸才值得到处炫耀呢！

而老付呢，随着船，每到一个港口就去当地的市场上买大批的蔬菜，回来就舞油弄面的。

船上24小时供应餐食的，因为24小时都有船员值班，所以等到老付自己能吃时，只剩几口凉饭了。他的胃常年不好，白瞎了什么肉啊海鲜啊，都吃不动。

老付老付，这个“老”字用得多么好，就像爸爸脸上的法令纹，那个“乚”字神似脸颊边两道沟。他真的就像一头兢兢业业的老牛，付初想。

突然有人用胳膊肘拐了拐付初，他如梦初醒，恍惚地看着眼前的情景。薄薄的海浪上，海鸥浮动，小浪一耸一耸，形似



从纸巾盒扯出了一半的纸巾。

甲板上多了4个人，他们统一穿着橘黄色的救生衣，艳丽的颜色，如一把刀，切开了蓝色的边界。

叶林走到他们面前，介绍道：“这是一队蛙人，他们是科考潜水器下放到海中的帮手。”

谢蒙伸出一截舌头，他一好奇就会这样，“蛙人？哈哈，他们能像青蛙一样跳下水吗？”

沈鱼听见了，回头狠狠剜了谢蒙一眼，他立马闭上了嘴。

蛙人们放下了一只小橡皮艇，它刚被投放到海面上，立刻就荡漾起来，如同在镜子上放了一把烟花。4个蛙人沿着晃晃悠悠的软梯，下到小艇上。

小艇留下的黑色阴影被一阵阵猛烈的震动揉皱了，然而所有的颤抖都是一晃而过。“轰”的一声，蛙人发动了小艇，螺旋桨打出一串白色泡沫。摩托艇围绕着向阳红9号行驶了一圈，最后在距离船尾数十米处停下待命。

A型架摆动过来，那个门框似的东西弯成了45度角。只剩一根主缆绳吊着蛟龙号的腰部，那绳子绷得紧紧的。白日灼灼，缆绳绞进丝丝流光，连海面上也都是明明灭灭的光点。那艘潜水器则仿佛一条大鱼，正在拖拽鱼钩。然而力量悬殊，最终绞车开动，“大鱼”慢慢沉入海中。

小艇“突突突”地画了一个圈，靠了过来。淡淡的水汽将



散未散，虽然是白天，可为了作业，小艇上还是开了灯，光影照出蛙人不同寻常的肃穆表情。

这时，一个蛙人稳住小艇，两个蛙人抓住蛟龙号上方的把手，另一个倏地一跃，涌浪在他脚下掀出山峰，仿佛是托举着他，跳上了蛟龙号的船身。他敏捷地拽下主吊缆和两根拖拽缆，又是一跃，轻巧地回到小艇上。

小艇急急回转，远远划开，蛟龙号便完全脱离了母船，直坠入碧蓝海域，它周围顿时形成了一圈圈旋涡，仿佛长鞭挥舞着纸片，使得海水旋舞起来，翻滚起剧烈的波涛。

参观者们都还没缓过神，叶林的手指遥遥一指，继续解说：“下放完成，我们的蛟龙即将下潜，它的终极目标是7000米以下，比深渊还黑暗的海底……不过，由于今天只是开放日演示，所以没有安排真正的下潜。大家还可以自行参观关于蛟龙号的图片及文字展览。”

讲解这就要结束了，大家难掩不舍地散去。付初这才想起口渴，刚才被蛟龙号深深吸引，手里攥着的那瓶饮料已经被捂热了。他一拧开瓶子，“砰”的一声，一股白沫冲出来，在瓶子口上抖了几抖，便岩浆一般，悉数喷到了甲板上。

付初忙手忙脚地从口袋里掏纸来擦，一口袋刚拆开口还没吃完的海苔又噼里啪啦掉出来。暗绿色的海苔如同老旧的纸张般，一碰到甲板便碎成无数小碎片，经了海水后，便薄薄地黏



在甲板上。

眼看着自己弄脏了一尘不染的甲板，付初更慌了，他放弃了找纸巾，而是蹲下来擦拭那些脏兮兮的小碎片。可祸不单行，手里的海苔包装也松开了，一阵风斜刺里刮来，那张亮晶晶的包装纸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甲板上走出一个人。他先是盯着付初撅起的那半屁股，接着便一口气跑过来，一把从背后抱起了他。

付初像是一只待解剖的青蛙那样，半空中踢着腿，等他看清楚是谁抱着自己，一股热流涌上胸口，但他四下一扫，又冷硬地咽了回去，不冷不淡地叫：“老付。”

“儿子！”老付蹭过来。

付初没有叫“爸爸”，因为他发现谢蒙像一只螃蟹，正在甲板上横着走，还时不时竖起眼睛来瞄上一眼。

老付宽脸膛、宽身子，眼圆眉粗，手指却是扁扁的荷包指，做起面食巧而柔韧。他中等个头，原本还能更高些，可惜白长了一双长腿，脖子太短，肩膀上直接扛着个脑袋，像个被拍进去一截的铁皮人。

他看东西，若要往高看，便得仰脸，耸起肩膀，若要往低看，就得弯腰曲背。

他有点儿洁癖，因此一向眼尖，面粉里的小虫子、还没洗净的菜叶子都逃不过眼，这会儿，他发现甲板上东一块西一块



的污渍了。

他舍不得放下付初，便窝下身子，像是吊车抱枕木那样，靠近甲板。付初觉得一点儿都不舒服，泥鳅一样在老付怀里拱来拱去。

“别动别动，我先看看这是什么。”

他热热的气息喷在付初的脸颊和脖颈上，让付初痒得浑身抖动起来，口袋里又簌簌地落下了好几片海苔。

老付的目光追寻着海苔，直追溯到付初的那个口袋。

父子俩四目相对，“啪”，老付把付初放下来，一巴掌拍到了他的屁股上。

“是你把这船上弄这么脏的？你才来了这么会儿，就丢点东西上来。知道这船上有多少重要仪器吗？掉进去一片灰都不行！”

“你干吗说我！你见不了我几面，一见我就要啰唆！在家这样，在你这个破船上还这样！”

“破船？”老付眉毛一横，忍不住提高了声音，“全世界也没几艘这样的船。它1978年就下水了，那时候我都没多大，你就更是没影儿的事。40年了，一条老船，柴油推进器还像婴儿的心脏一样有力呢。还有，你们刚才参观过的蛟龙号，这样的潜水器，全世界不超过7艘！”

“那又怎么样？你也不过就是个在船上做饭的！”老付正



说得口若悬河，付初冷不丁冒出一句。

老付愣了一愣，继而露出担忧的神情，“你这孩子心思都学歪了，怪我，不在家几天，没好好教你。你们宋老师呢？我得去和她聊聊！”

打甲板上蹦起一个“猴儿”，原来是谢蒙凑过来，“我去我去，付叔叔，我替您找宋老师去。”

付初斜了谢蒙一眼，得，这下他全听到了——自己的爸爸不是下潜英雄，而只是个厨子！

光点在夜幕上打磨群星，一根手指将天空和海洋撑开，在边界线上放了一枚月亮，浅白色的。

临海的街灯永远染着一层雾气，小摊们在它橘色的半径里支起阳伞、搭上烤架和白色塑料制成的桌椅。他们把毛豆和花生放在一起煮，如果有人坐下来吃海鲜，上菜之前，会先点这样一盘垫垫肚子。

付初拖着脚，走过一个个摊位，那些卖海鲜啤酒的小贩看到他一个小孩儿，并不去招徕。他慢慢走到最不起眼的的一个摊位前，一屁股坐到马扎上。

这个摊位的主人寒酸到连套桌椅都买不起，油毡布支在木头架子上，勉强挡住海风。桌子是三合板钉起来的，充当座位的马扎不用时就收拢起来，像一副副破旧的扑克。



当地人管这种小摊子叫野馄饨，但它们却掌握着食物的秘诀。每当付初发现家里冷锅冷灶时，就会找上这样一家馄饨摊子，来上一碗。

他常来的并不是这个摊子，然而今天信步走来，却被这一家搭在顶棚上的油毡布迷住了。油毡布上用深蓝色的马克笔写满了各种难解的词汇：海陆风、古海洋学、潮汐、环礁、虫海藻、橙带蝴蝶鱼……

字迹或舒朗或古雅，或细幼或狂肆，一看就是出自不同人之手。可千变万化的字迹，所有的含义却殊途同归——海洋。

海洋就在街道正前方，是这里每个人生活的背景，见怪不怪。但是在海平面之下发生的一切，却几乎无人知晓。潮汐怎么生发，生物什么习性，海底地貌何等样子，大家是不关心的。付初关心过，可他和那一切离得太远。直到他看到了那块油毡布，那些只有在专业的海洋书籍上出现的词，就像丝带一样绊住付初的脚。

煤气罐旁的锅子正冒出大团大团的白雾，锅里扑朔迷离。老板娘拿一把笨篱不时搅动一下，雾气骤散，一个个馄饨载浮载沉。

老板娘问他要什么馅的馄饨，他随口答：“海菜的。”

晚上，妈妈本来是要给他包海菜馄饨的。可是现在，他却饥肠辘辘地吹着海风。



刚才他回了趟家，妈妈都兰早已经接到宋老师的电话，说了白天的骚动。在科考船上吃零食已经不对了，小小年纪就会撒谎更不应该；希望自己的爸爸是深潜英雄无可厚非，但歧视爸爸的职业则太不像话。他本以为晚上还有一顿训等着，然而他回到家，发现妈妈正在打包。

左一碗排骨米饭，右一碗青椒炒蛋，最后盛了一碗紫菜蛋花汤，一齐装进保温杯里。都兰看见他回来，着急地喊着：“快点儿帮我把那双运动鞋从柜子里拿出来，我要到医院送饭去。你爸爸的同事住院了。哎，算了，你不知道放在哪个鞋盒里，先过来帮我撑一下袋子吧。”

他过来把大食品袋子撑开，看妈妈放进去三四个保温杯，又看着她满脸红光地扒拉鞋柜子，把所有的鞋都翻出来倒了一地。她终于踩进了久已不穿的运动鞋，把高跟鞋和敞开的鞋盒子们一齐扔在那儿，“今天来不及给你包馄饨。你的事我听说了，等你爸同事出院再跟你算账。我先走了，晚上得在医院陪床，你自己记得写完作业检查一遍，早点儿睡觉。”

说完，她左手挎着食品袋，右手拎起垃圾袋，出门去了。付初回到厨房，案板上放着一段葱，高压锅上的喷气阀正在滴水，用过的锅和碗都油汪汪的，像一个个大嘴巴，但这些嘴巴都是空的。

简直可笑！



爸爸的同事病了，关她什么事儿？什么时候连同事生病都需要陪床了？那病号难道自己没亲人吗？

他踢开一地凌乱的鞋子，打开门，揣上钱走上小吃街。

老板娘端了一碗馄饨，敦实的大瓷碗，“咚”的一声放在付初面前，把他唤回现实。馄饨仰躺着，又白又胖，面皮在汤里摆荡，金鱼尾巴似的。他用勺子捞一个，咬开，牙齿仿佛被弹了一下，原来是完整的虾仁，卧在褐黑色的海菜当中。

一股暖流从胃底升上来，这才该是家的味道啊！

他凝神看那妇人在清凌凌的汤里切蛋丝，扔进去香菜末、虾皮和海菜。热烟升起，水声嘶嘶，不一会儿马扎都坐满了客人。

一个青年过来换了一罐煤气，把空了的煤气罐子拖到一边。妇人跟他指了指付初，青年向他走来，“咚”地又放下来一大碗。

付初一看就乐了，摊主是怕他吃不饱吗？还给他多下了一碗面条。他坐在马扎沿上，倾向前，研究着面前的两大碗：汤浅面宽，浮着香菜末、鸡蛋饼、黄瓜丝。

青年放下了碗却没走，付初听他“嗯”了一声，问：“怎么是你？”付初从碗上端抬头，也问：“怎么是你？”

眼前正是白天那卖贝壳的小贩。

“这是你家的摊儿啊？”付初问。

唐冉点点头，付初指着顶棚油毡布上的字又问：“这块布哪里买的？”



“没得卖，那些字是我让在这儿吃馄饨的客人们写的。”

付初想起白天他对向阳红9号如数家珍的样子，“内容很适合你。”

唐冉摸出一支笔，“你要不要写一个？我抱着你写。”

“我字写得不好，”付初重重叹口气，“写了那么多作业和字帖也没用。”

“对了，小孩儿，你写完作业了吗？”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总是作业作业的，好像我活着就只是为了学习！”

唐冉笑了笑，这一笑就显得有些老成，“没有一个妈妈会这样想，相信我。”

他找了一圈没找到马扎坐，只得蹲着，用手指撑住桌沿儿，微微抬头，眼瞳流转，“学习不是活着的目的，而只是为了让未来生活的选择更多。当你遇到分岔的小径，遇到很多选择，学习带来的能力越强，选择也就越多，活着也就更从容。”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看来你是和家里怄气，吃完别在这儿占马扎，赶紧回家去吧。”

“我不回去！家里没人，没意思。本来说好了给我包海菜馄饨的，可是我先是被我爸训了一顿，再是被我妈扔在家里。我妈明明做了饭，却连个渣渣都没给我剩下，你说气不气人！”

“像你这样的公子哥儿也会挨训？”



“我哪是什么公子哥儿啊！我爸是船员，船员苦哈哈的，还一年着不了家几天。我是留、守、儿、童好吧！唉，我爸爸这个人啊，别看在外头挺能耐，没一会儿就做一桌满汉全席，可是在家从不做饭。回到家，从上到下都得菩萨似的供着他，照我说，他不就是个厨子吗？”

“不就是个厨子？我妈也不过就是个摆小摊儿卖馄饨的，连厨子也算不上。”唐冉的嘴角挂了一丝嘲讽。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付初猛地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局促地双手乱摆，“我，我不是瞧不上厨子。只是，同样在一艘船上工作，我更希望我爸是潜航员，就算实在不行，船长、大副也都可以啊！你不知道，今天谢蒙发现我爸只是个厨子时，那眼神儿……”

“所以，这就是你的痛处，对吗？你觉得爸爸给你丢人了，因为他身边有英雄，而他却不是英雄，他只是个普通人。”

付初将喝汤的勺子悬停在嘴边，愣住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被说中了心事。

洒水车“突突”地开了过来，水花溅得到处都是，仿佛下起了小雨。风里有一股轻微的烟味儿，烧烤的支架搭起来了。付初听到水花“滴滴答答”地穿过树枝，在花瓣上坠落；他闻到路面上扬起的蒸汽味道，混合着夜来香的气息；一切在夜晚生发出舒缓的、“噼啪噼啪”的声响，构成美丽的、如此平凡



却又不可或缺的景象。

“你好好想想，吃完了就回家去，这碗面条算我请你的。”

唐冉站起来，头顶遮住了一块路灯，毛茸茸的发茬，勾勒出黄色的线条，微微的、一掀一掀。

“你请我啊？那我还想再来一碗！”

唐冉没听见，付初无趣地环顾了一圈，正好和唐冉的妈妈对上了眼。妇人望着他笑了一下，手中不停下，一手托着皮，一手用筷子飞速蘸一下盆子里的馅儿，抿一下，包起来，扔进锅里。

她那么专注，周围的客人们也吃得专注，似乎天下也不过碗口大，而面前这口馄饨就是碗中心。

忽然，付初听到断断续续的交谈声火星一般蹿了过来，“船……9号……潜水器……飞机……”

付初心里一动，扭头去看说话的人。只见在几步远的马扎上，有个头发微卷的叔叔边连呼带喘地嚼着馄饨，边和对面的人低声聊着什么。坐在他对面那个男人，嘴角衔着烟，烟灰几欲坠落，他眯起眼猛嘬几口，摘下来弹一弹，另一只手也不闲着，泛黄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左右滑动。

咦，那不是唐冉的爸爸吗？

付初瞅瞅唐冉，他正在帮忙擀馄饨皮，发丝垂下来，搭在秀气的前额上，让他想起那些古董花瓶上的掐丝珐琅。



好奇心一旦燃起来，便很难摠回去，付初决定去瞅瞅。他先把自己桌上的调料全倒进汤碗，然后若无其事地走过去，装作要拿那边桌子上的调料瓶子，一伸手，把它打翻在桌。

黑褐色的汁液像一纵队突袭的士兵，在桌子上跨过楚河汉界，直逼桌角。那里几乎变成了天然的管道，调料悉数流到了卷发叔叔的裤子上。

那些刚才还让他的舌头心悦诚服的浓油赤酱，瞬间变成一个个疯狂的炸弹，在他姜黄色的裤子上溅出坑洞。

唐冉爸眼疾手快，忙把手机放下来，扯了十几张面巾纸去阻挡那条该死的“河流”。

付初趁这手忙脚乱的空当，看到了手机屏幕上的照片：是一架无人机，好几个俯仰、纵飞的角度，还带前置摄像头。

真是好东西啊！就是眼熟，唐冉爸上午不也拿着一架无人机要上船吗？他还想再看几眼，却被拎着衣领，往旁边一栽，“哪里来的小孩儿，怎么毛手毛脚的！”

唐冉爸终于把烟头吐掉了，一股难闻的味道从他口中溢出，付初屏住呼吸，泥鳅一样地溜出了他的掌心。

卷发叔叔收起桌上的手机，二话不说扭头就走。

唐冉爸连忙去追，又想起刚才聊到得意时把鞋脱了，忙跑回桌边把脚拱进拖鞋，好几下才把人字拖鞋挂在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吧唧吧唧”地直奔着卷发叔叔离开的方向追去了。



付初正留神看他，突然之间，坐在马扎上的人纷纷抬起头，站起来，走开了。付初心下诧异，一回头，发现周围多出来好些人，围绕着馄饨摊子。

几个穿淡蓝色制服的城管要求唐冉妈拿出营业执照、卫生登记证、健康证、消防许可证，然而唐冉妈显然连听都没听说过这些，一时间显得局促不安。

唐冉站在中间，挺身出来护住妈妈和摊子，像是雏鸡张开翅膀，挡在大车前边。

“我不摆摊儿，该怎么养活家人啊……孩子高中毕业就没再读了，我还想攒点钱让他考大学呢。这个摊你们不能收走！”唐冉妈的声音虽细弱，却很坚定。

“我也不是要为难你们，不办证件确实无法出摊，请理解我们。”

“就今天可以吗？好歹让我把这锅馄饨卖了，不然隔夜就坏了。”唐冉妈再度央求，她用筷子挑起肉馅，“都是新鲜的肉，不经放。”

其中一个城管想了想，“这样吧，这锅馄饨我买下来，但是摊子必须撤掉。规定就是规定，毕竟你们无照经营了这么些日子，需要补交罚款。到时候再来提车吧。”

“罚款多少钱？我交！”付初冲口而出，下意识地拍了拍口袋，想起自己只拿了20块钱，顿时失了底气。



他的声音渺小、单薄，在嚶嚶嗡嗡的嘈杂声中，如同被收在了一只瓮里，销声匿迹了。

等下，家里有钱！这念头像一束光照亮了付初的头脑。

他在人群里钻进钻出，发疯似的跑着。妈妈会把一些钱放在抽屉里急用，他从来也不碰，因此妈妈也从来不锁那个抽屉。

冲进家门，四下打量，果然，钥匙挂在抽屉上，但是没有上锁。付初一抽开，一沓粉红色的钞票蹦出来。他顾不上数，一把抓起来就塞进口袋里。

等他跑回馄饨摊时，人群已经散去，小小的冒着蒸汽的摊子消失了。于是他换了个方向——城管中心离这儿不远，坐3站车就到了。

实际上，这个城市所有的中心部门都离得不远，沿着海岸线蜿蜒排列，就像是一条长句子上的标点。

车缓缓靠站，付初跳下去。出乎他的意料，城市管理中心灯火通明，他走进去没有遇到任何阻拦。这里也像写字楼似的，有一个个隔间，有的城管队员在吃泡面当晚饭，有的则趁换班之前趴在桌子上打盹儿。

他径直走到吃泡面的叔叔面前，说要替一个馄饨摊儿交罚款。

等到那个叔叔弄明白来龙去脉，一碗面都坨了，付初劝他：“叔叔，你别吃了，冷的面吃了胃疼。你可以去吃那个馄饨啊，



热热的，从喉咙滑到胃里，很舒服的。”

“哟，这铺垫做得够长的。你说的那对娘俩已经交了罚款走了。”

付初把钱摸出来拍在桌子上，“钱在这里，我替他们交，麻烦你把他们的钱还给他们。”

“这肯定不行！”

“这怎么不行？”

“情是情，法是法，一码归一码。”叔叔看了一眼钱，“你哪里来这么多钱？不会偷了家里的钱吧？哎，小孩儿我跟你讲，仗义归仗义，偷的哪怕是家里的钱都不行。情是情，法是法……”

付初蔫蔫地收起钱，转身出了门。走在潮湿的夜晚里，风把海旷远的气味吹来。腥气伴着潮湿，头发上睫毛上都沾染了那种气味。这座城市的所有人都被这种气味包围，久而久之，就爱上了。

走着走着，又走到那条小吃街上。不知道是不是眼花了，付初看见在他坐过的地方，放着一张马扎，上边摆着一碗馄饨。

他抬起头，看到唐冉母子站在一旁，煤气罐、拖车，还有油毡布都乖乖地收在一旁，只有一碗馄饨，冷掉的汤在灯光下摇曳。

唐冉先看到他，就一把拽住他，“小孩儿，可算把你等来了，快吃馄饨！”



“我？等我？”

“怎么？不是你个傻孩子，吃了我们家馄饨乐得不行，说还想再要一碗？我们从城管那儿出来，在这儿等了你半天，都要被蚊子咬死了！”

唐冉凶巴巴地说着，把一支铁勺子塞进还在发愣的付初手里。

唐妈妈有点内疚，“可惜凉了，我们好不容易，就只留了这么一碗出来，没法保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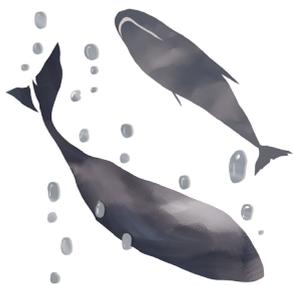
“作为补偿，给你这个。”唐冉把一瓶醋放在馄饨碗旁边。再一看，不是醋，是一瓶可乐。

“我记得你爱喝这个，白天在船上，我看你拿了一瓶。”唐冉目光如炬。

刚才馄饨摊上一句玩笑话，和白天兴起买的那瓶可乐，原来都会被这么认真地记在心里啊！

付初闭上眼睛，举起瓶子，灌了一大口。既而瘪瘪嘴，将头埋进碗里——白底蓝花的大汤碗，大口大口地吸着馄饨，他可不想掉眼泪。

一是南极，二是北极
三是珠穆朗玛峰，四是马里亚纳海沟
海拥有一切
却只是循环往复，徘徊低语



.....
第二章 第四极
.....



一只小脑袋在一个乱匝匝的院子的门口探头探脑，那是付初，唐冉从后边走过来，拍了一下他的脑袋，两人一起走进去。

这个院子相当隐蔽。青岛的老街从不走直线，这院子像是安在起伏街道上的一只开关，四合院的布局，方方正正，围成一个圈。木制的楼有三四层，就像付初曾在邮票上看到的福建民居，把天空规剪出一片，仿佛独独为这一个院子所私有。

支撑着四四方方的天空的，是一处处半倾颓的屋檐，上边竖立着一只只烟囱，仿佛南方梅雨季长出的蘑菇。一条条电线和晾衣绳不分你我，偶尔电线上爬一藤丝瓜，或者晾衣架子上垂一盆吊兰，穿插在各种颜色和款式的衣服中间，野蛮又随性。

付初路过一片墙壁，它已经风化、起皮，像是老人的皱纹。报箱上落满了灰，张贴的广告撕了贴、贴了撕，混合着雨水落下的水渍，一起流下墙壁，成了这些房子皱纹的一部分。

院子里到处堆满塑料盆子、纸壳箱子，被人悉心栽培的仙人掌插缝生长着，蓬勃地吐露着绿意。木制的楼梯一角，细致地雕着山花，走上去“嘎吱嘎吱”地响，仿佛那就是时光的声音，如同摇椅的起落一般漫不经心。



付初从没来过这里，光鲜的浮华城市里还有这样的地方，怎么就从热热闹闹、花团锦簇的大街拐到这儿的？他忍不住回头张望，那个熟悉的世界，遗落在拱形的院门外，仅有一臂之隔。

唐再见付初脚步迟缓，就凑过来，“你知道这种院子叫什么吗？”

“什么？”

“里院。这是青岛特有的一种建筑，还是当时德国人侵占青岛时，一个德国人设计的。参考了四合院，又融入了一些西方建筑的审美。”他的手指滑过楼梯处的雕花，即使沾了一手灰，也足可见其精美程度。

“这不就是棚户区吗？”付初嘟囔着，台阶上卧着的一只沙皮狗抬起头，瞥了他一眼，又趴回到脏兮兮的爪子上。

“是你说吃了我们家馄饨要替我们刷碗报答的，我又没求你来。”

“好啦好啦，我又没说不愿意来。”

付初蹭了蹭腿，紧跟了几步，跨进了唐冉家那扇咿呀作响的木门。他吓了一跳，这小小的屋子四壁都刷成普鲁士蓝，家具一律洁白。

一整面墙上挂着破渔网，各种贝壳就像躺在吊床上度假一样，横七竖八倒在里边。靠着另一面墙的，是一个旧书架，堆得毫无缝隙。



那是书的丛林，“丛林”外还有一圈“荆棘”。头顶的白炽灯是蜜黄色的，打下摇曳的、琥珀色的光。付初眯起眼，看清楚“荆棘”其实是船的模型。不是一个，而是满架，一排一排指向各个方向，在书架的沙滩上搁浅，用的却都是在海中俯冲或者昂首的姿势。

他顺手拿起一个，模型像小鸟一样滑进手心，小小的部件精细如鸟爪。那是一艘船，他把它举起来，从舷窗望进去，内部还有水手的吊床和柜子。

“那个是大洋一号的模型，一艘科考船。”唐冉盯着那模型，他的眼神如同凝视着一枚宝石。

“大洋一号？好像听说过。”

付初放下它，又拿起一个潜水器。它像一枚锥形的水雷，通体洁白，头顶上有一小块红色的凸起，颇像是顶着一个矿泉水瓶盖。

“这是什么？”

“这是美国的阿尔文号，也是世界上第一艘潜水器。它发现了泰坦尼克号的遗骸。”唐冉拿起另一架模型，“这个你认识吗？”

那也是一艘潜水器，方形身子，通体洁白，头顶有一块马蹄铁形状的姜黄色凸起。

“这怎么像一只戴帽子的鸽子？”付初看了看，他觉得这



些潜水器的设计思路都差不多。

“是有点儿像，这只鸽子叫‘6500’，因为它潜入了6500米深的海底，建造国家是日本，它发现过古代鲸鱼的骨架。”

唐冉放下那只“鸽子”，又拿起后边的一台潜水器，“这个你总该认识吧？”

这一次，付初终于认得了：上部是红色，下部是白色，圆锥形，锥形的顶部有三个观察窗，一个大的在正面，两个小的在侧面。屁股上的推进器是一组螺旋桨，像是电影里的老派飞机。

“是蛟龙号！”付初得意扬扬地喊出来。

付初把它擎起，发现了侧面的开关。按一下，两排白色的探照灯便亮了。

一瞬间，付初仿佛听到“扑通”一声，房间里昏黄的灯光宛如汪洋，白色探照灯搅动着它，空气中的尘屑如同海底的浮游生物，沉缓地交换彼此的呼吸。

在所有船的模式中，只有一个异类。那是一艘无人机，摄像头被黏上了口香糖，仿佛是一头眼瞎的鲨鱼，闯入了饥饿的水母群。

付初把玩着无人机，疑惑地问：“这无人机，不是那天你爸拿去向阳红9号上，还被没收了吗？这是新款式呢，挺贵的……”



他还记得先前在馄饨摊上，卷发叔叔和唐冉爸对着手机比比画画，手机屏幕上的照片正是这架无人机。

“我爸知道我喜欢模型，带回来的。说是有人送给他，让他去向阳红9号上拍几张照片。本来是被没收了，但一看他也没干什么，就把我爸放了，这个也还回来了。”

“你爸还是挺不错的，虽然看起来吊儿郎当，还不是记着你喜欢什么嘛。”

“他？你居然觉得他不错？我还觉得你爸不错呢！能在船上工作多棒啊，更何况还是科考船，全世界都会把目光投向这里。再说，你爸又会做饭。我爸如果靠谱一点儿，我妈也不会天天累成这样了。”唐冉说着，瞥了一眼在厨房忙碌着的妈妈，怕她伤心，不禁压低了声音。

“彼此彼此吧。我记得以前爸爸出海我还挺激动的，老求着他带我一起。那时我还小，也是傻。他很神秘地跟我说，出海回来会给我带海底的神秘生物做礼物。”

唐冉转过了脸，“带回来了吗？”

“带是带回来了，不过那是一堆皮皮虾，做熟了之后端上桌，说：‘这就是神秘的海底生物，咱们吃了它吧！’看，这就是我爸，一个厨子。”

唐冉笑得双肩抖动起来，他很久没这样笑过了。但那笑容如同被雪盖住的松枝，只露出刹那的绿意，又被冰雪层层倾覆。



付初看到唐冉的笑一下子就消失了，就碰了碰他，“怎么了？”

“我在想，如果我们再也不能出摊了，钱可怎么办？”

付初愣了一下，“有爸妈操心，你也需要想钱的事情吗？”

唐冉摸了摸付初的脑袋，“哎，你还是小孩子，当然可以靠父母。我可不是了，我都20岁了，已经过了天真如小狗的年纪。”

“谁是小狗！”

付初在凳子上一跳，唐冉摁着肩膀把他压下去，“好啦，小狗，别激动，告诉你个秘密。”

“什么？”

“我报名去参加蛙人选拔了。”

“蛙人？那是什么……”突然，付初想起了这个词的含义，激烈地摇起头，“这不行，太危险了！”

“只要水性好，就不危险。海边长大的孩子，这点儿自信我还是有的。”唐冉安慰付初。

“但是……你不读书了吗？”付初终于想起了最最关键的问题，“20岁，平常人这个年纪不是该读大学了吗？”

“我家条件不好，大学我就不考了……所以小狗，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你有那么好的条件。看，你爸爸在船上，妈妈应该也不错吧？”



“我妈妈在海洋研究所研究海洋地质。”

“多好！我真羡慕你！如果你真的为我好，就好好珍惜自己的这份幸运，用功读书去。”

“那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付初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豪气地拍在桌子上，“如果你喜欢做‘蛙人’，我不管，但不能放弃高考，去考海洋大学吧，你一定能考上。这些钱做学费肯定不够，但你就当我借你的好了。哦对了，这些钱原本就是拿来帮你们交罚款的。”

“你不会是偷了家里的钱吧？赶紧拿回去！”

“哎呀，不是偷！不要紧的！要不，你把那架无人机卖给我吧？你看你看，”付初笑嘻嘻地打开手机上的淘宝，搜到那款无人机，凑上去给唐冉看，“看这价格，后边挂了好几个零呢！其实还是我赚了。”突然他一拍大腿，“哎呀，忘记来的正事儿了！还有没有碗给我刷？”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们让你来家里是刷碗的吧？我们是不会雇佣童工的！”

正说着，厨房的帘儿一掀，唐冉妈端着两只大汤碗走出来。

白底蓝花，里边漂浮着馄饨，每走一步就荡漾一下。唐冉拖过一张长条凳，放在床前，拉着付初坐下来。

唐冉妈把碗放在两个孩子面前，敦实的，“咚”的一声，粗瓷的碗里袅袅生烟，“吃吧，以后这馄饨只得包给咱们自己



吃了。”

付初欢呼一声，顺手把那沓钱塞到后边的枕头底下，举起汤碗里的勺子。

他想起自己上幼儿园时，也用过这种铝制的勺子，长长的把，防烫。由于便宜又扛摔，食堂里用的都是这种勺子。吃完了饭，把饭碗和勺子放回原处时，听着金属碰撞声，小小的他会一时兴起，抓起一把勺子和玩伴儿扔得满地都是，还要上去踩两下，就为了听那一声响。

他突然觉得心酸，平时自己在家用瓷勺子，摔碎一沓都不会有人责怪，却从没有想到还有人会在自己家用这样廉价的勺子，只为了不被摔碎，好省下那几块买勺子的钱。

他低头，从碗里一捞，馄饨金鱼一样浮上来，散开。

在唐冉家吃过饭，付初把无人机擎在手上往车站走。他只顾着端详无人机，没发现自己身后跟着个“小尾巴”。

刚才在里院里他测飞过了，这无人机平衡性非常好，能够轻盈地躲避开院子里那些七绕八绕的晾衣绳。完美！只可惜，这无人机的摄像头被口香糖黏死了。

他又回忆起那天晚上，在唐冉家的馄饨摊上，卷发叔叔和唐冉爸低声说着什么的情景，会是什么事呢？

公交车来了，付初把无人机塞进口袋里，在包里翻找着零钱。



没由来的，背后刮来了一阵风。

车门打开，付初才想起自己带了乘车卡，于是又伸手去口袋里摸乘车卡，却摸到了一只热乎乎的手。

突然，他明白了那热风的来源，反手一抓，把那只手狠狠钳制住。

顺着手看过去，付初有点儿意外。

那是一个女孩，栗子色头发，梨花头，所有五官都小小的，分布在一张花蕊似的脸上。眼窝深邃，有一层绯红的珠光。眼珠是浅棕色的，水汪汪的。见自己被发现了，她并不惊慌，只是大大方方回看着他。

这么一个柔弱女孩居然是小偷？

后边等着上车的人一推，把惊到愣神的付初推上了车。突然，就在那一瞬，他觉得口袋里一空，下意识地去摸无人机，空口袋里，却只攥到了一把风。

隔着车玻璃门，付初只看到那女孩的背影。她正跨上停在一旁的山地车，也正望着车上的他。四目相对，她把无人机放进自己的背包，然后戴上了头盔，再架上一副墨镜。

公交车启动了，山地车画了一个圈，向反方向飞驰而去。

“喂喂喂……”付初拼命拍打车门，像是一只雏鸡企图从蛋壳中破壁而出。

然而已经启动的车却义无反顾，高歌猛进。



车上的乘客们都一起从窗户里看着那女孩，大概是为她会骑车而感到惊讶吧。

青岛大概是全国罕见的没有自行车道的城市了，非但没有自行车，也没有电动车。马路上除了行人，便是汽车。

据说这是由这座城市的地理环境决定的，这里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不是大拐弯就是大海滩，鲜少有直上直下、四平八稳的路。遇到那种60度仰角的大上坡，骑车比走路还累。渐渐地，大家都忘记了如何骑车，年轻的孩子也不再学习骑车。

此刻，所有人都稀奇地看着外星人一般，看着那个女孩轻盈的身姿。

汽车尾灯的河流，在马路的两侧缓缓涌动，流星般的路灯一盏盏擦身而过。那辆山地车却仿佛正在驶入无边的黑暗。付初觉得，那就像一条鱼，在和大部分鱼群相反的路上越走越远。

海边又起雾了。雾气来的时候，如同一摊被嚼烂的水母，“哗啦”一声被人吐出来，又黏又湿地贴在肌肤上。

最轻的蚕丝被也变得沉重无比，好像吸下了整个地球上的浪，又用针脚缝得死死的。里院的石板和石板之间洇出了青苔，学校走廊的瓷砖也总是湿漉漉的。阳光终日不现身，然而烘热的风却像件湿衣服，团团裹在身上。

火热和湿冷交织，便是暑假的气氛。坐在教室里，付初有



一搭没一搭地听广播里的校长讲话。先是安全教育：注意用电、用火，注意交通安全、外出安全、游泳安全……简直可以称得上是苦口婆心：“沿海城市不比内陆城市啊，我拦不住你们洗海澡，但千万得注意潮汐啊。不能自己去也不能结伴去，得有大人陪伴啊。”

付初听得瞌睡连连，为了防止自己头磕到桌板上，他摸出了从唐冉那儿弄来的骨螺。梳子似的尖刺，一握就扎醒他一次。

广播终于安静下来，但只不过隔了3秒钟又响起来：“休息10分钟，所有六年级同学到大礼堂集合，听海洋知识讲座。”

作为全市前3名的重点小学，付初的这所学校一直以海洋教学特色而闻名，每个暑假前的海洋知识讲座是教学特色中的重点。

大家带着折叠坐垫走向礼堂。在走廊上按班级排好队，再鱼贯而入。礼堂四周都被贴上了深海图案的壁纸，深蓝色的海洋中，海豚时而跃起，时而吐着泡泡。

谢蒙走在付初身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又要讲到几点才能放学啊？”

一旁维持纪律的班主任走过来，伸开胳膊让他们对齐，就像琴师用手掌压住震动的琴弦。歪斜的队伍开始努力自我纠正，邻班的同学见到了，不免传递一下小东西，互相打打闹闹。老师的眼睛烙铁一样烫在他们身上，使得他们赶紧跳回自己班的



队伍里。

终于，每个班都占领了一块位置。老师一喊：“坐下！”所有人立马打开坐垫，“咕咚”一声，抱膝坐在地板上。

一瓶水、一个麦克风、一张桌子、一张凳子、一个投影仪，礼堂最前方的布置总是这样，每次变换的只是讲课的人罢了。

突然，沈鱼小声抽了一口气，语气里有压抑住的激动：“好帅！”

谢蒙顺着她的目光瞥了一眼，只见讲台上坐着的是一个穿着钴蓝色T恤、戴无框眼镜、皮肤白皙、眉眼带笑的叔叔。

“我觉得他有点儿面熟。”谢蒙敲敲脑壳，仿佛那是一颗椰子，晃一晃就出现椰汁一样直白的真相。

教导主任拿起麦克风，试了一下声音，郑重地介绍起台上的来客：付云涛叔叔是“国宝级”的潜航员，在潜水器蛟龙号上工作。蛟龙号是咱们国家自主设计、研发的载人潜水器。曾经下潜到7062米深的海底进行作业——这里的“作业”可不是你们写的那种“作业”，而是可以让全世界刮目相看的业绩的“作业”。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地球将近70%的面积是海水，而蛟龙号的下潜深度刷新了世界纪录。这意味着全世界99%的海洋，都是蛟龙号能够抵达的地方。能去这么深的海底进行科学探索，也就意味着地球对于人类来说，揭开了最神秘的一块面纱。你们面前的这位叔叔虽然年轻，却是一位英雄——他冒着常人难



以想象的危险，为我们带回来了大量海底珍贵的科研资料。现在，我们来听听他的海底故事吧！

“我就说他有点儿面熟嘛，他上过好几次新闻呢！”谢蒙戳了前边的付初一下，附在他耳朵上说，“你不是说他是你爸爸吗？这么年轻，怎么做你爸爸啊？”

谢蒙那气呵在脖子和耳朵上，好像爬上了一条毛毛虫。付初扭了扭身子，不去理他。

麦克风被还到真正的主角那里，付云涛一开口，沈鱼又吸了一口气，“连声音都那么好听！”

“大家都知道地球上的两极是南极和北极，然而有谁知道第三极吗？”不待回答，付云涛已经报出了答案，“第三极是珠穆朗玛峰，谁来告诉我它有多高？”

一片手举了起来，付云涛从教室中央把付初叫了起来，“嗨，那个穿海军衫的小条纹，你能代替我回答大家吗？”

“呃，8000……大概是8000多米吧。”

“8844.43米。然而我们要讲的，是第四极的故事。第四极，便是海洋中最深的地方：马里亚纳海沟。它全长2550千米，平均宽70千米，大部分水深在8000米以上。也就是说，在那里，一整片海底都卧着连绵不绝的珠穆朗玛峰。而最深处的地方叫斐查兹海渊，足有11034米。就算把珠穆朗玛峰放在海底，都无法填平这道深渊……”



他的讲述是深蓝色的，仿佛鱼饵，付初就像一只好奇的小鱼儿，被牵引着，越潜越深，直到阳光都无法抵达的地方。

接着，付云涛打开了 PPT，开始展示海底新发现的物种。

那些透明的腔肠体动物，有些像高脚杯，有些像丝袜，毫无戒心地在透明的身体内展示小巧的器官。

付初后来每次听人提到“诚实”“坦白”这种词汇时，都会想，他曾经见过这两个词真实的样子，就在 3000 米深的海底，在暗沉海面下那深邃又寂静之地。只有那些不畏惧一切严苛环境的生物，才敢把自己的本质完全暴露。

一场讲座只有 45 分钟，下课铃响了，大家还在踊跃地举手提问。那些问题五花八门，付云涛挑了几个来回答。

提问：“潜水器怎么能够上浮呢？”

回答：“每次下潜潜水器都会带 4 组压载铁。最轻的压载铁也有 130 公斤，那等于是两个成年人的体重。到了海底，先扔掉两组压载铁，潜水器就能固定住。当需要返回海面时，再扔掉另外两组压载铁。压载铁会一直留在海底，这是潜水器的消耗品。”

提问：“潜水器有多大空间呢？你们在里边是怎么活动的？”

回答：“蛟龙号的舱体是一个直径 1.2 米的圆球，里边要坐 3 个人。我们在里边只能蜷缩着，屈膝或者跪坐。”

提问：“那你们在水底，吃饭和上厕所的地方会不会离得



很近？”

这个问题让大家笑了起来。

“其实没有特定吃饭和上厕所的地方，我们尽量不吃饭也不上厕所。如果实在饿了，也只是吃点压缩饼干之类的东西，只有当完成海底作业任务，开始上浮时才能稍微吃几口。”

大家听了纷纷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听起来好辛苦啊……”

话筒已经微微发热，付云涛结束了这次演讲。教导主任正要总结，扫了一眼，只见谢蒙高举着手，五指虽然并拢，但由于举得太久，胳膊都酸了，因此东倒西歪，像一只歪脖子鹅。

“谢蒙，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有有有——”谢蒙站起来，“付叔叔，付初想让您当他爸爸，我就想知道，您怎么看这件事的？”

仿佛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到了付初一个人身上，他发现前后左右都是盯着他的目光，有些是揶揄，有些是好奇，有些则是讽刺。

手里的骨螺扎痛了付初，他刚才还在海底漫游，忽然感觉到海浪般的眼光打在身上，就像呛了水。他抬起眼，恰恰迎上了付云涛一脸吃惊的表情，但后者很快就想起了什么。

“你是付大厨的儿子小初吗？早就听说你在这所学校读书，来之前，你爸让我给你带个好。”

全世界都知道了！听听，大厨！叫得倒好听，一个给人做



饭的，前边加什么“大”啊？

讲座一结束，付初就霍地站起来，他把骨螺扔到谢蒙身上，除了对方那吃痛的叫声，他的耳朵里还有些别的声音在盘旋。不用问，那是窃窃的议论声。

他一声不吭，踩着所有的声音和目光，拉开礼堂门，走了出去。身后的声浪都被挡住，身前明亮的光线跳跃着涌来。他加快脚步，冲出校门。

海的腥气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拍打着眼耳鼻。

海滩上方铺设了木栈道，今天天晴，海蓝得烂漫，把5艘邮轮推得远远的，推到了天空和海平面相接的地方。

木栈道两侧低矮的栏杆旁边，就卧着付初这所小学的操场。仿佛那片海洋有意环绕着它，让这块小小的陆地蛰伏在它的臂弯里。

付初沿着木栈道向前走去，木头上的纹路里卡着金色的沙子。一双双脚将它们从沙滩上带到这里，它们曾被湿润的海浪舔舐，也被干燥的日光暴晒，闪烁出结晶般的簇簇流光。

不必思考方向和目的地，长长的木栈道可以替他做出选择。海岸线如同一条蕾丝边，木栈道是蕾丝上的金丝。

踩着“金丝”走了半个多小时，付初渐渐忘记了生气。

路过海水浴场时，他看见一位游泳的老人。老人刚刚从海里出来，穿着短裤，湿淋淋地坐在木栈道沿途的长椅上，一边



晾着自己晒成棕色的脚丫，一边大声唱歌。

付初被老人那份自在吸引，也坐下来。但紧接着，他又霍地站了起来。只见唐冉正一遍一遍从礁石上跃下大海，游出去几百米再回来。如此反复，乐此不疲。

他的肩胛骨打开，四肢伸长。起跳之前的一瞬看起来有些迷茫，如同不合群的海豚，正犹豫是否要与其他鱼类产生交集。最终，他接受了生命里来自大海的召唤。

他用的是蝶泳姿势，胳膊肘时上时下。海鸥低低地随着飞，也许是在疑惑这块礁石为何会随波前进。

付初把目光投得更远一点儿，只见近海之上，出现了一艘白色快艇。它来回穿梭，其上坐着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大人有一头微卷的头发，被风扯得如同狂乱的旗帜，旁边的女孩发出琅琅的大笑声，和小艇激开的海浪相互应和。

等到快艇逼近岸边时，付初叫了出来。

那两个人付初都认识：那个大人，是馄饨摊上拿着无人机和唐冉爸絮叨的卷发叔叔；而那女孩，正是公交车旁，明目张胆地拿走他口袋里无人机的“小偷”。

快艇飞驰而过，留下一串白色的泡沫后，便消失了。

这时唐冉再一次爬上礁石，正准备下一轮起跳。

“唐冉……”付初连忙叫他，可海风将声音扯得时断时续，并没抵达唐冉耳边。



“那个小伙子每天都在这里练习游泳，呛了不少水。”

付初听到有陌生人跟他说话，一回头，却是那个原本大声唱歌的老人。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看着唐冉。

“那是我朋友，这几天一直在练习游泳，准备很重要的面试，但我不知道他练习得这么苦。”

“是准备蛙人的考试吧？”

“您也知道这事儿？”

“要做蛙人，不但得水性好，而且要平衡性好。毕竟在小橡皮艇上颠簸，就像骑着一匹不系辔头的烈马奔腾。这孩子有点儿晕船。如果做蛙人，就容易被甩出快艇。平时还好，如果是在给潜水器作业时被甩出去，可是会出人命的啊！其实晕船这事儿，是因为脑部掌管平衡的前庭区太敏感。我告诉他，他可以通过俯冲、荡秋千、跳水等办法，锻炼前庭，使它适应这种颠簸。一段时间后，身体就会记住并且调整到不太敏感的状态，晕船的事也就解决了。”

“哇，您知道得真多！原来您是唐冉的师傅啊？”付初的双眼发亮，满是崇拜。

老人笑了笑，“我不是什么谁的师傅。我在这里游泳快十年了，这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常来的人，我都略知一二。比如说，同样是想适应海洋，唐冉用的是苦功，而那边小艇上兜兜转转的二位则是最最省力的，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观



光了。”

听到老人提起那个“小偷”，付初竖起了耳朵，“您知道他们的情况吗？”

“那个男的去租快艇时我听了一耳朵，女孩是他女儿。小姑娘正在准备去参加蛟龙号的少年潜航员考试，因此最近经常来这里，坐着快艇提前感受一下考场气氛。”

“蛟龙号要招收少年潜航员，我怎么不知道？还有，凭什么他们可以租快艇，唐冉就只能自己吃苦？真不公平！”付初愤愤地说。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觉得讨论公平不公平的，没意义啊！”老人棕色的瞳仁直视着付初，“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起点都不同，你可以说，是生来就不公平。可人生不是短跑，而是长跑。跑着跑着，有的人摔倒了，有的人跑慢了，有的人离席了；跑着跑着，人越来越少……这剩下的少数人里，大多数都不是具有先天优势的。然而正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最初一无所有，才拼尽全力。不管是否能跑赢，这个过程都值得享受。赢，不是目的。要是跑到终点，还能保持住起跑时那颗雀跃的心，才厉害呢。”

老人和付初肩并肩站着，付初个子不算高，可也挨着了他的肩膀。这几年，老人的身高在缩水，可是他挺开心，这意味着，他离海平面越来越近了——前几年父母就先一步离开了，他们



的骨灰被撒入了海中，每一滴浪花和水珠都是他们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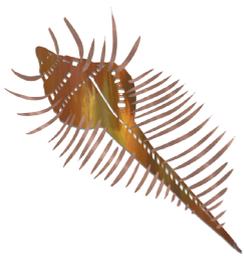
傍晚了，温度急剧下降。付初发现唐冉不知什么时候上了岸，穿上衣服回家了，礁石上空荡荡的，他便也向老人告辞。

最后一缕斜倾的光线，把老人的皱纹逐一抚慰妥帖，把白发收拢进发根，使得他看起来柔和又年轻，然后那一线光便沉到海平面以下，歇息去了。



第二章 骨螺记忆

亿万年后，博物馆的灯光
轻轻覆盖它的身体
一如蓝色的布匹，裹着它走向生命深处
大海和大地的归处





谢蒙和沈鱼握着手机，正一边研究手机导航上的楼号，一边在偌大的院子里绕圈。

这院子植被茂密，无花果、樱桃树、桃树、杏树无节制地生长。草蔓延到楼与楼间隔的小路上来，那些楼又都一律是黄墙红顶，连个楼号牌都没有，实在难分彼此。

“谢蒙，导航上的楼号到 56 号楼就没有了，58 号楼到底在哪儿？”

“既然 56 号楼都找着了，那 58 号楼还会远吗？”

正说着，前边的树影里，付初正杀出一条路来。他七拐八拐，进了一栋楼，谢蒙和沈鱼连忙跟上去。

在楼梯前，3 个人、6 只眼，眼观鼻、鼻观心，一时间，谁都没说话。

“你们怎么来了？”付初问。

谢蒙把骨螺递给他，“这个还给你，太扎手了！”

付初便接过来，用眼神问，还有什么事吗？

沈鱼递上了一张纸，“你走了以后，学校发下了这个通知。国家深海基地和海洋特色学校合办了活动，要招收一批少年潜



航学员，老师鼓励条件合适的都报名一下试试看。条件写在这张纸上了，我和谢蒙就给你送来了。付云涛叔叔还特地提起，说建议你报一下名，这样你就能和爸爸上同一条船了。”

付初冷硬地把纸抽过来，“谁稀罕和他在一条船上！我要报也是冲付云涛叔叔报的好吗？”他一边上楼一边瞟了一眼，通知上的标准要求倒是不少。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热爱祖国，热爱海洋事业，志愿成为我国载人潜水器潜航员接班人。

（二）年龄在12周岁至18周岁之间，超过18周岁的可参加成人组考试。

（三）男生和女生的身高宜在150厘米至176厘米之间；裸眼视力0.8或矫正视力在1.0以上。体重不超过标准体重。

（四）身体健康，无家族遗传病史，无外伤史，无畸形和影响舱内活动的肢体障碍；具备良好的体格和心理素质；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他偷偷过滤了一遍条件，发现自己符合，这才放下心来。可是一想到有人已经捷足先登，早早做起了准备，他的心情就像发霉的屋角。

就连“小偷”也能去申请做少年潜航员？要不要去告发她？他的脑子就像潜水器一样，“咕噜咕噜”冒着水泡。

“你们怎么还不回去？”付初一抬头，发现沈鱼和谢蒙像



两条尾巴似的跟了上楼。他骤然转身，两条“尾巴”躲闪不及，差点儿撞到他的鼻梁上。

“我们想，付云涛叔叔既然能来咱们学校做讲座，说明他们的母船已经到岸了。那么，你爸爸也该到家了吧？”

“所以呢？”

“我们想来问问你爸爸，如果报名少年潜航员，他有没有好的建议。”

“我说你们怎么那么好心跑来给我送东西，进来吧。”付初翻了个白眼，掏出钥匙打开防盗门。没想到门没锁，一推就开。

门内有一股湿润的、淡淡的腥气，就像他们的房子是暴露在海上的空仓库。每当爸爸回到家，家里就会用各种容器堆满新鲜的海鱼，仿佛养了一只心血来潮准备冬眠的猫。

付初到门口换下鞋，鞋柜旁有一双黑色的大鞋，大得像熊猫穿的。

而那只“熊猫”，此刻就在家里的沙发上端坐着。老付和妈妈在一起，一人占据了沙发的一侧，像是两尊门神，愁容满面地蹲守在那儿。

“爸！”付初刚想扑过来，突然察觉两人的脸色都不好看，不由得连脚步都放轻了。

“付初，你过来。”

老付的嗓门总是很大，昂扬地扩充着胸腔，但此刻瘪下去了，



像从一个干巴的核桃中发出来的。

“你有没有拿抽屉里的钱？”

付初觉得自己的胸腔也瘪了下去，所有的空气瞬间被锁了起来，上不来气儿。

“没……抽屉里有钱？”他尽量直视着老付的眼睛，做出不胆怯的样子，手却抹了一下额头。

身后的谢蒙和沈鱼贴着冰凉的防盗门，撞见别人家吵架，简直比当事人都尴尬。

“你敢再说一遍你没拿吗？”老付站起来，走到付初面前，把他的脸扶起来，对着他，“看着我的眼睛说。”

呼气、吸气。

付初的脑子里翻滚着真相和谎言：他用钱换了无人机，可是无人机呢？被偷了。这个真相太像一个谎言了，无法自圆其说，因此他闭紧嘴巴，决定不说。

妈妈细细的哭泣声传来，像是用钉子刮着黑板，令人牙齿难受，“我们没有想到家里出了贼。要不是医院通知，我今天回家拿钱，还会被蒙在鼓里……”

“你拿钱做什么了？”老付瞪起眼。

“你管我！”付初大声说。

“你们俩知道吗？我看你们三个老在一起。”老付把目光投向谢蒙和沈鱼。



谢蒙和沈鱼把头缩起来，恨不能从衣服里金蝉脱壳。他们一起摇头，心里想的是找个理由溜走。

“他们不知道！我一个人拿的钱！我把钱花在有用的事儿上了。”

“你一个小孩子，钱不是去了网吧就是买了游戏机。我说的对不对？但，那是 2000 块钱啊，你都花了？”

2000 块？付初心里暗暗震惊，他真不知道那一沓钱会有这么多。

“你说话啊！”老付戳了一下付初的肩膀，他的指头很硬，像是一柄螺丝刀在戳螺母。

那一戳，就戳在了心底最痛的地方。爸爸啊，你平时总不在家，难道一回家不是抱抱我、亲亲我，而是找钱吗？

是不是因为你总不在家，已经连对我的基本信任也都消失了？我不是会偷钱的孩子啊！我不是啊！

付初在心里滚雷一般地呐喊，一股怨气越升越高，忍不住冲口而出：“你们俩，一个不停地出海，一年回不了几次家，一个去医院照顾非亲非故的人，儿子都不管。现在凭什么管我！丢了钱就说是我偷的，不丢钱就当我不存在！早知道，我真偷了就好了！把这个家偷光了，你们就知道回来了！”

老付一把抓住他的肩，头发上的汗珠子顺着额际滴下来，却窝在皱纹里。



“你胡说什么！你知道医院里住的是谁吗？你怎么变成了这样啊！”

说完，他的大手一把握住儿子的胳膊，“你跟我走！”

“我不走！你带我去哪儿？”

“你不是说妈妈在照顾非亲非故的人吗？我要带你认亲认故去！”

谢蒙和沈鱼终于找到时机，刚想告辞，付初却用眼神央求他们留下来帮帮自己。

正不知所措间，老付瞥到了他俩，“正好，你们也跟着一起去吧，顺便也来评个理儿。”

本市最好的医院坐落在一条隐蔽的小路上。路尽头是海，在夜里，医院像一只巨大的眼睛，隐在海雾里。

病房区很安静，住院部的护士抬起头，看着突然涌进来的一批人。都兰扬起手中的饭盒，悄声说：“我带孩子们来看看徐老师。”

病房小小的一张床，床上没有人。床头是监测心跳的仪器，绿色的数字不停变换，心电图的曲线像是波浪一样。

除此之外，整个房间里还有大大小小无数奇怪的仪器——球状的、管状的，以及一堆液氮瓶、氧气瓶、压力表，地上甚至还有瘪掉的乒乓球。仪器轻轻地嗡鸣着，像是钢铁的密林中



成群的昆虫在震动着翅膀。窗外，大雾弥漫，迷路的蛾子、蚊子、瓢虫，看到玻璃内的灯光，便“啪啪”地撞过来。两股声音在房间里交集，取了一个点，落在一个老人弓起的背上。

“徐山南老师，别做实验了，来吃饭吧。”都兰走过去，轻轻拿开老人手中的东西。

“啪啦”，一个瘪掉的乒乓球应声而落。

徐山南直起身，原来他身板还很直。付初觉得他像是那些漫画里的科学怪人：头发眉毛都花白了，八字眉下，眼睑微微下垂。藏在无框眼镜下的眼睛仿佛随时在笑。他的年纪一定很大了，法令纹深得像马里亚纳海沟。付初想。

“最——后一次，最——后做一次。”他喜欢把“最”字拖长音，听起来像撒娇。

这个老头儿真好玩！沈鱼想，他看起来有点儿像树懒。

“您老得按时吃饭，照顾好自己，给这些孩子做个榜样哪！”老付接过饭盒，打开来。是海蛎豆腐浓汤、烫海草、冰镇北极虾和鳗鱼饭四样菜，还有一个水煮鸡蛋。

徐山南这时才看到门口挤着一群孩子，不由得露出惊讶的表情。

“这是我儿子付初，和他的几个同学。我想您做了一天实验大概闷了，就把他们带来陪您说说话。”

“我有什么可闷的！你们这些人真是，管我那么多干什



么！”徐山南招招手，让三个满脸好奇的孩子过来，“你们来帮爷爷忙，再去拿几个乒乓球过来。”

谢蒙在屋子一角找到了一大袋乒乓球。这些橙色的小球轻得像羽毛，可是却能被那么硬的板子打来打去，而不损害分毫。那这满地的瘪乒乓球是被捏扁的吗？

他把乒乓球攥在手里，用力，手掌生疼，可球却丝毫无恙。

“哈哈，你那样捏，乒乓球是不会瘪的，可是这样却会。”

徐山南把乒乓球放在一个直径 30 厘米的金属钢球里。说是钢球，其实是由两个半圆形、头盔似的东西合起来，扣成一个球状。

他把钢球接缝处用螺丝拧紧、固定，放进压力罐中。压力罐上方的精密压力表上的指针不停地摆动，从 20 蹦到 40，数字还在持续往上增加。

“这是在模拟深海具有强大压力的环境。”徐山南指着那个压力表说，“现在钢球里的压力是 5 兆帕。兆帕是压强单位，5 兆帕等于 500 米深海水所拥有的压强。也就是说，那里边的乒乓球正置身于 500 米深海中的压力当中。”

几分钟后，他把乒乓球拿了出来。那两个可怜的橘黄色小球不是瘪了，而是直接从腹部破开了。空心的乒乓球，像是剥开后，掏空瓢，被扔在地上的橘子皮。

“那只是乒乓球，如果在里边的换成人，想想看，会是什



么样子？”

沈鱼想象了一下，在冰冷的海水中，某人突然腹部破裂，血大团大团涌出来。光线太暗，所以看不清血，就像墨水滴入深潭……

“人会 and 乒乓球一样，对吗？但这是为什么？”

“你们知道血压吗？人在空气中，也会承受大气的压力，但是为什么你感受不到呢？因为有血压，血压是从你自己的身体往外的压力，大气是从外界往体内的压力，人类已经进化成了血压与大气压力相匹配。可是，水的密度比空气要大，所以如果你把脚伸进水里，会感觉到水压迫脚面。这是因为水有重量。当你潜水时，每深一点儿，人体上方的水压在人身上的重量就大一点儿。这种重量，就是水压。而你的身体血压并没有进化到像适应气压那样适应水压。水从外向内压迫你，越来越大的压力，会让你的骨骼、内脏严重受伤。当到达 1000 米深的海底时，所受到的伤害，就相当于一辆大卡车碾过一只手掌……”

“所以，人类要到水下几千米的地方，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创造一个耐压的、能保护身体的机器，是吗？”付初如梦初醒，

“那不就是蛟龙号吗？”

老付把筷子递到徐山南手里，“您哪，先吃点儿垫垫肚子，别老顾着说话。”



说着，他拿起鸡蛋，准备剥皮。

徐山南瞟了他一眼，“你是觉得我老到连鸡蛋皮都不会剥了吗？”

他拿起鸡蛋，扔进一个满着水的杯子中，“嘿嘿，你看，这个鸡蛋就完美地承受了水的重量。”

刚才还是气压，突然跳到了鸡蛋，谢蒙觉得有点儿摸不着头脑，“那是因为这么点儿水给鸡蛋的压力太小吧？”

“那么你拿起来握住它，力就够大了吧？这样，就能攥碎它了吗？”

老付在一旁答道：“当然不容易攥碎。我这辈子打了多少鸡蛋，我能没数吗？”

徐山南把鸡蛋攥在手里，“鸡蛋的形状可以把力量平均分散掉，所以不容易被攥碎。这就说明球形是最完美的耐压形状，所以蛟龙号也是这样的形状。”

“蛟龙号明明是椭圆形的……”沈鱼小声嘟囔。

“可载人舱是球形的，另外还要安装声呐、探照灯、推进器。最后也不是椭圆形，而是甜虾形的！”徐山南夹起一只北极虾，这种虾头顶有一块红色，富含虾子的腹部却是白色的，还长着好几条腿，“你不觉得它和蛟龙号有点儿像？”

三个少年面面相觑，最后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觉、得！”

这时，护士走进来敲了敲门，“探视时间过了，请大家回



去吧，不要打扰病人休息。”

她又看了一眼屋子里凌乱的机器和各种工具，摇了摇头，“家属到护士站来一下。”

老付跟着护士走了出去，付初不声不响地跟着。

“老人现在的情况稳定了，是可以回家去休养的。”护士对老付说。

老付连忙阻止，“千万别让他出院！老爷子是蛟龙号下潜器的总设计师，操劳了半辈子，70多岁了还去船上跟着年轻人折腾，一下就病倒了。如果让他出院，他一准又要跑到船上去了！……对了，对了，他那一屋子实验器材，还需要什么就记在我账上。是，我们家预留出钱了，可偏偏找不到了。过几天我就把之前买器材的钱补上……”

付初躲在走廊的暗处，只觉得耳中轰轰作响，像是有大浪涌来荡去。原来抽屉里的钱有这么大用处，虽然给唐冉用他不后悔。可是如果手里有无人机，至少还能卖掉去换钱，而现在他一无所有，只有愧疚像随浪而来的沙子，一波波冲刷着他。

他的脑子沉浸在一种短暂的忙音状态里，这个世界的声音、色彩，都隔绝在这个水瓮之外，折射出扭曲的姿态。所以，当那个身影出现的时候，他还以为是大脑的幻觉。

小偷！偷无人机的女小偷！

她正从隔壁病房里走出来，付初脑子里的红灯立刻随着她



的步子大亮起来。

走到徐山南的病房门口时，她的脚步似乎略有迟疑。这短暂的迟疑让付初以为被发现了，他听到自己的呼吸急促起来——不过，此刻他还不想打草惊蛇。

走廊上的病房一个挨一个，一模一样的白门，一模一样的消毒水味儿。他随手推开一扇病房门，把自己藏在里边。

他倒要看看她是个什么人，想干什么。为什么偷唐冉的无人机？又为什么坐着快艇在海上勘察海域……

她在徐山南的病房门口蹲了下来，从门缝里抠出了一样东西——她居然偷到徐老这儿来了！

付初怒不可遏，连想都没想就冲过去，抓住她的手腕。

看看她脸上的表情吧，就像自己的无人机被偷时的那副表情。

女孩抽了几下手腕都没抽出来，突然一咧嘴，哭了起来。付初吓了一跳，本能地松开手。她像松鼠一样几小子跳出走廊，跳到停在院子里的山地车上，头也不回地蹬走了。

付初本以为满街的汽车会筑起壁垒，阻挡住她。然而他错了。此刻他眼睁睁地看她如同一柄刃开得极薄的刀，从容地切割开车流，滑行而去，无从追起。

他恨自己不会骑自行车，恨这个城市一直自大，没人肯学习骑车。现在，他代替这个城市遭受到了自大的报复。



忽然，付初看到，在她的车辙后，一样东西正在地上闪闪发光。

暑假忽至，太阳变成了一块柠檬香皂，随便一碰就发出酸涩的、橙色的气味儿。仿佛一夜之间，海雾消散，热浪卷着火焰，舔着每一双在路上行走的脚。蝉鸣滚动进窗口。有一种蝉可以昼夜不停连续鸣叫，日头越大，叫声越嘶哑；还有一种蝉音节短促、高亮，叫上一口气猛歇上半口气，好像警笛断了电。

付初、谢蒙和沈鱼正端坐在临窗的书桌前，翻来覆去地看着付初捡到的那个东西。那是一支钢笔，笔帽上的挂鼻做成了箭头状。他们都没有用钢笔的习惯，印象里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喜欢用的。自从中性笔出生后，钢笔就缩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就像邮票一样，变成了某种收藏品。

“她为什么要把这个塞进徐老病房里呢？”付初转动着钢笔，试图找出答案。

“可能只是觉得好玩吧？”沈鱼正握着一把小美工剪刀，修理自己开叉的头发。

谢蒙正在拼命喝柠檬水，突然插话说：“有的钢笔墨水可以写出隐形的字来，比如用柠檬汁写字，就需要低温烘干才能显现出来。你怎么知道她和徐老不会秘密传递什么信息？”

自从付初把自己和唐冉的相识、无人机和馄饨摊的来去、



与那个小偷的过节等事告诉了谢蒙和沈鱼后，三人每天都聚在一起研究怎么找到那个小偷。

这笔确实写不出字来，付初拧开笔芯，想看看墨水，结果愣住了。那支钢笔的笔芯里是一段简单的电路，顶端还有一个小小的红灯在闪烁。

“这是什么？”谢蒙和沈鱼都冲过来看。

付初的脑子里有些东西正在成形，他飞快地把笔复原，又按下了笔帽上箭头状的鼻儿，钢笔开始发出“沙沙”的录音声，过了一会儿就传来徐老的讲话声，正是那天在病房里徐老做实验时讲给他们三人听的科学知识。

付初验证了自己的猜想，长舒一口气，“这个是伪装成钢笔的录音笔，间谍用的东西。”

“间谍？”谢蒙惊叫，“难道现实生活里也有间谍？”

“当然有！”

沈鱼沉思着，“你是说，那女孩不但是小偷，还是间谍？你不是说她和我们差不多大吗？小孩也可以做间谍？”

付初说：“我爸说，间谍是很宽泛的。有时仅仅是在机密场合拍一张照、画一张画都构成间谍行为。所以咱们去蛟龙号开放日那天，不是看到唐冉爸爸因为拿着一架无人机，就被武警拦下来不能上船吗？那正是因为无人机的拍照功能也可能会泄密。”



“那我们要不要去报警？”谢蒙提议。

沈鱼嗤之以鼻，“你以为警察会信几个小孩找到了间谍吗？”

付初想了一会儿，“不行，那个无人机的来龙去脉很复杂，牵涉到唐冉的爸爸。我在那个馄饨摊上看到唐冉爸爸正在和小偷的爸爸做交易，感觉那个无人机是很重要的证据。如果现在报警，就会对唐冉面试蛙人不利。我记得无论是蛙人还是潜航员都要调查家庭成员背景的。”

手机在桌子上震动了一下，像是被刚接收到的信息吓着了。

付初拿起手机，一条唐冉的微信切进来：

我通过了面试，明天开始要海试了。如果海试顺利的话，明天晚上来我家吃馄饨好吗？

自从家里发现钱被偷后，付初就没有再和唐冉联系过。他很想把钱要回来，可是一直羞于启齿。

那天从医院回来，他就承认了自己偷钱的事实，可是关于钱去了哪里却闭口不谈。他可以想象，一旦供出了唐冉，爸妈就会找上门去。那会打扰到他们的生活不说，还显得自己像个懦夫，不能承担自己做出的事情所带来的后果。

他想自己把钱要回来，放进那个装钱的抽屉里。可是这样会不会让他和唐冉之间变得尴尬？他们的友谊是否就要戛然而止？

他的心就像一块裸露的礁石，被痛苦反复冲刷。他的手指



按在输入框上方，却不知道说什么好。要不然，明天直接去找唐冉，见到他本人再说。

蝉叫得他浑身烦躁莫名，他还没想好怎么回复，只好把手机扔在了一边。

手机反抗一般地又震动了一下，这一次是班主任的微信：“明天有一场蛙人考试，想要报考少年潜航员的可以去参观。”

其后附了一个地理定位，紧跟着又是一条：“潜水艇的舱体一般坐3个人，可以3人一组成立团队，互相鼓励。”

“组团？那我们不是可以一起去？”沈鱼欢呼起来。

“是不是得给团队起个名字？要不然就叫付谢鱼？”付初提议，两个男孩的姓，加一个女孩的名，这样听起来有点儿像一种新发现的鱼。

谢蒙表示反对，“腹泻鱼？真难听！”

“为什么我的名字放在最后？”沈鱼也不同意。

“因为你是鱼啊，名词要放在定语和状语后边……”谢蒙抢着回答。

他们的争执对付初来说显得很遥远，悬而未决的心事是一个头盔，自觉把他隔离在无忧无虑的世界外面。

他坐在空调口下，冷，但大脑却像火山那样沸腾着。蛙人考试在深海基地，那是爸爸工作的地方。他记得从家到那里，车程有1个小时。



那么这 1 个小时，就是他用来练习的时间。要怎么开口才可以跟唐冉把钱要回来，还不会伤害到他呢？

此时的唐冉在做最后的练习，他的世界随着与海浪一次次拥抱，变得总是摇摇晃晃。陆地的含义在他的意识里慢慢淡薄、消散、瓦解。哪个国家正在内乱？哪里的森林正在砍伐下缴械投降？哪里的新闻热点三天一换？这些都无关紧要了。

他觉得，此刻自己变成了一枚骨螺，出生在没有边际、亘古不变的蓝色中。



·····
第四章 蛙人考试
·····

海水抱着世界温柔地摇晃
沙蟹勾住脚趾
海鸥比比皆是
翅膀张开成一字



清晨5点，付初在混混沌沌中醒来。暑假里，这是他起床的最早纪录。老付去赶早市了，虽然船靠了岸，但考察各大早市仍然是他不落的功课。都兰在收拾行李，和付初在客厅里互相瞥见，都吃了一惊。

“你怎么起这么早？”

“你这是要去哪儿？”

“我要出海，跟大洋一号的科考船出海100天。”都兰的行李很简单，她一直认为上船没什么可带的，船上生活简单、空间有限，带那么多东西也没用。

付初哀号一声：“你也要出海？那我怎么办？”

“我和你爸商量好了，我们轮流出海，总能保证家里留下一个人来陪你。再说，你爸爸做饭多好吃啊，你不开心吗？”她带了一个保温杯，抓了一把西洋参和红枣丢进去，据说这样能缓解晕船。

“你竟然要把我独自丢给凶巴巴的老付！你怎么忍心……”

“你得叫爸爸！对了，你起这么早干什么？”

付初气哼哼地走进卫生间刷牙、洗脸，没搭理她。



都兰走进来，“别不开心了，我会给你带礼物的。”

“又是神秘的海底礼物——皮皮虾吗？”

“哈哈，不是的，先保密。你今天到底去干什么啊？难道我就要出远门了，你连这么点儿事都不能告诉我吗？”

“不能！”付初大声地、恨恨地答道。

他听到都兰嘟囔了一句“这个孩子”，然后是防盗门“嘭”地关上。付初跑到窗户旁去看，只见都兰正一边走向车站，一边把防海风的紫色夹克塞进包里去。

以往，每次他去上学，都兰都爱趴在窗口看他，这还是他第一次目送她离开家呢。他对着她的背影大喊：“妈妈，再见！”

付初站在约定的站点前不停地打呵欠，谢蒙和沈鱼出现时也是半梦半醒的样子。起得太早，三个人都没什么兴致聊天，直接跳上了早班车。

沿着海岸线而建的路，带着起伏的曲线。车窗大大地开着，海浪震动着滩涂，往返不停，催眠着一车的人。

海滩有两种，一种是嶙峋凌乱的石头滩涂，线条坚硬、边缘尖锐，像是用小刀在纸张上刮出来的。另一种是面粉般细软的沙滩，海浪舔舐的地方，沾水的皮肤似的皱成一圈圈波纹。

后一种沙滩上多见各种唱歌的大爷，戴着尼龙头罩防晒的大妈，还有外地赶来朝圣大海的游客。



车途中穿越海底隧道，它连接胶州湾两端。原来只能坐轮渡穿越这片海湾，一旦遇到五六月那种海雾弥漫的天气，轮渡就会停运。而自从海底隧道建成后，轮渡便成了观光用船。

一座跨海大桥就坐落在隧道上方。付初还记得都兰计算过这里洋流的流速，她带回家的图纸充满了玄机。他不知道从公式到建桥需要几步，反正几年后，当都兰带他来看跨海大桥时，他觉得那桥像是一只长颈龙在俯身喝水，因为找不到淡水，便把脖子拼命伸长，一直伸到对面的陆地上去。

隧道两端的天气迥然不同，那头晴天，这头阴着。如同一个蛋壳被打碎，磕出两半鸡蛋，落在赤道两侧。

三个人终于下了车，发现这是一片不在规划范围内的海湾。没有游客，没有基建，海风刮过，细沙飞扬。

三个人左顾右盼，看不到其他同学，显然只有他们听老师的话跑来了。

“国家深、海、基、地。”谢蒙一字一顿念着路旁的标志牌。

“你爸爸不出海时，就在这里上班吧？他能把我们带进去吗？”沈鱼问。

“他今天去菜市场了，再说我也不想求他。”

付初觉得求老付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有什么是自己解决不了的呢，他都这么大了。“我们去问问安保人员，看怎么进去。”

门口的保安早就得到了通知，把“付谢鱼”录入电脑，确



认身份后便打开大门。

三个人走了十几分钟，才看到米黄色的办公大楼。它面对着一片巨大而空旷的广场，广场呈放射状展开，仿佛是为正前方的海湾做足铺垫，再把主角的位置拱手相让。

海，主角当然是海。远远望去，沙滩只有指甲盖那么大的一圈，清浅的浪一下下落在上边，冲刷着不可计数的沙砾。白色的向阳红9号稳稳地停泊在海港里，仿佛天鹅栖息在镜子上。

应试者都穿着橙色的救生衣，而观看的人则在广场边找到了合适的位置。考官在向阳红9号上，他们同时还要负责指挥下放和收回蛟龙号的任务。

唐冉是所有应试者中最年轻的，几个五十开外的大叔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觉得他简直把当蛙人考试当儿戏。

其中一个问他：“你多大了？”

“20了。”

“20岁长这样啊？”大叔想了想，问另一个应试的哥儿们，“咱们是20岁那年当兵的吧？那时咱们也长得这么嫩生吗？”

另一个大叔瞥了一眼唐冉，从一旁的装备里拿出一顶蓝色安全帽递过去，“小子，一会儿我们是不会照顾你的。自己注意点儿，安全第一。”

唐冉哭笑不得，突然看到人群中的付初，就惊喜地跑过去，“你是来看我考试的吗？考完记得一起回我家吃馄饨啊！”



付初不敢迎着他的目光，只盯着唐冉领口晒出的棕色皮肤，“不吃了，你能把钱还我吗？”

“嗯？”

“那天的钱，我现在有急用，能还我吗？”

几个大叔吆喝唐冉上船考试，唐冉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先去。

“那钱我已经花了……馄饨摊各种营业执照都上齐了，又添置了一些设备，打算租个店面，那些钱做了第一个月的租金。”

“麻烦你一周之内还给我，你为难的话，我自己去跟阿姨要。”付初自以为这样说，就能让唐冉明白这钱的重要性。

其余的蛙人应试者都上了船甲板，只等唐冉了。考官便拿了扩音器喊，再不去就算自动弃权。

唐冉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只说“你等我考完再谈”，便匆匆跑去。

谢蒙和沈鱼站到付初身旁，他们总听付初提起唐冉，可这是第一次见到他本人。

“他长得一点儿都不像蛙人！”沈鱼说。

谢蒙“嗤”了一声，“蛙人还有像不像的？”

“我是说，和其他几个人比，显然他最没经验，而且也太年轻，看起来不牢靠。”

“这倒是，我记得蛙人是一种特种兵的名字。专门负责水下侦察、爆破，训练和考核的难度足以让硬汉流泪，有一项是



要匍匐在石头上前进……反正，我就做不到。”

“但这里的蛙人是给蛟龙号挂吊缆和拖拽缆的船员，与‘蛙人水下部队’是两回事，也许考核会宽松很多吧。”付初插了一嘴。

沈鱼摇头，“未必吧，你没听见刚才几个大叔之间的谈话吗？人家都是退役军人呢。虽然这里的蛙人没有特殊兵执行任务那么艰难，但敏捷的身手、无畏的勇气、和大海搏击的经验，这些也是一样都不能少。唐冉还是嫩了点儿。”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向阳红9号上。

蛟龙号被推出了A型架，一个穿海军蓝工装、外套橙色救生衣的年长蛙人乘坐升降机，先跳上蛟龙号顶部，挂上了主吊缆。

蛟龙号被抬了起来，A型架摆动到45度时，便慢慢把它布放入海，只留一根吊在蛟龙号腰部的主缆。而过一会儿，这根主缆就会由蛙人解下来，这是他们的主要工作。

这么精密、先进的设备，却仍然需要人工扣上和解开缆绳，这种反差非常微妙。

“那两个坠子是做什么的？”沈蒙指着蛟龙号头部下垂着的两条绳子，那绳子底端有两颗白色浮球。

沈鱼连忙打开手机搜索起来，“报道说蛟龙号是自主上浮和下沉，也就是说，它是靠重力下沉，浮力上升。因此需要有





蛙人来挂上和解开缆绳，才能从母船上下放和回收。这个浮球是用来托住潜水器的，它便能在海面浮住，不会沉下去了。”

谢蒙一拽她的衣服，“开始了开始了，仔细看！”

“我，我近视，看不清……”沈鱼嘟囔着。

蛙人测试者4人一组，沿着甲板上垂下的软梯下一个小小的橡皮艇上。

橘黄色的小艇因为突如其来的重量而颤动了4下，唐冉还没来得及坐稳，发动机“轰”的一声，小艇被气流喷射，推出了母船。一瞬间，唐冉想喊、想吐，但是喉咙被紧张给堵住了，仿佛怪兽吞下了他的脑袋。

小艇长不过3米，宽不过2米。4个人坐定，无须言语介绍，眼神打了招呼，已是生死之交。他们中3个都是中年人，最年轻的唐冉心里有些怯了。他紧紧盯着海面。小艇驶离了大船，来到船尾数十米处待命。如果靠得太近，就容易被蛟龙号下水所搅起的旋涡所吞噬。

海面的浪从远处滚滚而来，凝聚成一条白线，推土机一样推着途经的所有海水，使得它们越升越高。

吊着一口足气的海水形成了灰绿色的墙，啸出阵阵风声。及至近了，先是浑身耸动，接着锋头一压，铆足了那口气，随即波峰破裂，白沫四溅，怕是要把人拍成饼子。

长长的波浪继续生成、横亘、拱起、下压，不知疲倦、不



容喘息……小艇就像一只浴盆里的小塑料鸭，不停打转，自不量力地和海浪拉锯。

今天天气实在不好，虽然这仅仅算得上中浪，但几乎已经是蛟龙号布放下水的条件下限了。

小艇上没有人说话，大家似乎自动分好了工。有位大叔顶着涌浪，指挥着小艇勉强从侧面接近了蛟龙号。

“谁上？”那个借给唐冉一顶安全帽的大叔用目光巡视在座几位。

他指的是需要有一人先跳到潜水器上，把缆绳末端连接潜水器的销子拔掉。这是最危险的工作，也需要足够好的体力。

原则上，每个蛙人都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然而到了关键时刻，谁不胆怯呢？

没有人吭声，唐冉觉得屁股像被黏在了橡皮艇上，每一次浪起颠簸，他的心都在尖叫。

那大叔自嘲似的笑了一下，“那就我上吧。”

他伸出手，一把够到了蛟龙号上的护栏，企图跳上它那红色的背部。大浪一个巴掌拍过来，小艇高高翘起，与蛟龙号分开数米远。再靠近，又是一次失败。最后一次靠近时，整个小艇上的人都去拉住护栏，他们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喉咙里嘶鸣着。然而大叔跳上去时一个趔趄，险些跌入海中。

这时，大叔们看见一个身影纵起，奋力向蛟龙号的背上跳。



那是唐冉。

唐冉并不吭声，只是伸出两臂，像长臂猿一样抱住那头“蛟龙”。在一波一波小山峰般的浪涛中，他和那头不可驯服的“龙”一起，不停地被甩来甩去。

他跳得早了点儿，忘记了顺着浪的势来——浪起时跃起，浪退时退下，但到了紧急关头，谁还记得这个呢？他一心想着代替那个已经体力不支的大叔，却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小哥儿，小心点儿！”大叔惊叫起来。

浪撞进唐冉的眼睛里，使他刺痛。他已经浑身湿透了，而“龙”还在摆尾，他像在烈马上颠簸，很快就要打横过来。他看到了主吊缆上的那个圆环状的销子，他得抓住它，把它从蛟龙号的背部拔出来。

看到他摸着了销子，大叔心里轻松了点儿，为了缓解气氛，他昂声问：“海水咸不咸啊？”

唐冉刚想回答，一波新的浪把他高高地举起来，海面尽是白波。销子拔出的声音被淹没在浪涛声中。

“好了好了，快跳到橡皮艇上来！”大叔又喊道。

唐冉跳起来，这时大腿根部有什么把他使劲拉了一下，一根缆绳缠住了他的大腿。又是一个大浪袭来，唐冉趁机跃起，摆脱了缆绳，却瞬间被摁进海水中。

白浪粼粼退去时，唐冉已经失去了踪影。



沈鱼怪叫起来，付初一扭头，看到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架望远镜，一边看一边拧着自己的胳膊。

“快给我看看！快！”付初夺过望远镜，他看到向阳红9号上每个人都心急如焚，有更多的人从船舱里冲到甲板上。

而唐冉那件橘红色的救生衣，载浮载沉，被冲出好几十米远。所有人都像是被扼住喉咙一般，紧张到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救生艇上的人们纷纷跳下海，一个大叔游过去，揪住那橘红色的救生衣，猛力一提，把湿淋淋的唐冉拎上小艇。

几秒钟后，唐冉仰躺在小艇上，挥舞着手脚。当他看清楚一张张关切的脸时，终于安心地停止了挣扎。他翻过身，头朝下，吐了一口海水，又吐了一口。

“真咸，真咸！”然后他想起自己还活着，就笑了，露出了一排白色牙齿。

向阳红9号上的总指挥松开死死攥着的拳头，缓了口气，对身后聚集的人一挥手，道：“走，咱们迎接英勇的蛙人去！”

付初看到甲板上的一群人不顾一切地拥抱在一起，从发梢到脚跟，海水和汗水混在一起。隔着望远镜，仿佛都能闻到那烘热、潮湿的气息。

救护员将唐冉抬上担架，他路过付初身边时，示意护士停一下，伸出手，握住了付初的手，“我会把钱还你的。”

他的手冰凉！付初心里想。



看着唐冉用止血带裹住的大腿，那还在淌着血的伤口提醒着他：也许是他提了钱的事，才分了唐冉的心，是他害他伤成这样的！他恨那笔钱！

付初连忙一叠声地说：“不要，不用……”

他想要顺顺唐冉打湿在额际的头发，却不知道现在的唐冉是否乐意接受这些朋友间的小动作。

“一定还！”唐冉坚定地说。

救护车走后，沈鱼摆弄起手中的望远镜。

这小巧的望远镜如一部手机，只有纸壳一般的重量，却竟然有红外线夜视和拍摄功能。

谢蒙见了不由得问沈鱼：“这望远镜哪儿来的？”

“我不是刚才嘟囔自己近视吗？有个女孩把它递给我用。”

“好心人呐！她人呢？”

“我也不知道啊，还想还给她来着。不过她很好认，你也能把她认出来，她的眼皮竟然是粉红色的。”

这话钻进付初耳中，同时一个人闪进他的脑海，难道“小偷”也出现在了这里？

他环视四周，海风劲猛，基地里的树木整个儿向左歪斜。除了树木和一些孤零零的建筑物，再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

“把望远镜给我看看。”

付初翻动望远镜，发现它已经自动把刚才蛙人海试的内容



录了下来，而且由于能自动调焦拍摄，效果比肉眼观看强多了。

付初的心里隐约有些不安，从企图带无人机上向阳红9号，到徐老爷子病房里的录音笔，再到今天这能摄像的望远镜……

一步一步，他们的目标一致，关心的事情一致。但不一样的是，付初知道爸爸的工作需要签署保密协议，不能够泄露关于蛟龙号的一切，所以他从不以任何形式去记录。但那个“小偷”不一样，她把这些影像记录下来，是要做什么用呢？

海试结束后，人群渐渐散去。到了深海基地的中午下班时间——12点，响起了提醒工作人员吃午饭的音乐声。三个人的肚子也传来尴尬的响声。

毕竟起得太早，谁也没顾上吃早饭。

“我说，我们怎么吃饭啊？”这是谢蒙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不是工作人员，没法去食堂吃饭吧……要不坐班车回市区吧。”海边天气变化无常，从早上的阴天变成艳阳高照只花了不到十分钟。沈鱼惊觉自己没擦防晒霜，又饿得气息奄奄，简直要晕倒了。

“那不得饿死！”谢蒙想起付云涛应该在这里工作，“对了，我们去找付叔叔吧！”

说完，谢蒙拉着沈鱼跑进米黄色的办公大楼大厅，而付初却站在原地不动，呼吸急促——他看到月牙形的沙滩上，“小偷”正站在那里。



此时，所有人都离去了，沙滩上只有一些海藻。“小偷”左顾右盼，站起来又蹲下，看上去像是在迷宫里打转。

付初离沙滩仅仅隔着两分钟的路程，这么近的距离下，他相信这次不会再让她逃掉了。

他迅速跑起来。突然，一辆大巴横在他面前，那是通往市区的班车。付初简直觉得全世界都在和他作对！他绕开大巴热烘烘的屁股，从另一侧走向沙滩。没有人。

海藻是苔藓绿或者褐色的，冲上他的脚面。湿润的沙滩上除了零散的石块，还有一行数字。

石头在沙滩上写出的字很好认，稚拙、粗圆，边缘沙砾翻卷。

8844-154◎。

数学题？付初心算了答案， $8844-1540=7304$ 。可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呢？

海浪正像火山熔岩一样舔着这些字，付初掏出手机把它们拍了下来。不消一会儿，那些字就会像盐溶进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远远地，他听到谢蒙和沈鱼在喊他。他向岸上走去，大巴车也向深海基地的门口驶去。一瞬间，只是一瞬间，他又看到了“小偷”——她从大巴里向窗外扔出一个小纸球，然后迅速关上车窗，拉死窗帘，遮挡阳光和他的视线。

“小偷”借助大巴挡住视线的机会，来了个“调虎离山”，



自己坐着大巴跑了。

付初大喊着奔跑起来，追了上去，可是车卷着一阵烟尘，变成了一个点儿。

谢蒙和沈鱼找到付初时，他正蹲在地上看那张纸条：

如果解开了沙滩上的题目，请带上我的钢笔和望远镜，面谈。

付云涛带着几个孩子去吃饭，手里拿着三张饭票。这种临时饭票上都印着蛟龙号的图样，谢蒙和沈鱼一边一个走在他身旁。

付初落在后边，想不通 7304 能是什么意思，这问题导致他毫无胃口。

沈鱼没有放弃任何一个接近付云涛的机会，连连问了一堆关于深海的事情。

原本她觉得做下潜员很有趣，但自从上午看到唐冉受伤后，她意识到一切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这份工作有趣、新鲜，但更多的是危险和责任。

“付叔叔，你这份工作这么刺激……呃不，危险，家里人不会很担心吗？”

“当然会担心，那就不要告诉家里人危险的事情，只报那些好的、有荣誉的事情嘛！”

“那……在那么深的海底，你真的一点儿都不害怕会出事



故吗？”

“这个还真不怎么怕，因为我对蛟龙号的安全系统很放心。”

“你从来都不会拒绝下潜吗？比如累的时候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

付云涛停下来，“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吗？”

沈鱼摇头。

“就是责任啊！国家培养我、信任我，让我去做这样一份特殊的工作。别人不愿意做的，我要做；别人害怕的，我要去做——因为这是我的职业、我的责任。”

说着，四人已经来到餐厅门口。

付云涛露出一排白牙，“快去吃饭吧，这可是海景餐厅哦！”

午饭是自助餐，注重荤素搭配，还有餐后水果。谢蒙拿了餐盘，见付初还在发呆，就用勺子敲不锈钢盘子，“吃饭啦，吃饭啦，打起精神来！”

付云涛找到一排空位子坐下来，旁边正在吃饭的人瞥了一眼三人组。

看得出这人不怎么爱说话，他皮肤微黑、中等个头，与穿着淡粉色T恤的付云涛相比，他那身深蓝色工作装看起来太朴素了。他稳重、沉默，虽然眼神中充满询问，却依然不声不响低头吃饭。



付云涛上前去拍拍他的肩膀，招呼孩子们：“来来，你们一定要认识一下。这位是——”

“唐佳霖叔叔，另一位英雄潜航员。”沈鱼先声夺人，“和付叔叔一样，也是第一批蛟龙号潜航员。”

唐佳霖笑了一下，皱起鼻翼，显得有些羞涩，看得出平时很内敛。

付云涛和唐佳霖吃饭都很快，他们一边看着食堂里唯一的一台电视，一边啃西瓜。午间新闻正播放喜马拉雅山脉发现了新物种——胡狼。

“喜马拉雅山脉，地球的第三极。”付云涛嘟囔道。

“马里亚纳海沟，地球的第四极。”谢蒙边往嘴巴里塞虾，边接上去。

“看来你们没忘我的讲座。”付云涛笑嘻嘻地说。

唐佳霖看到付初只顾着端详手机里的照片，没吃几口饭，就问他是不是不舒服。

付初刚想到，1540也许是年份。但1540年也太久远了吧？他的历史学得也不好，便问：“唐叔叔，你知道1540年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吗？”

“1540？想不出！”唐佳霖看了一眼他的照片，指着说，“这个0，里边怎么还有个点啊？就像一个人站在里边。”

付初一看，的确，那不是0，而是⊙。那这样说，1540就



完全不对了。

唐佳霖属于吃饱了就绝对不肯在座位上再多坐一秒钟的人，他收起餐盘，“好了，我要去车间了。”

“车间？什么车间？”谢蒙的嘴角还汪着油。

“蛟龙号的修理、维护车间，在离餐厅几百米远的地方。那是深海基地里海拔最低的地方，因为那边还有一个巨大的储水池，用来做下水、打压这类的测试。”

海拔？

付初猛地推开餐盘，冲出食堂，沿着石板路跑到海边。像是鱼突然冲进了池塘，他觉得大量的空气涌进他的肺部，泡沫在脚下发出破裂的声音。

黄海的海水抱着世界温柔地摇晃，沙蟹勾住他的脚趾，海鸥比比皆是，翅膀张开成一字。

我国最高海拔：珠穆朗玛峰，海拔 8844.43 米。

我国最低海拔：新疆吐鲁番盆地，-154.31 米。

我国海拔高度基准点：青岛，0 海拔。

154 前边的不是减号，而是负号。

而⊙中的那个点，是原地等待，是聚首之地，是谜底。

8844

-15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准零点，在此相见。





一排排白色游艇
仿佛是装订好的书册
在镜子般的海面上
书写着楔子

.....
第五章 零与海平面
.....



如果不是为了探求真相，付初根本不会跑到游艇俱乐部来。但没办法，水准零点的标志位于这里。一条近 30 度的巨大斜坡连接了俱乐部大院和院外的马路。付初心中暗喜：这个地方不利于骑车。

从大院外边看完全想象不到这里也有海。青岛的海岸线虽然绵长，但拜城市规划所赐，全都切成一块一块的。这里因为不是热门旅游景点，游人不多。付初赶到时，已经下午 6 点多了，警卫再等半个小时就可以锁门回家。

付初坐深海基地的班车回了趟家，拿了“间谍”钢笔又打车来，满身馊汗。在 6 月的傍晚，即使在海边，风中也丝毫不感受不到凉爽。

港湾中的海被征服了，被固定了，有人圈出小小的区域，用来停泊游艇。看游艇的老头儿坐个小红板凳，凝视着游艇和灰色的石头块。

一排排白色游艇，仿佛是装订好的书册，在镜子般的海面上书写着楔子；也有的驶出港湾，与浪的律动搏斗者，书写的是惊涛骇浪的正文。



岸边，一组组雕像昭示着人类和海洋的关联：哥伦布、妈祖娘娘、海中诞生的维纳斯、海豚……

水准零点的雕像就在尽头，再远处，就是海边的护栏。

整个雕塑是由三部分主体组成的，下半部的黑色支架有点儿像 A 型架，起支撑作用；上半部是一个倒三角形的青绿色铅锤，以铅锤为基座，托举着一个地球仪。

无论是珠穆朗玛峰那 8000 多米的海拔，还是蛟龙号曾下潜到的 7000 多米的深海，都是以这里为基准开始测量的。

稀疏的游人多半怀着好奇看一眼就走开，没有人过多停留，很少有人能发现第三部分，而那正是这里的重点。

付初走到雕塑的黑色支撑架下方，与铅锤垂直的，是一个与地面齐平的观测井。井面以玻璃封顶，井底卧着一个巨大的红色玛瑙球，球体的顶平面才是我国海拔 0 米的地方。

再有不到半个小时这个景点就要清场了，但依然不见“小偷”的影子，难道他的推测错了吗？

6 点半，警卫跑来提醒他，参观完毕请立即离开，景点要清扫后关闭了。

就在这时，付初看到了“小偷”，她陪着另一位警卫向这边走来。付初拿出钢笔和望远镜，迎了上去。

“小偷”一边扯着警卫的袖子，一边惊喜地叫道：“叔叔，就是他捡到了我的东西，还一直在这儿等我，能不能给他写



一封表扬信寄到学校？哦，现在不流行表扬信了？那就发微博吧。”

那位正要清场的警卫诧异地挑着眉，连问是怎么回事。

“我今天在这里丢了一支钢笔、一架望远镜，还以为找不着了，没想到被人捡到了，还一直替我保管呢。”“小偷”走到付初面前，“谢谢你，现在可以还给我了。”

付初急忙反驳：“不对，事儿不是这样的！”

“怎么，钢笔和望远镜不是这小姑娘的？”警卫问。

“是她的，但……”

“是她的就还给人家啊！亏人家还想发微博来谢谢你！”

警卫把付初手里的钢笔和望远镜接过来，塞给“小偷”，“外地来旅游的吧？听口音不像本地人。以后出去玩要带好东西，别丢了。”

“小偷”甜甜一笑，“谢谢叔叔。”

付初觉得有一只焦躁的手抓住了他的胃，在那儿搅来搅去。事情正在慢慢脱离控制，就像设定好的船偏离了最初的航线。

他凑上前去，心想不如来个顺水推舟，“既然是外地人，可能你不知道路，要不然我送你一段吧。”

“不用了，我记得路。你快点儿回自己家吧。”她拆了他的招。

想得美，不会让你逃走！付初心里想。



“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事儿，不如把你送回旅馆。你住哪里？”

“小偷”又扯起了警卫的袖子，声音甜美，像含着糖果，“叔叔，我们两个都是未成年人，您说，我们要是遇到危险可怎么办？要不然这样，你们两位，一位送他，一位送我。你们看怎么样？”

付初是被警卫送回家的，一路上他几次试图告诉警卫关于“小偷”的真相，无奈那位警卫一路都在和自己的小女儿打电话。

“你原谅爸爸吧，爸爸过一会儿才能回家……原谅了就亲爸爸一个好不好？”

他们走回家属院时，付初看到老付正从马路对面走来。老付穿着一件白汗衫，微微腆着肚子，左手拎着饭盒，右手拎着垃圾袋。因为天热，他每走一步都要拿胳膊肘擦擦汗，还没靠近，付初已经闻到他身上混合着汗味儿和油烟味儿的气息。

“爸爸！”付初走过去。

警卫这时终于挂了电话，松了口气，“好了好了，你见到爸爸了。我可以回家去了。”

老付见有警卫跟着，以为付初又闯了祸，眼睛里射出两股凌厉的光，“你又怎么了？”

“没什么。”付初没有心情跟他说话。

“这位爸爸，你有点儿凶啊！”警卫叔叔凑上来，“我是从来不对女儿这么说话的！何况孩子不也没做错什么吗？只是



我怕天黑了不安全，主动要送他回家的。”

老付又瞪了付初一眼，“最好是没什么，要不然看我不教训你！”

父子俩见面经常是这样，还不到两秒，就剑拔弩张。

“我去给徐老送饭，你先回家去吧。饭在桌子上，还热呢。”

说完，老付迈着外八字，挥舞着热腾腾的汗味儿，一点点儿走远了。付初看着老付的背影，突然冲上去，帮他拿起饭盒，“爸，我替你去送饭。天太热了，你回家歇着吧。”

汗从老付敞开的领子口滑落下去，他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又递给付初，“你还没吃饭呢，跟我瞎忙活什么。这么大孩子了，连个手帕都没有，拿去吧，浑身泥猴儿一样的。”

付初还腻歪着不肯走，犹豫着要不要把小偷的事告诉老付，结果老付以为他在磨蹭，又一瞪眼，“还干吗？别耽误我送饭！赶紧回家去，你妈说让你打开邮箱看看。”顿了一下，他又说，“你别忘了给你妈回邮件，她在船上一天只能固定时间收一次信，别让她等着。”

听到这儿，付初才决绝地跑回家去了。

小楼是20世纪90年代的住宅，楼梯又高又陡，付初小时候好几次在楼梯上摔倒。打开房门后，光线一下子昏暗下来，如日暮永远驻扎在了这里。那是因为妈妈讨厌浓烈的光线，所以常年拉着窗帘。阳光几经折射、压抑，被漂染成水一般柔软



的绸子，铺在房间的各个角落。

这个家有一股淡淡的霉味儿，90年代的家具笨重而布满划痕。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付初从小到大的照片，看着它们，仿佛一脚跨入时间的缝隙里。

打开电子邮箱，显示收到一封新邮件。

是一张妈妈的照片，她穿着那件紫色夹克，把长发扎起来。背景是一艘巨大的白船，船上写着“大洋一号”四个大字。她站在绿色的甲板上，手扶船舷微笑。付初凝视着妈妈，原来投入工作中的她是那么自信和美丽。

邮件的正文是这样的：

小初：

我们的航次终于起航了，你知道这有多么不容易吗？从年初到今天，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要把不同学科、专业，来自不同单位的专家们集合到一起，每天都像打仗一样。

此刻，船已经航行至长江口水域，虽然风浪较大，船有点儿摇晃，但还是顺风顺浪。天气预报说，明天海况就会变好。

在海上是没有信号的，不能像陆地上那样随时联络。我们每天只有一次固定的时间用来收发邮件。于是，我决定坐下来写这封邮件。这就是我早就想好，要送你的神秘礼物——一份海上航行日记。

我们这艘船叫“大洋一号”，船体总长104.5米、宽16米，



排水量为 5500 吨级，全速能达到 16 节，是中国远洋科考船的一面“旗帜”。

啊，对了，1 节也就是 1 海里，也就是每小时 1.852 千米的速度，这是船舶行驶的里程单位。

据说在 16 世纪，有一个聪明的水手，在船舶前进的时候，把拖有绳索的浮体抛向水面，根据在一定时间里拉出的绳索长度，计算出船舶的速度。为了更准确地计算，这个水手在绳索上打出了许多等距离的结。这样，整根计速绳索便被分成了许多节，只要计算出一定时间里放出的绳索节数，就可以知道船舶的航行速度了。从此以后，“节”便成了国际上通用的航海速度单位。

说回咱们的大洋一号吧，位于顶层、视野最为开阔的是驾驶甲板，其下 5 层分布着生活区、餐厅以及 6 个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涉及生物、地质、地震等各个方面。

我们的这艘船的甲板上布满了设备和仪器，船员刚才看到时哀叹连连，因为他们原本还想在甲板上打篮球呢！我们这次的目的地是西太平洋。说起来，你一定学过，世界大洋通常被分为四大部分，即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和北冰洋。

你想过大海和大洋有什么区别吗？在你心里，它们一定是一样的吧？其实，洋是海洋的主体部分，一般远离大陆，面积广阔，占海洋总面积的大部分。一般深度大于 2000 米的海洋



区域才能被称作“洋”。大洋的盐度和温度都不受大陆影响，具有独立的潮汐系统和强大的洋流系统。

海是海洋的边缘部分，全世界共有54个海，其面积还不到世界海洋总面积的10%。海的深度较浅，平均深度一般在2000米以内。其温度和盐度受大陆影响很大，并有明显的季节变化。海的水色低，透明度小，没有独立的潮汐和洋流系统，而是由大洋传入，但潮汐涨落往往比大洋显著。

我们海洋学科的人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海是海，洋是洋，不要把海说成洋，也不要把洋说成海。

听说你想报考少年潜航员，这个想法很不错啊！不过，你是不是先把书架上那本《海底两万里》给读完呢？

爱你的，妈妈

看完邮件，付初跑到书架上抽出那本《海底两万里》，“啪啦”，还有一样东西掉出来。

棕色的皮面，打开来是老付的工作笔记。他大体翻了翻，都是蔬菜在舱底摆放的位置，还有不同蔬菜的配比、船上的工作人员都喜欢吃哪种蔬菜等。

他嘟囔了一句“无聊”，本子里夹着的一张纸片应声掉了出来。

那是每一位蛙人考试后的打分项，看起来并不是正式版本，倒像是誉分时的草稿。反面都是些笔迹潦草的菜谱，老付应该



是随手抓了一张废纸写他那些灵机一动的新菜，随后又夹进本子里。可这对付初来说，却像是泄露的天机。他急忙找唐冉的名字。

唐冉那一栏很简单，只有“不合格”三个字。

他再三确认，准确无误。他的心仿佛被尖锐的植物扎到了，他替唐冉感到难过。长久的期待，反复的练习，只是因为一瞬的失败，全盘皆输，变成白板。

唐冉能接受吗？

唐冉在家里躺了将近两周，大腿的伤口刚刚愈合，他就像上陆太久的两栖动物一般，迫不及待下了海。

脚踩过滚烫的沙子，肌肤突然受了海水的滋润，身体漂浮起来，无比轻盈。他四五岁就学游泳，所有的海水浴场都有他童年的影子。先是沿着海岸线巡游，爸爸在浪潮里吼叫：“膝盖不能弯曲！”等到爸爸不再吼叫时，他已经挑战到防鲨网了。

大腿带动小腿，打水，前进或者后退，重复。他没有弯曲膝盖，完成了直行和潜行。天空始终低垂至鼻尖，平整如熨。云彩是大团大团泼墨上去的，其下水汽茫茫。有不大的男孩坐在防鲨网上高歌，仿佛无所不能，那是童年的他。

1000米，他游毕折返，心里想着一直没有得到蛙人后续的通知。实际上，如果没有通过，是不会得到通知的。只有成功



者享有号角——这是爸爸说的。

曾经，蛟龙号招募第一批潜航员时，爸爸也报名了。哪个男人不梦想自己是盖世英雄呢？但几轮考试下来，唐爸输在了酒瘾上。他在幽闭空间测试中倒是没有任何害怕，只是犯了酒瘾，焦躁不安，捶胸顿足。一瓶啤酒解了他的渴，也浇灭了的可能。做潜航员怎么能在这么微小的欲望面前屈服呢？他们要征服的，可是地球最深的腹地——海洋藏得完好无损的秘密啊！

父子两代都是失败者，唐再觉得不甘。不甘是蚌的两片壳，把容易受伤的他紧紧箍住。

他回到沙滩上，默念：海陆风、黑潮、蓝指海星、环礁、绝对盐度、海陆风、灰翅鸥……这些词汇对别人毫无意义，却让他平静下来。

他几次都拒绝了付初的探望要求，也不允许家人过多照顾自己，实际上他们也没空。

付初给的那笔钱早就花完了，爸妈决定把馄饨铺开起来，等盈利后，再连本带利还给付初。唐爸一反常态，承担了大部分买菜的活儿，甚至还兼了一份送大桶水的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那他的位置呢？他心仪的那个位置不需要他，那他又该去往何方呢？

浪打上来，孩子们玩沙子的小桶五颜六色地漂起来，翻过一个一个倒扣的桶，也许能找到四散逃逸的沙蟹。浸入海中的孩



子随着浪的律动跃起，大人仰着脸，在身旁咯咯的笑声中盐一般溶化。

不要紧的，不要紧，唐冉，每个人都还能快活地笑出声，你也能的。只要熬过这一段，你也能的……

老付这几天回家时，神采奕奕的。据说，少年潜航员的报名情况远远超出大家的预想，报名表总共有 500 多份，铺在办公桌上。邮箱里每隔几分钟就会出现新的报名邮件，这个数字甚至比成年潜航员的报名数的两倍还多。

最初的审核只需要看报名通知上写的那四条，可三人组总缠着老付，希望他能多说点儿关于考试的细节。老付看了一眼报名标准，嘿嘿一笑，“看起来简单，实际上还有无数关卡等着你们呢。”

“我们是少年潜航员啊，又不会真的让未成年人下潜，也需要那么严格吗？”沈鱼问。

“这是什么话！你们是作为未来潜航员培养的。虽然不会让你们执行什么危险、专业的任务，但标准怎么能放松呢？你们三个不要以为这是去玩儿，这可不是夏令营！”

“那您能告诉我们需要考哪些内容吗？也好提前准备一下。”谢蒙凑上前去。

“这不能说，这是保密内容！”



老付说完，就又要去网上抄菜谱了。船上不常有网络，他一般会在家把新菜谱抄到那本棕皮本子上。

付初则什么都没有说，拿出打印好的报名表，又仔细看了两遍报考说明，站起来，穿上鞋出门去了。

在没有潮气的时候，里院的老人们全都搬着马扎坐到了门口。海边的天气最容易患风湿，因此哪怕是太阳烈得能把地面晒出油，老人们也都要出来晒晒骨头。穿着老头衫的老头儿摇着蒲扇，在楼前圈出一茬菜园的老太太拖着长长的水管浇水，互相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付初认出了韭菜、小白菜，还有南瓜花。大朵的云擦着搭在高处的晾衣绳迅速掠过，分不清是黄瓜还是丝瓜的藤蔓，仿佛稀疏的小瓜子。衔着草籽的鸟、收起腿御风飞翔的蜻蜓，还有一拱一拱的毛虫，都曾在这个小菜园里短暂停留。

蝉声嘶鸣，一辆铁灰色的小拖车横挡在小路中央，有个小女孩在车前玩石头剪刀布。车后斗上是蔬菜、大桶水，和一边卸货一边擦汗，还不忘认真思考出布或是石头的唐冉。

付初拿起手机拍了好几张他的照片后，终于被发现。

“来找我吗？”唐冉要从车上跳下来，却被付初拦住了。

“咔嚓咔嚓”，又拍了几张。唐冉困惑地眨着眼，不然汗就要掉进眼睛里去了。

“呀，小初啊，来家里吃馄饨吧？”唐妈兜着围裙走出来，



一手的面粉。

“不了，我走了。”

付初像鞋子里进了沙子，硌着了一样跑了。

唐妈有点儿失落，“他到底来干吗的，这么会儿就走？”

“不知道！”唐冉搬起最后一桶大桶水。他走了，他没说什么，他们之间确实很尴尬。再见吧，短暂的朋友……

“石头！”唐冉出拳，邻居家的小女孩出的是剪刀。

“你输了！”唐冉回身继续干活。

可实际上，输的不知道是谁，也许是那场变得不尴不尬的友情。唐冉心里想。

报名成功，得到考试通知的那天，付初又来到唐冉家。距离上一次两人见面已经过去了一周。

“你能陪我去参加少年潜航员的考试吗？我一个人去会害怕。”

付初提的要求让唐冉有些意外，他本能地拒绝：“你不是还有另外两个伙伴吗？”

“可我只想让你陪着我。”

“我没有报名，而且还有许多事要做。”唐冉又开始批发贝壳来卖了，他举起那些浑圆的、螺旋状的、软体生物遗留下来的尸体。

“我没你不行！”付初交给唐冉一张纸，上边是考试时间



和地点，“你必须来！”

失败的感觉还历历在目，唐冉不想再凿开伤口，让自己暴露在内心的战火下。可到了纸上写的日期的那一天，他还是去了。

初选测试地点在一所海洋类大学的操场上。

没有人坐下，陪同的家长多半为孩子撑着伞，或者打着扇。从显示牌上看，得到考试通知的一共是 130 名选手。

一时间聚集了这么多人，使得这座已经放假的学校突然间沸腾了。130 名应试者根据年龄分成 4 个组别：青少年男子组、女子组和成人男子组、女子组。

每个组的组员相互之间身高、年龄都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大概只有女生偏少了。沈鱼数了一下，一共有 39 个女孩，只有两个是她觉得比较漂亮的，其他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没想到刚开始的体质体能测试就让三人组大受打击。测试共分 4 项：4×10 米折返跑、立定跳远、男子引体向上和女子仰卧起坐、男子 1000 米和女子 800 米。

沈鱼的仰卧起坐是一边扭一边坐起来的，每次都像拧麻花一样。满分是一分钟 60 个，但她只能做 40 个。谢蒙则从做引体向上的单杠上掉了下来，胳膊肘着地，擦破了一大片皮。

付初准备跑 1000 米时，唐冉拧开一瓶矿泉水递过去，这时，他听到了广播里在叫自己的名字。



广播里是成人组开始体能测试的通知，然后是一大串名字，唐冉停下来听。又播报了一次。他走到考官那里，查看比赛的报名表，很快就看到了自己的姓名和照片。

自己的照片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突然想起付初跑来自己家里拍照的事，抬眼望去，付初正跑到第二圈，汗水浸透了运动衫，湿了大片，直贴在脊背上。原来在他以为这场友谊要无疾而终时，那个男孩却替他偷偷报了潜航员的考试。

唐冉真的很想骂那个小子一顿，却被测试到一半便跑去休息的谢蒙推到了跑道上。当他跑起来时，什么都不存在了，只剩下耳侧呼呼的风声。他重复着迈腿、踏出，享受着汗流浹背的滋味儿。渐渐地，周围的人们一个个退到远处去。跑圈多了，他渐渐记不住自己是被别人落下了还是赶超了别人，只有跑下去、跑下去、跑下去……腿伤又扯裂开，但他不想被疼痛控制。

直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唐冉才停下。很快他就发现赛场上的人群都聚在一处，像是趴在糖块上的蚂蚁。他拨开人群，看到奔跑中的付初。奇怪，付初不该早就跑完了吗？但很快他就发现，付初是在追逐一个女孩子。

两个人像是两盘旋风，紧咬着彼此。付初略显疲态，女孩却如同羚羊，奔跑起来轻盈得仿佛无须沾地。

唐冉抓住谢蒙的肩膀晃，“怎么回事？付初在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好像突然就疯了。女子组刚开始 800



米跑，付初就追上去了。”

沈鱼倒是知道得清楚点儿，她原本一直追着前边那个女孩跑，稳稳地占据着第二名的位置。可不知道怎么的，跑着跑着，付初也追上来了。直到沈鱼冲过 800 米终点线好久，付初和第一名的女孩还在跑。

操场上只剩下了两个参试者，却聚集了一群旁观的人，欢呼声、口哨声震天。

付初觉得自己要消失了，胳膊、腿、脚都消失掉，溶化在跑鞋里的汗里。

考官吹哨子命令他们停下，然而付初的身体出于惯性仍在向前冲，冲向已经停下的女孩。斜刺里蹿出来一个头发微卷的男人，把她拉到一旁。付初刚想跟过去，就被唐冉和沈鱼他们包围住了。

“你到底在做什么啊？”沈鱼不能理解，但还是递上了一瓶水。

“那是小偷！小偷！不能再让她跑了！”

付初说着就要冲上去，却被唐冉拦住了。他凝视着树阴下的父女俩，他见过他们。不仅仅是在他在为蛙人考试准备时见过，在更久之前，他们就已经是点头之交了。

不过这对父女长得不怎么像。爸爸肌肉矫健，卷发也不知道是天生的还是烫的，一翘一翘，以他这个年龄当爸爸好像年



轻了点儿。女儿则是浅棕色的头发和眼珠，和爸爸相反。

那位爸爸大概是意识到几人的目光，把女孩拉到身后，护了个周全，再是叫来考官，指指付初他们，说了些什么。

考官向他们大踏步走来。走得近了，付初才发现考官是叶林——蛟龙号开放日的讲解员。

“小付，你把那个女孩吓着了，她爸爸让我来警告你，不要盯着她看。”

“喂！像她这么狡诈的女孩怎么可能被吓到？”

但叶林不听他解释，“我们也认为你这样做确实违反了考场纪律，如果在剩下的考试中你还会做出干扰他人比赛的行为，我们会考虑剥夺你的考试资格。”

“喂，这不……”

但“公平”两个字还没出口，叶林便大踏步走开了。

这时，广播里下达了通知：“所有人下午到另一考场集合。”

下午的考试，只来了不到一半的人，考场的阶梯教室显得稀稀落落。付初一直在寻找着上午那个女孩，只见她坐在一长排桌椅的最内侧，这样无数坐在外侧的人就成了保卫她的“长城”。

中午休息的空当儿，付初特地去看了报名表，知道了那个女孩的姓名：梅兰竹。

广播里突然传来声响，一段乐曲，《致爱丽丝》。等大家



安静下来去听时，音乐却戛然而止。

“听到刚才那段乐曲的，请举手。”广播里传来了这样的声音。

虽然不明所以，但所有人都举起了手。

接下来是一段哨音，再接下来是气球破裂的声音，然后是气泡咕噜咕噜声、吹气声、蝙蝠的叫声……每一次的声音都比前一次更小，举手的人越来越少。

为了捕捉到那些微小的信号，所有人都噤若寒蝉。但渐渐地，他们发现喇叭里再也没有传来任何声音。

大家面面相觑，就这样等了几秒。广播里再次问：“刚才的声音谁能听到？”

唐冉和坐在角落里的梅兰竹举起了手。

“什么，刚才有声音发出来吗？”

唐冉坐在质疑声中，表情淡然，“有啊，像是初雪落在湖面上那么细微的声音。”

谢蒙回味了一下，“唐冉，你的另一个身份是诗人吗？”

沈鱼拍了拍付初，“喂，你是不是也没有听到声音？”

付初无动于衷，仍然死死盯住梅兰竹。只见她周围也有一撮人，他们多半也是去问刚才的声音是怎么回事的。

“啊，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听到呢。”梅兰竹微笑着摆摆手，“但就我推理，广播里每隔10秒切换到下一个声音，刚才才是



差不多有 10 秒这样一段空白。而且，也很难说那是空白，感觉像是一种声波，也许某种动物能够接收到这种频率，但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无法描述的感觉罢了。”

说完，她注意到付初的目光，就冲他做了个鬼脸。

谢蒙又拍了拍付初，“哎，我说，那个女孩其实挺可爱的，你不要总是剑拔弩张的好吗？”

叶林记录下了大家的听力成绩，见大家还是一脸茫然，便说道：“考听力是因为，在深海里，一点点儿声音都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潜水器发生故障的声音可能非常小，只有足够敏锐的人才能及时发现，排除故障，从而保住潜水器和自己的性命。”

接下来，大家被随机分成 4 人一组，走进一间拉着窗帘、只亮着投影仪的房间。叶林和唐佳霖坐在一旁，他们是这一关的测试官。

“接下来投影仪的屏幕上会出现一堆杂乱无章的数字，你们要尽快从小到大逐个点击这些数字。”

有人发出窃窃私语，“考这个有什么用啊？”

“每一个考试都是经过严格设计的，甚至比航天员考试还严格。只有通过考试的人，才会明白为什么要考这些。”

屏幕上飞出了一堆数字，大家无暇顾及，开始戳屏幕。

“哎，这里边就没有什么规律吗？”点了一会儿，沈鱼喃



喃自语。

“所有的数字虽然都被打乱了，但我数过，每个数字都出现了15次。渐渐就会有许多人因为重复率而走神，所以我想，这一关考察的可能是专注力。”付初猜测道，他说完，偷偷瞥了一眼唐佳霖，只见后者听到他的话，正微微点头。

考完后，付初走到考场外，四下寻找什么。奇怪，竟然没有看到那个女孩出来。她过一关要这么久吗？

正想着，刚结束考试的唐冉凑上来问：“你在找梅兰竹吗？她已经考完走啦！她是女生组最先进去的，也是最先考完的。我是男生组第二个，我进去考试时，看到她爸爸来接她了。”

“噤，保护得还真周密！”

在回去的路上，唐冉跟三人组讲了梅兰竹父女的事。他们不是亲生父女，“卷发”只是孤儿院的工作人员，叫梅隆。梅兰竹很小父母就去世了，根本不记得自己叫什么。自进了孤儿院就是梅隆在负责照顾她，跟亲生的没什么两样，于是便跟了他的姓，对外一直宣称是父女。凑巧，父女俩都是唐冉家馄饨摊上的常客，这才了解得多了一些。

“也不知道是谁影响了谁的爱好，梅隆和梅兰竹都是疯狂的潜水器热爱者。我家的几个潜水器模型都是梅隆送的。”唐冉说，“对了，你们叫梅兰竹‘小偷’是怎么回事？她偷了什么？”

她偷了什么？付初的记忆像鸟一样从脑袋里飞出来，“她



偷了我从你家里拿来的无人机，偷录徐老的病房录音，还偷拍蛟龙号蛙人考试的视频。我看，这父女俩都不是什么好人！”

唐冉本想告诉付初，那个无人机就是梅隆的，是他给了唐爸，又辗转到他手中的。如果梅兰竹想方设法拿回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还能算偷吗？

可最终他什么也没说。

他心目中的梅隆父女和付初心目中的梅隆父女完全是两种人。他不想轻易妄断哪种更真实，只想本能地回避一切可能的“战争”，他不愿意再失去这位朋友。

等适当的时机到了，一定得调查一下这对“父女”。付初在心里对自己说。

第六章 台风日志

风把一生卷曲
连回忆都是一圈圈的
无人知晓
那是海浪的作用





雨在空气中凝结，所有的窗子都打开，湿润的风绕起窗边的风铃，响声如银子的碎片，“丁零当啷”落下来。

长长的纱质窗帘卷起，蝉的叫声透过缝隙的一角，高高低低地渗进来。

前窗是海，后窗是山。

乌云大面积地移动，海呈现冷灰蓝色。随着风的涌动，海面布下白色网状的泡沫。浪涛吸住气，将白色的泡沫慢慢往上拔，拔到不能自抑，抖动着匍匐到前边的浪上。两股浪汇集起来，似乎被一条看不见的杆子穿起，推向前、推向前，一路吸收了所有的浪，滚成几百米长的一条白墙，高高竖起，再“哗——”一下砸碎开来。

汁水飞溅，勺子搅和了一圈，付初抱着半个西瓜，边挖边吃。难得的台风天，三人组决定都在家休息。

老付照例去给徐老送饭了，付初独占了大半个西瓜，想着边吃边看看有没有妈妈的新邮件。他打开电脑，那就像是一片荒芜的海滩，只有一两块闪闪发亮的石头搁浅。

那“石头”，就是妈妈的邮件。



小初：

此刻，十几头海豚在船右前方，几百米远的地方，为我们的船领路。

它们犁开白浪，高高跃起，没入湛蓝。皮肤光滑而明洁，短吻和带着微笑的眼睛闪着光，如同束束烟火，以深不可测的大海为天幕，摇曳生姿地绽放。

海豚的伴游，会被视作是海上旅行的好兆头。然而实际上，它们只是为了节省力气——当船在航行时，就会形成一个压力圈，也相应地形成波流，海豚只要顺着波流游泳，就能大大节省体力。总之，这是船上的生物学家告诉我的。每当看到我们大呼小叫，他都会高冷地“哼”一声。

这几天可能不能那么频繁地给你发邮件了。台风最近就像小狗一样，紧紧咬着我们的大洋一号不放。不过，台风并没有阻碍我们前进的脚步。

船上的人们都在忙着互相认识——这次航行可是集合了19家海洋研究单位的42名队员，大家大部分是第一次凑在一起，就连船长在上船之前都不认识自己的副手、轮机长和水手们呢。

风浪搞得一批人躺在舱里无法出门。他们多半第一次出海，一直在吃吃吃、吐吐吐，有人把胆汁都吐出来了。你不要以为躺在船舱里会好一点儿，越是吐得厉害，越是要起来活动，只不过在颠簸中容易撞在冰冷的舱门上，我的身上可是青一片紫





一片的……

船上的伙食非常好，保证每顿饭三荤三素一汤加饮料与水果，一个星期不重样——知道你爸爸的工作量有多大了吧？就连吐得走形的人也要吃得饱饱的，不然呕吐会损伤胃黏膜的。

我们的饮用水是靠造水机把海水变成的淡水，有一股咸味儿。其实青岛的水也有一股咸味儿，所以我在船上时喝牛奶比喝水还多。

说到牛奶，处理牛奶盒子可是我上船后学到的第一课。为了不污染海洋，塑料垃圾都要单独处理。牛奶盒要喝完剪开再冲洗干净收集起来，防止异味，等到回港后再统一回收。他们嫌麻烦，最后牛奶都是我来喝——真是正中下怀。

哎呀呀，仗着我不会晕船，一下子写了这么多。我们的上网时间有限，很快就要下线啦！

不知道你的少年潜航员考试怎么样了昵。

对了，台风天千万不可以去海边！我想你应该知道大海发怒时的力量！

妈妈

付初想了一会儿，打开回复框，决定先从考试结果写起……

梅兰竹义无反顾地往前走。转过蔓草丛生的小路，海浪磅礴的声音便从丛丛绿意后透出。



她加快了脚步。泥土被台风带来的暴雨浸得软糯，土气和水汽相互蒸腾。每走一步，海的味道都直扑过来：爬满藤壶的礁石，海鸥啄食又遗弃的小鱼，被冲上岸的马尾藻，遗弃在坑洼里渐渐蒸发的海水……

梅隆一直默默地跟在后边，等看到她走到离大海只有几步之遥时，他才出声喊起来：“别下去……”

台风让浪疯狂了不止十倍，侵略着每一寸原本属于陆地的沙滩，带着水沫的风如不可见的手，撕扯着头发。

“是这儿吗？”

“应该是。”梅隆走过来，挨着梅兰竹站立，“你亲生父母的骨灰应该是撒在这一带了。”

“我想下去看看。”

“今天不行！太危险了！”梅隆很坚决。

梅兰竹坐在一块石头上，沙子“噼噼啪啪”地打在她脸上。即使在夜晚，海和天空的边界也清晰可见，海暗沉、阔大，天空低垂、平滑，它们相接的地方，往往镶嵌着船上明灭的灯。

她还隐约记得父母的模样。5岁那年的大年三十，他们全家到奶奶家过年，后来她睡着了。再醒来时，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了她一个人。

后来的事情，她不愿意去回忆，就像她也不愿意叫5岁之前的名字。



梅隆是从居委会大妈那儿知道她的，他把她领进孤儿院，替她办好了所有的入院手续，给她起了新的名字——梅兰竹。由于梅隆特别喜欢“梅兰竹菊”，便用前3个字做了她的名字。

进孤儿院后的前3个月，梅兰竹一句话都不说，连一个笑容都没有。所有人都拿她一筹莫展时，梅隆每天带着她，沿着海岸线走了一遍又一遍。

“海的那一边是什么？”梅兰竹的视线到了天和海的交界处就无法再前进了，这总不会就是地球尽头了吧？

“海那边还是海！这个地球大部分地方都是海，应该叫‘海球’才对。”

这个答案莫名地很让梅兰竹心安。

大海将地球覆盖，海峡分割大陆，那么是不是只要有大海的地方，哪里都不会离得太远？

“小竹，你别去参加剩下的考试了。”

“为什么啊？”

“那个男孩儿在干扰你啊！”

“我又不怕他！我要接着考！”

“你可以长大了再考嘛，以成年人的身份参加啊！那时候，我就管不着你了……”梅隆悻悻地说。

“你本来也管不着我！你又不是我爸！”

梅隆不吭声了，梅兰竹连忙捏了捏他的小拇指，这是他们



之间表示道歉的小动作。

“你就不能，不能叫我一声‘爸爸’吗？”梅隆低声嘟囔。

这回，轮到梅兰竹不吭声了。

她抬起头。金星在云层中出没，为船打信号的灯塔放出光柱，圆锥形的光柱吞没了金星，又吐出来。

礁石硌着她，硌得生疼。

爸爸就是爸爸，是有血缘关系的！其他人，不能算！她想。

月亮也被吐出来了，掉进海的沼泽，银芒四射。他们望着同一片闪光的地方，发起呆来。

这几天老付心情不错，因为深海基地公布了进入复选的少年潜航员名单。付初、唐冉和沈鱼都入选了，谢蒙却被淘汰了。

复选就在明天，他买了一斤青虾，半斤给徐老送去了，半斤煮了给付初吃。

“嗨，没想到你真能进复选，我本来对你没抱什么希望，结果你还真行！”

付初哼一声，慢慢剥虾，虾头和虾皮成了一小堆，老付拿筷子戳了戳，“这么好的钙质，你不吃吗？”

“不吃！”

“我不在家，你真是让你妈给惯坏了！儿子，等复试结束，再去看看徐爷爷吧，他老念叨你们几个呢。”



“可以啊，不过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付初把唐冉家无人机的来龙去脉，和梅兰竹偷录、偷拍蛟龙号相关信息的事儿都说了，然后问：“你能帮我问问，这算不算间谍吗？”

可没想到，老付却觉得他是在嫉妒竞争者，还告诉他不要瞎想，要尊重自己的对手。几句就把付初堵得无话可说。

复试的人选只有 50 人。由于人数少，这次已经不再区分成年组和青少年组，大家都混在一起。经历了第一次的考试后，大部分人已经互相认识。他们打过招呼后，便三三两两等候在体育馆外。

复试的考官是付云涛和唐佳霖，他们给每个人发了号码牌，说是方便一会儿分组测试用的。

付初和沈鱼拿到了自己的号码牌，大约是因为当初紧挨在一起报名，付初是 20 号，沈鱼是 19 号，而唐冉是 17 号。原来谢蒙应该是那个 18 号，但是他被淘汰了，现在的 18 号是个个子不高的男孩，他眉毛如同两座空笔架，戴着一副不停往下滑的硕大眼镜，如同一只眼镜猴。

“不知道梅兰竹有没有得到复试通知。”沈鱼捏着号码牌嘟囔，“唉，1 和 9 都不是我的幸运数字，好想换一个号码牌……”

“我跟你换。”

梅兰竹突然出现在沈鱼面前，“你的幸运数字是几？”



沈鱼看了看两手空空的梅兰竹，“你的牌呢？”

“我还没拿号码牌呢，你喜欢什么数字，我就去要什么数字嘛。反正还有很多考生没来，号码牌多得是。”

“居然可以自己要去？我都没想到！我的幸运数字是6。”

过了十几秒，梅兰竹回来了，抛给沈鱼一个6号的号码牌。

“哇，你是怎么要到的？”

“实话实说，就说这是我的幸运数字，就行啦！”

沈鱼忙不迭地道谢，梅兰竹笑了笑，没再说话，只是满腹心事地盯着付云涛手中的东西。

付云涛握着50根黑布条，开始讲考试规则：“大家先用黑布将眼睛蒙起来，然后听从指令。”

哪想到，蒙上眼睛后整整5分钟，房间里没有任何指示。付初心里飞速地假想着即将发生的事情，这是出了意外，还是考试项目之一呢？

唐冉的眼前游过一丛又一丛的鱼，它们成群结队，在这漆黑的海底闪露着光点，却不见轮廓，引得他忍不住要伸手去触摸。

沈鱼想把那道黑布撩开一点点儿，但一只凉凉的手抓住了她，“我怕，我怕黑……让我抓一会儿。”那声音像是从扭曲的管道里爬出来的，不知道是谁。

梅兰竹觉得自己仿佛被推进了一个刚好容纳她的微型房间



里。在这想象的世界中，她睁开眼，房顶向她压下来，她急忙闭上眼，墙壁又挤压她的四肢。她的背抵着地面，想要后退，却退无可退。

突然，那房顶被掀起一块，爸爸从洞外向这里张望。爸爸不是梅隆，是那个在她5岁时就去世的亲生爸爸。只见爸爸向她招了招手，可是那个破洞只能容纳一只拳头，她出不去……

就在这一瞬间，房间的墙壁轰然塌陷，意外的是，砖块没有落到她的脸上。

有人拍了拍她，“你，出列，往前走。”

梅兰竹感觉自己的一部分还残留在刚才的幻觉中，有些恍惚，但还是依照命令往前走。她被引到一个地方站住了，有人往她手里塞了样东西，摸起来像是粗大的麻绳，有婴儿的小手臂那么粗。

“你们现在被分为10人一组，手中是一根麻绳，你们可以用任何办法将它围绕成边长最长的方形，但不能够摘下眼罩。”这是唐佳霖的声音，“时间是1个小时，现在开始吧。”

站在梅兰竹身旁的人用手指捅了捅她，“什么叫边长最长的方形？我怎么听不明白？”

有人说：“绕正方形还不容易吗？我们10个人站在四角扯着绳子就可以了。”

“这道题有问题，‘边长最长’4个字一定别有用意。”



梅兰竹用手摸索着粗粝的绳子，“这绳子上打了结，总得把结打开吧？”

“解开绳子会浪费时间的！这是不是考官留下的陷阱，故意让我们浪费时间呢？”又有人说。

“那只能选出一个领导者了，整个组听领导者的。是不是陷阱，由领导者来决定。”梅兰竹果断地说，她站到圈中央，“同意选出领导者的，向前跨一步。”

“我知道了，这一关的意图应该是考察在有分歧的情况下，大家的心理状态。”有个声音响起来，梅兰竹听出那是付初。

梅兰竹反唇相讥：“你什么时候这么爱接我的话头了？”

“我才不是接你话头！是你抢着说了我要说的话！”显然付初也认出了梅兰竹的声音。

一直沉默的唐冉觉察到这火药味儿，不禁叹了口气，“既然是一个组的，不管你们之前有什么过节，是不是应该学着和解？我刚才想了一下，选领导者的确是个好办法，我同意。”说着，他向前跨了一步，和梅兰竹站在了一起。

付初心里骂唐冉是叛徒。如果能摘下眼罩，唐冉就会看到他此刻的眼神像火柴一样，在人身上划一下就要烧起来。

“我弃权。”付初说。

沈鱼跨出一步，对着梅兰竹的方向说：“我站你。”又回头对着付初的方向说，“我总得谢谢人家给我换了幸运号码



牌啊！”

唐佳霖和付云涛在监视器中看着这一切，他们两个人盯着5组人，有点儿忙不过来。

“涛哥你看，虽然他们都还是孩子，但和成年人一样，一旦考官不在场，大家各自的反应就更真实。”唐佳霖说。

“是啊，虽然是一个团队，但有人推诿责任，有人想当领导。摸到绳子打结，有人明明知道却不提出来。”

“我这边有人提出了，但别人一反对就犹豫了。这就如同潜水器出现了安全隐患，一旦需要集体决策，有的人就会自乱阵脚。”

“是啊，所以咱们这一关考核的实际上是协作力，一条绳子就能见人心啊！”

唐佳霖留意到屏幕上梅兰竹那一组的队形出现了变化，半数以上的人认可梅兰竹做领导者。她很快就决定解开绳子上的疙瘩，把绳子抻直后，一人一角排成了个方形。

时针和秒针走到了一起，付云涛和唐佳霖走出来宣布时间到。大家解开眼罩，唐冉看到付云涛端着一个保温杯，对着他们组做了一个举杯庆祝的动作，然后细细抿了一口茶。

付初还在发愣，他根本不相信竟然是“小偷”带领大家走向了胜利。这胜利瞬间打了对折，变得不那么可贵了。

一考完，梅隆就把梅兰竹接走了。沈鱼踮脚看着她的背影，



说：“为什么不让她入咱们的伙？我现在有点儿喜欢她了。托她给我换的幸运号码的福，今天的考试很顺利。”

她捏着号码牌，对于这个提议她一半是认真，但还有一半是忧虑——对于即将失去团队里唯一女生地位的忧虑。

“她未必答应。别看她看起来和气，其实就像一堵墙，没有门和窗的墙。”

唐冉说着，停下来。远处雷鼓阵阵，乌云穿行。

他们站在一张巨大的蛛网下，树木经了水汽，蹿出浓烈的气味儿。下雨了。

好一阵子都没有妈妈的邮件，付初打算写一封给她，写那些考试里发生的事。写写排完绳子后，他们的那场笔试。

笔试的题目千奇百怪：什么是潮什么是汐？“太平洋”这个名字是谁起的？我国大陆地区有哪几个彼此濒临的海域？然后是一堆贝类的图片，让给它们写上名字——这个唐冉一定最拿手。

付初不知道潮和汐的区别是什么，但隐约记得“太平洋”这个名字是麦哲伦起的。我国彼此濒临的海域是渤海、黄海、东海、南海……贝类里他只认识扇贝和鲍鱼的壳。他忍不住抬头看一眼唐冉，却发现不少人在偷偷摸出手机搜索。结果这场考试结束前，有一小半的人被“请”出了考场。



付初看到梅兰竹一边答题一边转笔，显得漫不经心。

他没有因为老付的不上心而掉以轻心，又用了各种办法侧面去跟付云涛和唐佳霖叔叔打听梅兰竹的事，但他们的嘴巴比上锁的门还严实，一再跟他强调学员的档案和成绩暂时都是保密的。

笔试的第二天是一些常规的体检：身高、体重、视力、听力，以及心肺功能，还有一堆奇怪的检查，比如是否对氧气敏感，是否身上有异味儿，需要做的只是穿鞋、脱鞋，抬手、放手，转身，再转身。

抽血的时候付初故意排在梅兰竹前边，趁机问：“你为什么要偷我的东西？”

“我没偷啊！我只是从你手上拿回了梅隆买的无人机。”

“那个无人机是你爸送唐冉的，后来又被他送给了我。但你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哦，那可真是巧合。我知道无人机被我爸送给了唐冉爸，就偷偷摸到唐冉家想要回来，结果撞见你拿走了它。我就一路跟到车站，用了点儿办法物归原主。”

“送给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了，想要回去，难道不知道用礼貌的办法？”

“什么是礼貌的办法？”

“礼尚往来。”



“在考试里帮你们获胜算不算？”

“这怎么能算！”付初瞪眼伸眉，“那你后来拍下蛙人考试，偷录徐老病房声音算怎么回事？”

“到你抽血了。”梅兰竹转移了话题。

可是等他抽完血，梅兰竹已经不见了。只有沈鱼在跟谢蒙大声讲电话：“我简直想不出他们还有什么可查的了……连有没有脚气都要查呢！嗯，是吧，有脚臭的话在潜水器那种封闭空间里的确挺要命的。据说这一次要筛掉30个人！保佑我们‘腹泻鱼’吧！”

至于梅兰竹，有人看到她匆匆体检完，跟着梅隆走了。唐冉说得对，她是一堵没有窗子和门的墙——每当你撬开一条缝，它都会找到办法自动愈合的墙。

即使再不情愿，开学的日子还是如期而至。

整个暑假的后半段，付初都在等“小升初”电脑派位的消息。去哪里上初中这种人生大事，交给电脑几秒钟就决定了，自己只需要坐在家里等结果“叭嗒”一声掉下来就可以。

听天由命的结果还不错，“腹泻鱼”全体成员竟然被分到了同一所学校，而且依然是一所海洋特色学校。梅兰竹会在哪所学校呢？付初一遍遍地想。

复试的结果几乎是踩着开学的铃声下达的，新的班主任是



个大学毕业生，走起路来还蹦蹦跳跳的。

第一堂课是自我介绍，名字、爱好、梦想、未来，这些听起来最俗气的字眼最有力量。付初说了少年潜航员的考试，也说了“腹泻鱼”和唐冉的事。

有人似乎不感兴趣，急急地打断他：“如果你没有通过考试怎么办？还会这么兴致昂扬吗？”

“如果能够通过自然最好，可即使不能通过，这个过程里的点点滴滴也会留在心底。所学到的一切，所获得的友谊，这些都无关输赢。”

“哼，说得漂亮。等你真的失败了，看看还能不能说得出这种大话。”

付初不喜欢他那种一脸不屑的样子。到底是为什么，身为同龄人的他们，面目如此不同？那些美好的闪着光的词汇，看似老生常谈，可就像装点夜空的星星，闪耀在付初的瞳孔和心中。

没有梦想的人总是如此“现实”。他甚至渴望立刻失败一下，用事实堵上那张令人讨厌的嘴。可巧的是，当天晚上老付就拿来了定选通知书。

定选，是过了复试后，第三场考试的名称。这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场考试。

没想到，这次没有通过复试的，是沈鱼。



“我明明觉得考得不错啊！好奇怪啊，考官是不是搞错了！”她拽着谢蒙抱怨。

“你的‘不错’是不是误差有点儿大啊……”

“你是体检结果没过。”老付说他去打听过了，沈鱼视力不达标，还有点儿贫血，考官认为下海有风险，就筛掉了。

三人组竟然损兵折将，沈鱼直嘟囔是名字起得不够好，谢蒙则提议让唐冉加入进来，可是唐冉却拒绝了。他说家里又有一个刚开张的馄饨铺，他现在就像守着一张消耗时间的巨口。

“你不要再为家里的事操心啦！你应该去重新参加高考啦！”付初在电话里对他说，“不要把希望放到我身上，我才上初一，高考还早着呢。你那么喜欢大海，为什么不考家门口的海洋大学呢？”

“我？我都辍学一两年了，还行吗？”唐冉犹豫了。

“行！行！你最行了！”谢蒙和沈鱼也在一旁大叫。

“但如果我考上了潜航员，时间上就冲突了啊！我没法又做下潜培训，又去读书啊！”

想了想，他又自嘲地说：“说得就跟我一定能考上似的。我还是先参加完定选再说吧。”

直到定选那一天来临，付初才又见到唐冉。也许是太在乎，他显得异乎寻常地紧张。

“放宽心，考什么咱们没见识过？没什么大不了。”付初



给他鼓劲。

唐冉虚弱地笑了笑，眼下浓重的阴影显示他最近睡得不好。定选共有 20 个人，付初找了又找，里边却没有梅兰竹。

大家一个接一个爬上船，那是一艘通体雪白的大船。船上涂有红蓝相间条纹和一个徽章，高高翘起的船头上写着“中国海警”的字样。

“这艘船……”唐冉喃喃低语，眼神闪动。

“怎么了？”付初上下看看，没觉得有什么异常。

“没事，只是感慨一下，这艘海警船是 50 吨的，为了咱们这 20 个人的考试，已经算是海警的大出动了。这可是去过南海执法的船呢！”

“可怎么能看出来这是 50 吨的船呢？”

“你看看，船上的编号写着呢。”

“1550？最后两位数是吨数吗？”

“不是，是看第二位。咱们国家的海警船采用的是四位或五位数编号，第一位或第一二位表示所属海区，1 为北海、2 为东海、3 为南海，第二位或第三位表示排水量级别，第三四位或第四五位是船只的编号或以前的编号。比如这艘，1 代表隶属于北海总队，5 代表 50 吨级，50 代表船原来的编号是‘海监 50’。”

“哇！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这些都是以前我爸告诉我的……看来今天的考试是一场海试。”

直到即将放下舢板，梅兰竹才匆匆跑上船。她一身雪白，像是飘落至海面上的一小片雪花。

“你怎么才来？”考官叶林责怪道。

她浅浅一笑，费力地擎起随身带着的一只保温瓶，“我在家里煮奶茶。”

唐冉帮她接过那只看起来不大的保温瓶，意外地竟有沉甸甸的手感，“居然为这种小事耽误考试？”

“这不是小事！”她郑重地说道。

叶林提醒他们：“安静地坐好，我们要去考场了。”

梅兰竹找到一个位置坐下来，又注意到付初和唐冉，激动地蹦过来要求他们俩照应她。她四下张望，没有看到沈鱼，遗憾地摇了摇头，“那个幸运号码牌没给她带来幸运吗？好可惜！”

“兔死狐悲！”付初奚落道。

突然，船身猛地打晃，所有人都像一筐核桃似的，跳了起来。

“船到哪儿了？怎么这么晃？”

三副一边在驾驶台瞭望，一边说：“咱们到胶州湾海域了，现在海况较差……”

有人指着远处苍茫的海面，说：“看那里的乌云，一定有



风暴要来……”

三副暗暗心想，风暴算什么，它在这场考试中只是佐料。

船行驶了 30 分钟后，渐渐到达测试海域。

海面落下暴烈的雨点，仿佛沸腾的油锅。水花亢奋，浊浪排空，引擎回应着节拍，船加速行驶了一段后，突然一个大转弯。

参加考试的学员们立刻就出了状况，有人扑到船边呕吐不止，连话都说不出来；有人在甲板上无法站立，在船舱内更坐不住。巨大的船变成了不倒翁，可船员们却面无表情，他们各司其职，雷厉风行，完全不受影响，腿像生了根一般立在甲板上。

在船开始摇晃的时候，梅兰竹就拉住了付初，而付初则死死把住船上的一个扶手。他们两个双脚分开，手和身体也不能移动分毫，否则就再也无法维持平衡。

唐冉则在船上奔走，宛如一只在树梢跳跃的长臂猿，时不时给晕车的考生递上塑料袋，或者挪动已经昏昏欲睡、行动迟缓的考生，他们随着船身的每一次晃动都有可能碰到东西，磕得头破血流。

梅兰竹大声喊：“唐冉，去拿我的保温瓶——保温瓶——”

付初大声抱怨：“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你的奶茶！”

“我说过了，那些奶茶很重要。咦，你有没有发现，唐冉很适应海上生活啊！”

“他可是曾经去特地训练，克服过晕船的。你的头脑还这



么清楚，看起来也没晕船啊！”

“彼此彼此！我认为，考官是故意挑这个天气测试的，毕竟不晕船也是潜航员的基本要求。”

这时，唐冉努力抱住那个保温瓶递过来，一伸手，船又晃动起来，他不得不找个地方站稳。

一个结实的男孩两腿打着哆嗦，倒在角落里，晒得黝黑的脸庞变得苍白。梅兰竹和付初互换了眼色，拉着彼此在甲板上一步一步挪动，每一步都像在颠簸的过山车上直立行走。最后，他们终于摸到男孩身边。付初扶住男孩，梅兰竹则让唐冉拧开保温瓶。瓶盖翻过来就是一个杯子，保温瓶里倒出琥珀色的茶汤。

“这看起来不像是奶茶啊。”付初闻了闻，“怎么还有点儿酸？”

“这是酸话梅泡水，里边还加了山楂、柠檬片、苹果醋。晕船的人喝这个，可以稍微缓解一下。”

“你早就做好准备了？你怎么知道今天考海试？你是不是又通过什么间谍手段搞到的消息？”付初怒了。

身旁的男孩儿脸色一变，努力压抑着不适感，但还是没成功，吐了一地。身边几个人原本好不容易忍住了不适感，这下一看到泛着酸臭味道的呕吐物，也纷纷吐了起来。

梅兰竹唱起了歌，调子在骇人的浪上跳跃。渐渐地，其他人的声部加入进来。仿佛湿润、温婉的花朵在甲板上摇曳，身



体也慢慢变得透明，消失在其中似的，那些漾上喉咙的胆汁和身体的疼痛暂时被忘却了。

“唱歌的确可以遏制晕船，把注意力转移掉，就不会那么难受了。”唐冉惊喜地四下望着，“大家都唱起来吧。”

付初察觉自己似乎又错怪了人，有些不好意思，就一言不发，站起来向船外张望。只见方才盘踞的乌黑云团正快速移动，云朵磕碰之间，露出金黄的亮光。水波在船尾激荡，船离岸的距离一寸寸缩短。

付初大喜，连忙喊道：“咱们的船在往回走了！”

他眼尖，又瞅到救护车停在码头上，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咱们把吐了的人移动到舱门边来吧，一会儿上车方便。”

船刚一靠岸，护士们就用担架把晕船的考生们送上车。

叶林清点了一下通过者，“剩下的10个人去下一个考场吧。”

“啊！”大家发出不知是惊呼还是惨叫的喊声，“还……还考啊？”





夏季在波动
如同一小段回忆
由温度、湿度和时间决定

.....
第七章 夏的后半段
.....



新的考试地点是海边的医院。被带到考场时，大家都惊呆了：眼前是半圆形的白色球体，光可鉴人，像是一座还未完工的小型太空堡垒。

“这是什么玩意儿？”

“好像孵小鸡的。”

大家围着那座“城堡”转来转去，只有唐冉岿然不动，“那是高压氧舱，我爸头晕时在里边治疗过。”

叶林笑咪咪地做了个“有请”的手势，“请进吧，各位。我们这次考试时长是一个小时。”

大家每人领了一顶纯棉的工作帽，便钻进舱门，如同走进了霍比特人的小屋，两排座位面对面占据了舱内不大的空间。大家坐下不久，舱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护理人员一边操作设备，一边问叶林：“我现在要给他们加压了，为什么要测试这个啊？”

“潜航员这项职业非常特殊。在海底，潜水器就像他们所在的高压氧舱一样，密封、高压、氧气饱和度高，如果出现了醉氧，那就麻烦了。所以这一关是极其必要的。”



等了不多时，舱内传来轻微，如同布帛破裂的声音。

“这石（是）什么省（声）音？”付初支起耳朵。

“石（是）假（加）压的声音。”唐冉说。

他俩的声音，在这高压氧舱里听起来特别奇怪。

梅兰竹一直抱着自己的保温瓶，不知道是不是产生了错觉，突然，她发现保温瓶在怀中缩小。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还好，自己哪儿都没有变小。

过了一会儿，她又感觉到掌心被塑料水壶顶开，水壶的体积正在扩张，就像是在呼吸。她突然发现自己掌握了这个高压氧舱的秘密：随着加压，塑料会变形，减压后又会变回去。多么奇妙，原来物体的大小、形状从来都不固定，全看环境如何去塑造它，连声音都是。

叶林接起一个电话，匆匆走了出去。护士戴上耳机，想听听大家在舱内说些什么。她惊讶地发现，他们好像在里边讲笑话呢！

是梅兰竹提议讲笑话的，很快大家就一个接一个讲起自己能想起的任何笑话。高饱和的氧气和异于舱外的压力，把所有人的声音都弄得怪里怪气。每一个笑话，无论好不好笑，都会让大家开心好一阵子。他们把自己的声音变成了玩具，尽情地把玩。

大家分坐成两排，一模一样的灰帽子使他们看起来像是同



一根电线上的灯泡。简直是鬼使神差，护士觉得那些笑声好像能让他们发光，自己也跟着一起笑了起来。

叶林挂了电话回来时，护士突然捕捉到了若有似无的歌声，她把耳机给他戴上，“听，他们在舱内唱歌呢！”

梅兰竹哼起了一段跳跃的旋律，这旋律仿佛会洗脑，大家也一起跟着哼唱起来。

“这歌有点儿耳熟啊……”叶林边听边嘟囔。

测试结束，大家出舱。摘下帽子时，梅兰竹看到护士正不紧不慢地记录：经由氧敏感测试，被试者在高压氧舱吸氧30分钟，无一人出现抽搐、痉挛、心律不齐等氧过敏症状。

付初走过来碰了碰梅兰竹，“你刚才唱的是什么歌？挺好听的。”

“《蓝精灵之歌》。”

“那不是上辈子流行的歌吗？”

“那你还不是唱得起劲儿！”

叶林看了下表，“给你们半小时时间，在附近解决吃饭，然后开始下一轮幽闭测试。”

大家匆忙扒了几口饭，便赶回去参加测试。幽闭测试是一场时间可长可短的考试，主要是为了看考生是否有幽闭恐惧症。在几千米的深海下，有幽闭恐惧症的人在潜水器中可能晕厥，从而导致重大事故。



他们被带往一排木头搭建的小屋。原木色，榫卯结构，门是一个圆形的洞，要像蠕虫一样爬进去。从外边向里看，空间不过两三平方米，漆黑如沉默。

护士给每个人佩戴心电测试仪，有人问什么时候能出来，叶林不答，只说在里边不能睡着。

10个人各自拱进10间小屋，仿佛蛾子重新回到茧子里。梅兰竹磨磨蹭蹭，是最后进去的，就像是一个马拉松高手在冲刺前却裹足不前。她一爬进小屋，就感到窒息。人在这边几乎不能动弹，像是挤在一缸堆满衣服的洗衣机里。屋顶上有一个小红点，那应该就是摄像头了。

叶林凝视着10个屏幕和10个人，有人一进屋就打坐，有人在墙壁上用手指乱写乱画，还有人枕着胳膊假寐。

“监测1个小时，心率没变化的就放出来。”他吩咐护士。

“那心率有变化的呢？”

“那就继续监测，直到恢复稳定。”

“现在就有一个心率有变化的，那个叫梅兰竹的女孩。”

护士指了指屏幕。

“记录下来。”叶林的手机又响了，他指指手机，出去接电话了。

1个多小时后，付初和唐冉相继出了小木屋，已经有不少人在外边了。



“你在里边干什么了？我给自己做了一套按摩。”付初问唐冉。

“我……一直在默背以前学过的课文。”唐冉接着问付初，“见到梅兰竹了吗？”

护士听到他们的谈话，指指屏幕，说：“你们在说她吗？她出了点儿状况，被延长测试时间了。”

好几个人凑过来，“她每项考试的成绩都很好，怎么会独独栽在这里？”

“也许是睡着了，我们可以想点儿办法叫醒她。”唐冉提议。

“她分数已经那么高了，才不要帮她呢！”大部分人说着散了。

唐冉看了一眼护士的监视仪，猜测着：“她是不是怕黑啊？她的心率这么不稳，所以才被延长测试了吧？”

“怕黑？怕黑还来考潜航员？”

“我们得帮帮她。”唐冉敲了敲小屋的门，“她可能是在做噩梦……我们可以敲敲屋门，把她叫醒。”

有人敲门。

梅兰竹一进入小屋，就感觉到四壁开始向内紧缩，呼吸出的气似乎可以循着原路回到她的肺里。她觉得天花板要砸到脸上了。突然，她听到沸水翻滚的声音，还有人敲响了这座小木屋的门。会是谁呢？她正在考试啊，是谁这么讨厌？



她怒气冲冲地推开那个圆形的门，不由得愣住了……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团团围坐在一起包饺子。玻璃窗上的雾气结了霜，霜花在垂暮时醒来，向黎明生长，把小屋封了个严实，仿佛正裹挟着小屋和屋子里的人一起向春天漂移。

那年她5岁，小镇的冬天没有暖气，她把手放在烟囱上取暖。一截漆黑的旧烟囱，一截崭新的银烟囱，接口处用铁丝拧住。每个大年三十，他们都是这样围坐在一起。可是这个夜晚不一样，还没等到吃晚饭，她就睡着了。

第二天，竟然没有人出来拜年。邻居察觉出异常，撬开门，把她的家人都带到了医院。是煤气中毒，他们开着煤气煮水，想着一会儿水开了好下饺子。可是霜花堵住了冷气，也堵住了空气，屋子闷得像个铁皮罐子。也许因为她小，呼吸的一氧化碳最少，只有她一个人醒来了。她凝视着病房，脑中一片空白。她对于死亡没有什么感觉，当别人哭哭啼啼，往她手中塞各种玩意儿，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拿什么表情去面对。

她悬浮在这桩事故之上，把它铺在床垫下、枕头下，日夜听闻，安然长大。她几乎不曾感到悲伤，因为生活总是笔直向前，一切停留、咀嚼的行为都来不及发生。只是落下了一样病根，那就是怕黑。她需要一盏灯做盔甲，穿上才能入睡，否则她就会夜复一夜地回到那个除夕，在梦中伤得体无完肤。

当她看到全家人围坐在一起时，就知道自己又坠入那个噩



梦里了。在那个梦里，家人们一直在吃饭，吃完了她就会失去他们。

“我要离开这里！我必须醒过来！”梅兰竹对自己说。

可是水沸腾的声音，煤气的味道，都是真实的，家人的脸庞也都是温热的，离开这个梦比在黑暗中入睡还需要勇气。

敲门声再度响起，一次比一次急促。

唐冉摇了摇头，“敲门似乎没用，她会不会在里边出事了？能不能找护士进去看看？”

“可是，那样会影响她的成绩吧？”付初心事重重。

这时叶林接完电话回来了，见考完的学员三三两两站着，便让他们回去等消息。接着，他去护士那儿看了记录，发现只有梅兰竹还没结束考试。

“这个考生怎么还没出来？”他指着梅兰竹的监控屏幕问。

“她的心率一直无法平稳下来……”

“那让她终止测试吧。这样下去，对考生的健康也无益。”

在一旁的唐冉和付初听说要终止梅兰竹的测试，吓了一跳。

“这可怎么办？她成绩那么好，考到这儿被终止太可惜了！”唐冉紧紧盯着屏幕，不知道怎样才能帮上忙。

付初突然想到了一个人，“其实，也不是没办法……”

“什么办法？说啊！”

过了一会儿，付初才犹豫地回答：“我还在纠结到底



要不要帮她……毕竟还没调查清楚她是不是间谍呢。”

“什么间谍不间谍的，你电影看多了吧？有什么办法？快说快说！”

付初把头凑过来，和唐冉嘀咕了一阵子，两人便从侧门溜走了。

叶林掐着表，又过去了十多分钟，梅兰竹的心率还不稳定。虽然他很想多给她点儿机会，但考生的健康更重要。

他咬咬牙，下定决心，“别考了，让她出来吧。”

护士正要打开小木屋，突然传来一声大喝：“不许开门！”

众人看去，只见付初和唐冉扶着徐老，从走廊那头过来。

叶林连忙迎上前去，“您怎么来了？”见旁人一脸茫然，他便介绍道，“这位是蛟龙号总设计师，也是我的师傅。您不是在这家医院调养身体吗？怎么把您都给惊动了啊？”

“听说这群孩子在考试，我就过来看看，给他们打打气。”

“您还是回去休息吧。这儿有我呢！”

“舱里那个女孩子，还有多久结束考试？”

“她必须在黑暗中独自待满两个小时，这是由于她的心率不稳，延长了测试时间。别人都1个小时就结束了。”

“让她考吧，我陪着她考。”

“徐老，您认识她？”叶林问。

“以前她老过来陪我说话的。”徐老摆了摆手，“我在这



儿坐着守着，你们去忙吧。”

“徐老，刚才这孩子所在的孤儿院来电话，说有对北京来的夫妻想要收养她，希望她能早点儿回去见一面呢。”

“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让那对夫妻再等等。我陪她考完，亲自把她送过去赔不是。”

梅兰竹推开小木屋的门时，离日落还有几分钟。她的胃空落落的，导致她的手脚像冬天的海水那么凉。透过玻璃窗，海仿佛变成一块蓝色果冻，她忍不住想舔一下窗子。

值班的护士已经换过一班，徐老却真的留下来了，倚在那把特地搬来的单人沙发中。这间测试小屋人声寂寂，只有仪器发出的嗡嗡声。

徐老正在小寐，听到响声睁开眼，和梅兰竹相对视了一会儿，“小姑娘，初次见面，幸会啊！”

付初和唐冉从外边买水回来，听到这话惊叫出声：“您第一次见她？可是刚才我们去找您，您说知道她啊……”

“我的确知道她，但没有亲眼见过她。实际上有人在病房录音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不过，我说的那些根本不是机密，只是科学知识，而科学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听。”徐老对梅兰竹微笑，“下一次你可以光明正大地走进来，不用偷偷摸摸。”



等在一旁的付初急了，“徐老，您知道还让她在病房外头录音？”

“我故意说给她听，让她录的。为的是有一天，她能光明正大走进来，跟我讨论蛟龙号的事儿。有梦想的孩子，有时需要帮上一把。”

“这么说，录音没事儿？”

“能有什么事儿啊？我说的那些都是蛟龙号的公开资料，巴不得知道的人多点儿呢。”

护士埋头记录，在报告下角签上自己的名字后，抬头呼出一口气，“她的心率在后期完全平稳了下来，不管什么原因使她开始测试时体征紊乱，她都靠自己克服了。但关于她是否能做潜航员，只能综合考虑了……”

叶林接过报告扫了一眼，“这是最后一场考试，收工。”

付初和唐冉把这两小时内发生的事一来二去讲给梅兰竹听，关于养父母的部分她听得最仔细。

叶林走过来，招呼着梅兰竹，“走吧，我送你到孤儿院去。他们应该还等着见你呢。”

“梅隆没来吗？”梅兰竹环视四周，见没有人来接，有点儿奇怪。

“梅隆啊，他在陪着你养父母办手续呢。办好了手续，你就可以去新家了。听说你新家还挺好，在北京呢。你这孩子，



有福啊！”

梅兰竹没再说话，抱起放在窗台上的保温瓶，转身离开。

“等等！你……你去哪儿？”叶林问。

“出去转转。”

“别啊，孤儿院那边我可怎么交代啊！”

梅兰竹的眼中闪过一丝光，“我才不要去什么新家！我就要待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为什么啊？孤儿院有什么好？”

“可是北京又有什么好？又没有蛟龙号，又没有大海！”

“为什么你那么想要当潜航员？通过考试来看，你有幽闭恐惧症，这样怎么驾驶潜水器？”叶林温和而严肃地问道。

许久，梅兰竹缓缓回答：“那不是幽闭恐惧症，那只是怕黑。”

“可怕黑就更不能驾驶潜水器了。深海里一丝光都没有，为了节约电能，一般都是深潜到海底，坐底时才开灯。你应该知道啊！”

梅兰竹沉默了，再没说什么，就走出了测试房。

夏日的后半段，日子的针线仿佛是由雨构成的。

梅兰竹走出考场才发现下雨了，她靠着直觉行走，拐上一条绿化带的矮墙。为了迎接旅游季，这些矮墙被延伸了，与海岸线连接在一起。听说这样是为了让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不会分心看海景，可浪涛声是挡不住的，那些声音是海藻绿色的，



一进入矮墙，就彼此挤压、挪动，最后融合在一起，不分你我。

直到停下，她才模模糊糊想起这是哪里——是被撒下了家人骨灰的海。可是，海怎么能够均匀地分出这里和那里呢？海和进入海里的一切东西，只会混淆在一起，拼接成一块。

那么以后是不是每一滴海水都是她的家人？每一条鱼都游向她的血脉？那么是不是每一片在礁石上被撞碎的浪里，都有亲人的骨肉？

她想象着，海的内脏、肌理、血管、灵魂，摇晃着，拼凑成亲人的模样。她在潜水器圆形的观察窗里，逆流而下，来到了他们身边。

付初和唐冉远远地跟着。见她在海边站了一会儿，转头离开，走向马路、走向人流，走进此起彼伏的商铺。那个举动仿佛是一只水母跳出了水族箱，跟她的海洋梦说永别，而进入一种人类所认为的、真实的生活中。

两个人都松了口气，还好她没想不开啊！

“腹泻鱼”小组开始热衷于在学校论坛里分享潜航员的考试体验。因为他们发现总有人带着几分好奇和敬畏来问：“你们到海底去考过试吗？”“我看网上说潜航员考试比航天员考试还难，是真的吗？”“你们在黑暗里不害怕吗？”……

付初在更新帖子时，收到了妈妈的回信：



最近，我们正忙着在西北太平洋的海山区——地球上最古老的地方工作。1亿多年前，海底火山喷发形成了这片区域。这一次，我们还带上了海龙号，咱们国家自己研发的深海无人潜水器，下潜到了6000米深海，采集了很多标本。当然，你一定会说蛟龙号是载人潜水器，更危险也更厉害，但科学是没有高下之分的。

海龙号来到的深海是一片荒凉、难觅生物的地方，偶尔游来一条鱼或者虾都会让我们惊呼。而从几千米深的海底采集上来的生物标本中，竟然检出了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微塑料。和大型塑料一样，海洋微塑料也会被海鸟、鱼类、底栖动物、浮游动物等海洋生物摄食，并且损害它们的消化道。它们甚至会因为食用微塑料而产生饱胀感，停止进食，最终死亡。塑料要几百年才会被分解掉，在洋流中，它们会迅速迁移。我的同事说，他在南极采集的海水样本中，也发现了微塑料。没想到势态已经如此严峻了，我真的很难过……

其实我们这次还有一个任务，是勘探蛟龙号的下一个下潜地点，甚至可能还会在某些海域与它汇合呢。由于通讯时间不固定，我可能再也无法给你写这么长的邮件了。如果有急事，记得用简洁的摩尔斯码联系——希望你还没有忘记它们。

对了，我们的下一个作业点，与向阳红9号的航线离得很近。从海图上看，大概只有40多海里的距离，我们两艘船打算搞



一次聚餐。到时候如果你在新闻上看到我，可不要太惊讶。

除此之外，我吃得好睡得好，牛奶也管够，甚至还胖了几斤，你们也不要太羡慕。

妈妈

他刚要回信，突然接到老付的电话。在一排电脑的嗡鸣声和打字声中，他听到老付难以掩饰的激动。

“你知道吗？你和唐冉通过了考试！你是少年组，他是成人组。接下来，直到你 18 岁，将由徐老带领小付、小唐和小叶亲自教课，培训你们科学课程。唐冉则会直接进深海基地，成为潜航员学员，进行下潜培训。还有，徐老提议要让一批考试中出头的好苗子也来听课，连没通过考试的都可以参加。等你们年满 18 岁后，再进行一次考核，从中选拔出真正的潜航员。我已经替你打好招呼了，让你那些在考试中被淘汰的伙伴也都来吧！”

谢蒙在一旁听到了，摆摆手，“我不去了，等到了 18 岁又是跑又是跳的，累死了。”

老付又说：“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个很可疑的女孩的事儿，我回头想了想，还是跟上头汇报了，听说她连考试都没过……”

“啊？你已经上报了？坏了坏了，那，那是个误会啊……”

付初紧张地说，“不会给她造成什么麻烦吧？”

“别担心，清者自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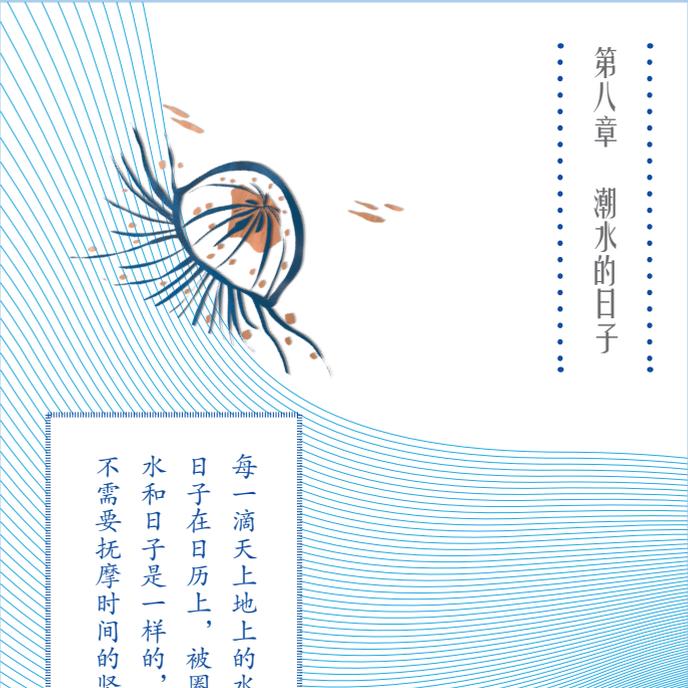


“嗯，”付初在这边低低地回答，“爸，你说，我要不要给她点儿补偿呢？我觉得挺过意不去的……”

“补偿？你是想让她也进培训班吗？可她不是你的死对头吗？”老付猜到了付初的心思。

“呃，从现在开始，不再是了……”

第八章 潮水的日子



每一滴天上地下的水珠都被惊醒了
日子在日历上，被圈起、撕掉
水和日子是一样的，它们不需要无用的度量
不需要抚摩时间的坚硬或者柔软



唐冉铺上一块深蓝色天鹅绒，将所有的贝壳按螺旋状分布，看起来如同整个星云。星云弥散着微弱的光芒，夹杂着海洋低沉的轰鸣声，夹杂着夏日船和蝉的絮语。

突然之间他不需要再卖这些贝壳了。一直以来，他把贝壳当成潜水器的低级模仿品——据说世界上第一艘潜水器的船体设计方案，就是科学家凝视着鹦鹉螺诞生的。而现在他可以登上真正的潜水器了，因此他打算将它们收藏起来作为纪念。

他被录取了！

与正式被录取为潜航员的通知书一起到达的，还有另一份通知，告知他他已经达到了成人潜航员的年龄，可以作为潜航员学员去深海基地正式学习。随通知还附上一份保密协议和一份生活补助通知。那份补贴全部攒下来，足以归还付初借给他的钱。

他不敢相信这都是真的，所以那份通知书他几乎每看几个字就停下来长呼一口气。得知自己是成人组唯一的胜出者，喜悦像一种气味儿一样跟随他。在他去深海基地报到时，在他宣誓为海洋事业奉献时，在他成百上千次用机械臂模拟蛟龙号在



深海的一个抓取动作时，在他学着组装蛟龙号所有的部件时，在他坐在深海基地的食堂里吃饭时，这种气味儿都如影随形、不曾离去。

首次下潜的日子比他预料的来得快。一大早，深海基地便放了一挂大红鞭，然后是领导讲话和欢送的队伍，小学生为随船远行的人系上红领巾，仿佛他们要去的是战场一般。

站在向阳红9号的彩旗下，唐冉觉得，如果给他的人生画一个坐标，那么有两个小点是浓墨重彩的：一个是蛟龙号开放日，一个是今天。连接着两个点之间的蜿蜒细线，是细碎里包裹着波澜壮阔的日子。

这艘船，从此也是他的母船了！船舱仿佛是一个摇摆着的不倒翁。狭窄的舱室内，有一张横向的小床。唐冉躺了一会儿，要不头重脚轻，要不忽上忽下，像是躺在跷跷板上。他索性坐起来，盯着圆形舷窗。云彩正在自动上升，又被海浪挤走，海平面高了上来。但这种把戏不会太久，下一秒，海浪迅疾下降，舷窗外白云悠然。

付云涛敲敲舱门，唐冉留意到他穿着深蓝色制服，而在陆地上时，他似乎更喜欢白色、浅粉这样明快的颜色。深蓝色改变了他的一部分性格，显得克制、理性，这是在大海上的保护色。

“还适应吗？”

“还不错。”



“一会儿有火警演习，做好准备。”

他们来到甲板上，一只飞累了的小鸟也决定在这里停留。它通体白羽，头顶缀有黄冠，身形有些像某种鹭类。由于橙黄色的眼睛和尖喙几乎长在同一条直线上，它的眼珠像是镶嵌在嘴巴上的装饰。唐冉忍不住留意它的一举一动，而它则用干瘦的、树干色的爪子撑起了毛茸茸的身子。

“这是什么鸟？”

大家问。没有人知道。

船长年纪约五十开外，皮肤微黑，抬头纹纵横，似乎每一条皱纹里都藏着操劳。他详细讲解着船上的起居、用餐、用电、用水事项，舱内行走、甲板行走的要点，以及易燃物品管理规定等。

大副、轮机长和其他船员们一共分为3组，每组工作8小时，24小时不间断倒班，驾驶着向阳红9号永不停歇、披波斩浪。

在船上的第一课是火警演习。每个人都披挂起了救生衣，唐冉发现橙色的救生衣上不但有银灰色的反光带，还配有哨子。他拿起来就想吹，被叶林制止了，“这是晚上落水时，方便大船寻找才能吹的。”

刚整理好，船上就拉响了8声警报，“嘀嘀嘀嘀嘀嘀——嗒”，这七短一长的警报，就是火警弃船信号。全体人员穿着救生衣，戴着安全帽，迅速到达甲板指定位置集合。



近百号人在甲板上站得整整齐齐，他们有各方面的海洋专家，也有普通的轮机工，甚至还有那只飞累的鸟。从今天开始，唐冉拥有了一个新的家庭，每一张脸都是那么聪颖而和善，每一张脸都荡漾着笑容。

在船上，每天都有会议。当蛟龙号不下潜时，潜航员也不能休息，维护、补修、学习理论知识……船上的政委戏言，他是把国之重器交到一群娃娃手里了。

终于有一天，维修报告会结束后，唐冉被留下来，派遣了7000米深潜的任务。他觉得有点儿突然，但并不意外。负责主持下潜工作的政委却以为他吓坏了，解释了一遍：“下潜一般是按照循序渐进的过程，按50米—300米—1000米—5000米—7000米这样的深度下潜。但我们一致认为以你在考核中的各项成绩来看，能适应这样的安排。并且你应该抽出些时间复习文化知识，再考大学去，因此决定让你提前挑战7000米这个深度。上一次付云涛和唐佳霖已经下潜到了这个深度，这是全球绝无仅有的纪录。虽然你已通过学员考试，可是必须亲自完成一次深潜，才算是真正的考试合格。你们这个潜次的主驾驶是付云涛，你要作为副驾驶员配合他，另外还有一位随行的海洋生物学家。不怕吧？”

“不怕！目的地呢？”

“马里亚纳海沟。你还有一个任务，是在考察点布放一面



亚克力做的国旗。”

唐冉领命后来到了餐厅吃饭，在看到 he 终于拿着餐盘走来时，老付远远地扬起了大勺子。铝合金餐盘有三格，老付却给他打了四个菜，还有一碗汤，最后竟然还堆上了水果。

船来回摇晃，盘子企图在桌子上跑掉，人们拿起筷子或叉子拦住它们，并迅速填满自己的嘴巴和胃，但有时还是吃到了鼻孔里，有时叉到了脸，餐厅里的笑声像火苗一样，飘到头顶——一群穿深蓝衣服的“火苗”。

老付则一边跟着船晃，一边抱着他那本记了菜谱的大本子翻个不停，听到大家笑，就从书页上方露出莫名其妙的表情。

唐冉放回餐盘时，老付叫住了他，塞给他一瓶水。

“我有水。”

“不一样，这一瓶是功能型饮料，潜航员我才给。你以为什么人都能喝啊！想得美！对了，这是瓶幸运之水，我给付初他妈妈也带了一瓶，她拿着出海去了。”

唐冉接过来，扭头瞥见老付身后竟然搭了一个简易鸟架。老付见他盯着看，就说：“这鸟，我刚才查了，叫牛背鹭，可能太累了，竟然飞到船上来了。它是不吃海鲜的，我先养两天，等你下潜回来时，就能把它放飞了。”

“为什么要等我回来才放飞？”

“唉，这孩子真愚！这是在祝福你平安回来呢，这不是还



有只鸟在等你，让你心里有个牵挂嘛。”

这时，二副满头大汗地冲过来，见到唐冉，就一把抓住他，“可算找到你了，有人打卫星电话来找你！”

电话虽然被极力降噪，却还是传来“吱吱啦啦”的杂音。唐冉吓了一跳，因为电话里响起了他爸爸的声音：“我跟你讲，咱们店来了个警察……你没惹什么麻烦吧？那就好，你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已经是咱们家最有出息的人了，可不能这时候掉链子……没，我没喝酒，再也不喝了。我儿子是下潜英雄，我得注意个人形象不是！”

警察在唐家的小馄饨店里做着笔录，那架无人机的事被重新提起。

唐冉爸回忆着，第一次见到梅隆时，唐冉正在自家馄饨摊上用铁丝扎一艘船。大概是这一点打动了梅隆，从此他总是过来照顾生意，时不时送给唐冉一两艘船的模型。直到蛟龙号开放日的前一天，他拿来一架无人机，要求唐冉爸替他去拍点儿照片，说是给女儿看的。拍成之后，只要照片，无人机就送唐冉了。唐冉爸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不过，临上船时，他把无人机的摄像头用胶带和口香糖贴起来了。他隐约记得当初潜航员考试时复习过，用无人机拍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是违法的。照片嘛，只要网上找几张新闻图就可以了，无人机还不是轻轻松松手到擒来？



“这个无人飞机的事很重要吗？”唐冉爸小心翼翼地问，生怕影响到唐冉。

“无人机是不能带上母船的，还好你有安保意识。现在没事儿了。”

“我们家可是和间谍没有任何关系啊！都是老实巴交过日子的小市民。”唐冉爸依然心事重重，他这把年纪倒是无所谓了，只是担心会对唐冉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是不是间谍，我们会下定论的，你别再想着投机倒把赚人便宜就行。”

“我？我赚人便宜？梅隆来吃馄饨，我可都是给他打折的，有时候还送个卤蛋，怎么成了我投机倒把了！他差点坑死我，弄一架无人机让我带上向阳红9号，当初要不是我留了个心眼儿，还不定闹出多大事儿呢！”唐冉爸举起手，得意地搔了搔头发。

正说着，付初带着谢蒙和沈鱼跑来店里，问最近有没有见过梅兰竹，说他们打听不到她到底住在哪家孤儿院里。唐冉爸刚要抱怨几句，门口却闪进个人来。所有人一下子愣住了，进来的正是梅兰竹。

唐冉爸迎上来，“可算见到你了，你的这些伙伴都找到我店里来了。”

“叔叔，我找你有事儿。”



“哦，他们也找你有事儿。”唐冉爸指了指付初他们。

梅兰竹没看付初，好像他是空气，“唐叔叔，我想订一个月的馄饨外卖，这是钱。”

“一个月的馄饨？你吃得了吗？”

“一天三顿地吃，怎么吃不了？再说，我爸也喜欢这口，糟蹋不了的。”

唐冉爸上下扫了她几眼，“不对劲儿，哪有一天三顿吃一样东西的？老实说，出什么事儿了？”

梅兰竹两眼一弯，流下眼泪，“我被领养了……”

“好事儿啊，哭什么！”

“我爸老带我来这儿，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你家的馄饨。我怕我走了，他难受吃不下饭，就想给他订上他最喜欢吃的东西……”她吸着鼻子说。

唐冉妈端着一大碗馄饨，拉着梅兰竹坐下，“孩子，把泪擦擦，先吃点儿热乎饭吧。”

梅兰竹直愣愣地看着那大碗馄饨发呆，过了半晌，才慢慢地说：“我爸第一次带我来时，就给我要的这种馄饨。”

“哟，不叫梅隆改叫爸了？你怎么不当着他的面儿叫？他可是老盼着呢。”唐冉爸摇了摇头，表示惋惜，“吃完馄饨，先别走，那边还有好几个等着你的呢。”

不说不要紧，一说到付初，梅兰竹推开碗就要走。沈鱼连



忙跑过来抓住她的手腕，“别走别走，我们真的找了你好久。”说完，她对付初使了个眼色。

付初一步一步走过来，磨蹭了半天，才艰难地说：“我想跟你道个歉，之前总误会你不是好人。你，你别介意……对了，有件大好事儿，你可以和我们一起参加少年潜航员的培训班了。我们找了你好几天了！”

梅兰竹还是不看他，眼神直往天上飘，“我连幽闭测试都没过，培什么训！”说完，又要走。

唐冉妈连忙唤她等一等，递过来一个叠成三角形的小纸包，“这是梅隆上次夹在钱里的东西，还给你。”

梅兰竹好奇地接过来，打开纸包，里边是一张一寸照片。那是她初中入学时特地去照相馆照的，学生证和各种证件上都是这张照片。

拿着洗好的照片时，梅隆一边交钱一边说：“我闺女真俊！”

直到回家，他都还在嚷嚷：“就拿这张照片去报名少年潜航员吧，说不定以后你就是中国第一个女潜航员啦！”

梅兰竹捧着照片，看了很久很久。她感觉再也不能在这家小店多待一分钟了，因为在一张张桌椅间，仿佛还能寻找到一丝父女往日的欢声笑语。

谢蒙不忘在她身后喊：“如果你改变主意了，就去深海基地报到。”



船只犁开白色的浪。大西洋的一部分与太平洋在此交界。浅灰蓝的大西洋和墨蓝的太平洋，如同有人各执一子在棋盘上交锋，互不相让。

每个清晨，天刚擦亮，气象员都会准时放飞一只乳白色的气象气球。当天是否下潜，完全要视气球发回的天气分析数据而定。

一连三天，乳白色的气象气球放飞时，那只牛背鹭都会端详它。它想不明白这个吹口气就能膨胀、没长翅膀的东西是怎么飞的，何况还要吊着一个小小的黑匣子。它从来没有见过它们任何一个回来，这导致船上的人每天都要放飞新的。这劳师动众的，多累啊！

气象云图和海浪预报每 12 小时就要出一份报告，海上没有不间断的晴好时间，只能赶在各种不妙的天气之前下潜。

知道要下潜，唐冉好几夜没睡，他无数次从床头拿起他的下潜服，抚摩胸口那里的五星红旗。虽然深蓝色是船上制服的统一颜色，可是只有正式的潜航员才能穿胸口带国旗的衣服。

清早，船上的每个人都在忙碌着。船员拎着小桶，给甲板除锈补漆；驾驶员常年站着，按照船长的指示谨慎驾驶；报房内，传真、邮件、卫星电话轮番上阵；厨房里又是油又是烟，菜刀在案板上时起时落，老付带着 3 个人要给百来号人做三餐



和夜宵；实验室的科学家分成两拨，一拨在化验采集来的标本，一拨在调试下潜需要的科学仪器。整艘船如同巨大的工房，每个人都是工蜂，每个人也都是蜂王，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为了成就彼此。

“让一让，把甲板清出来！”

只要听到这声音，就知道是开叉车的顾师傅来了。他的升降叉车上装有几百公斤重的压载铁。这些铁砣是由安装小组人工抬上叉车的。因为甲板湿滑，叉车行驶不稳，而且把压载铁准确地装进蛟龙号腹中需要很高的准确性，所以一会儿还要人工抬下来安装。

刚准备安装，就听有人大喊一声：“下雨了！下雨了！”

甲板原来就滑，此刻经了雨水，叉车更是像一只失控的鸭子。

“来人！快来人帮忙哪！”

顾师傅大喊起来，不一会儿甲板上就聚集了三四十人，连政委和叶林都来了。没有人打伞，伞会让甲板更加狭窄，还会妨碍安装。

“实在是太滑了，叉车还是无法准确定位哪！”

“那我们就硬推！”政委转身对叶林说，“再去多喊点儿人来！”

更多的人向甲板聚拢过来，顾师傅只觉得车子轻了不少，想看看都是谁在帮忙，无奈被大雨挡了视线，看东西就像看蒙



了霜花的玻璃，只得大吼：“是谁在那边帮推车，报个名！”

“唐冉！”

“付云涛！”

“唐佳霖！”

顾师傅咂舌，乖乖，潜航员都来了啊！他对着大雨又喊：“谢啦，几位好汉！”

安装主岗张师傅正指挥着小组把压载铁抬起来，他擦了把脸上的雨，没想到擦了一手血。两天前，他装压载铁时这手就受伤了，缝了3针，被雨一冲，又开始流血了。

叶林拍拍张师傅，指着他的手说：“您这手不能泡水，这么折腾，怕不是要感染？快回去休息吧，我顶你的班，我壮实！”

张师傅看了看四周，“别人不走，我怎么能走？别说了，使劲儿吧！”

雨疯狂地浇灌下来，从头顶流到脖子上，灌进领子里。原本身上起了一层薄汗，被一激，散发出一种特殊的味道，从每个漏风的地方蒸腾起来。

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甲板上。水珠淋得大家睁不开眼，只能凭声音辨别身边的人是谁。他们凭着直觉和信任，与同伴肩并肩，站在这颠簸的甲板上。

叉车终于就位，张师傅爬上脚手架，对天大喊一声：“龙王爷啊，你怎么也不照顾着点儿我们的船啊？下这么大的雨，



这一船上下简直活遭罪啊！”

政委在脚手架下听见了，笑着说：“这可是公海，龙王爷大概顾不过来吧。”

“政委，您快回去吧，浑身都湿透了！”张师傅挥挥手。

“没事，反正本来也湿透了。来吧大伙儿，让龙王爷看看咱们的本事！”

数不清的人们肩挑背扛，终于把两侧压载铁都装好了。雨非但没停，反而更大了，甲板上积了水，被水珠激起一个个圆。

“唉，这雨怎么就不停了昵？”顾师傅看着天叹气。

政委还是乐，“大概是龙王爷被感动哭了吧。”他转头四下寻找，“潜航员们呢？就要下潜了，快回去休息吧，别生病了。”

可是左右无人应答，人们正奇怪，忽然有“咚咚”的声音震动了耳膜。那是脚步声，不，是跑步声，和风一起、和雨一起，变成了奔腾在甲板上的一匹匹快马。“快马”冲进了雨的帘幕，冲破了雨的气势，这时人们才看清楚发生了什么。

潜航员们扯着防雨篷布，一张接一张地把它们蒙在蛟龙号上。篷布展开来，像一大片浸泡开的海苔。“海苔”沉重，风时不时过来撩一把，像是在撩一个病人的衣摆。叶林看得气闷，毫不犹豫地坐了上去，唐再也翻身坐上去，压住了翻飞的防雨篷布。

“你上来干什么？”叶林分出一块篷布往唐冉身上盖。



“陪你啊！”

“不用陪，咱俩不一样！蛟龙号是我半个儿子，徐老把他托付给我，从出生到长大都是我带的，你没有这种经历，理解不了吧？”

大家很快搬来各种重物压住了篷布。一场大雨后，所有人的皮肤都冷得透出了骨头颜色，老付挨个分姜汤时，唐冉听到自己的上下牙还在打战。

“净逞能！”老付说他。

“就是！”叶林附和。

唐冉啜一口姜汤，慢悠悠地说：“蛟龙号是我父亲。”

“啊？”叶林瞪大了眼。

“我父亲是上一次被筛下来的潜航员考生，蛟龙号是他的梦，也是陪我长大的梦。你说蛟龙号是你的儿子，那么它便是我的父亲了，精神上的父亲。”唐冉晃了晃手中琥珀色的液体，“所以我这不是逞能！”

下潜的日子终于到了，前一夜，唐冉几乎没合眼。破晓了，他起床穿戴好，去甲板上。风暴过后，飞云低卷，海面紫雾弥散，牛背鹭靠在船舷上休息。

唐冉沿着扶梯，登上蛟龙号顶部，舱门在他面前轰然打开，



他向下看了一眼，觉得那颇像一面盾牌覆盖着的地窖。

一架天蓝色的钢质小梯连接着舱门和舱内。他摘下安全帽，脱掉鞋子，只穿布袜，从那个仅有五六十厘米宽的圆形舱口下到底部。底部也大不了多少，圆形的舱肚直径只有 2.1 米，只是两个孩子叠加的身高。舱底没有座位，只有三块海绵垫，他们三人一个要站着，一个要蹲着，一个则要趴着。

唐冉有点儿束手无策，因为他们三人并没有提前商量谁要用什么姿势。这种礼貌在付云涛看来却是一种拘谨，因此下到舱底后，他直接坐到了主驾驶的位置上。于是唐冉安心地坐在左侧副驾驶位，守着自己的观察窗。

这样的窗子共有 3 块，都是圆形的，最大的一块是付云涛面前的，它和显示屏、密密麻麻的按钮、线路分布在一处。

科学家是最后下来的，唐冉不禁多看了她几眼。她散发着温和的气质，琥珀色的眼珠藏在眼镜后。介绍了自己叫杨敏，她便端着保温杯坐稳当。唐冉这才想起来，他曾经在电视上见过她。那时，他坐在电视前，凝神看着蛟龙号下潜的直播。杨敏是第一个潜入海底的女科学家，她进舱之前，挥手致意，脸上闪烁着骄傲。在那时的唐冉眼中，她似乎会发光。

A 型架把蛟龙号吊了起来，继而推出轨道。舱内的三人如同挂在蛛丝上的小虫子，每一缕风都会使他们东倒西歪。

蛙人们在小艇上载浮载沉。唐冉将脸贴在舷窗上，认出了



曾经一起参加蛙人考试的几位退伍大叔。唐冉知道蛙人工作的所有程序，他默默地在心里念叨：该跳上蛟龙号的背部了，该拔下主吊缆了……蛙人考试那一天冰冷的海水仍然令他窒息，亲眼看着自己的海洋梦远去的绝望感也近在眼前。而此刻，他却蜷缩在蛟龙号舷窗那弧形的线条旁，用另一种方式沉浸到墨蓝的海平面之下。

但他有一种感觉，自那天起，他就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了蛙人大叔之间，陪他们颠簸、呛水、受伤。他在心里默默地感谢着他们的守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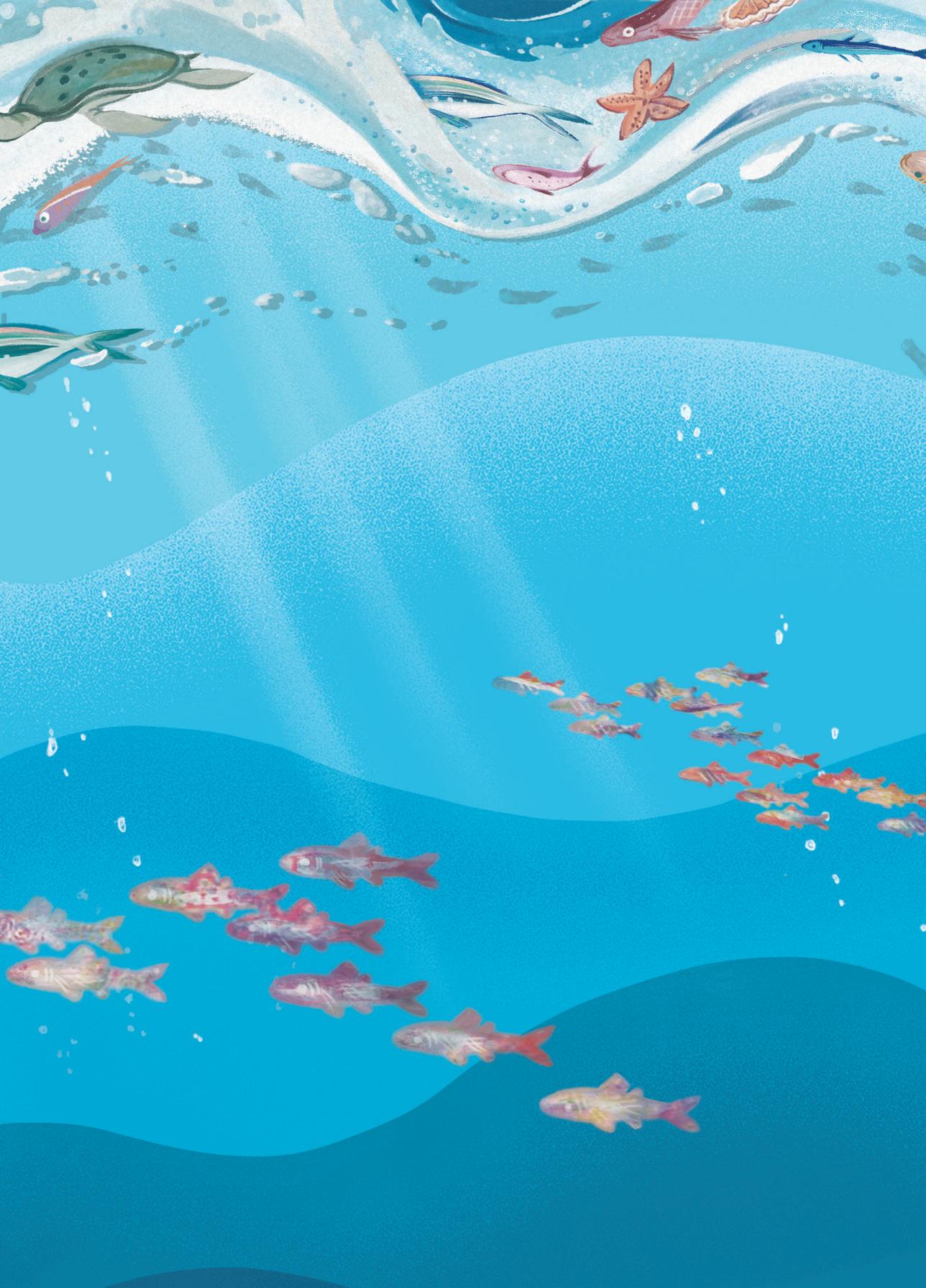
蛟龙号晃得像个盛了一半水的罐子，而且是个架在蒸屉上的金属罐子。唐冉瞥了一眼温度计，42摄氏度。付云涛的发茬上全是汗，一缕缕黏在一起，而他自己的那件深蓝色纯棉T恤则贴在身上。

付云涛却毫不在意这些不适，他习惯性地看了看舱内各类仪表，检查舱内气压表、氧源压力表以及供氧流量计的数字，见一切正常，才启动潜水器动力系统，试做了两个抛载和吸附的动作。

确保螺旋桨、水下照明等设备均正常无误后，他向母船汇报：“舱内设备检查完毕，一切正常。”

“待命！”母船回复。

“水面检查完毕，一切正常，请求下潜！”唐冉发出了请求。





蛟龙



“同意下潜！祝你们顺利、圆满！”向阳红9号上，指挥员的声音洪亮、有力地传来。

蛟龙号抛掉两块压载铁，开始下沉。它吐着层层叠叠的气泡，在果冻般透明的海水中缓缓开拓出一条闪着银光的路。气泡升腾，海波漾起，像极了一匹荡开的透明丝绸。

海山耸立，如沉默的长者
他们在深渊中生长
而不在大地上张望
雪在其中行驶，他们互相注目

第九章

深蓝蓝暴雪





下潜 40 米后，海水的颜色开始变重变浓。阳光的剑直插下来，却斩不断越来越浓稠的黑暗。海水荡漾，把头顶的海面戳出无数凹陷和凸起的气泡。

200 米后，四周一片漆黑。除了黑，还有冷，刚才的湿热一扫而光，舱内的温度从最初的 42 摄氏度迅速降到 20 摄氏度，最后跌落至十几摄氏度。三人裹起了毛毯，仿佛是冰箱里的 3 块冻肉，把牙齿咬得硬邦邦。

蛟龙号前方的机械手蟹爪般挥舞，徒劳地抓起光线，却发现它们渐行渐远。伤心令它的身影逐渐暗淡，把轮廓也隐没了。

若不是显示屏上的数字表示他们正在下沉，唐冉绝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不停地问什么时候舱外完全变黑，付云涛说，只要完全看不到舱外的机械手，就说明全黑了。

彻底的黑暗到来的一刹那，竟然是仓促的，仿佛是纵身一扑，跳将过来一般。

唐冉觉得他甚至能听到潜水器被黑暗吞进腹中的声音。他在想，这片古老的海洋吃下了这么一大坨铁，会不会胃疼。

这一团墨黑兜住了小小的潜水器，深不可测的寂静是网上



的经线和纬线，暗自呼吸、改变形状，正逐渐绞紧、收拢成他们的轮廓。

当他们妄图看穿黑暗，黑暗中的一切也企图看穿他们，这是公平的——他们彼此好像都不够了解对方。

唐冉记录着时间，前后只耗费了半个小时，机械手模糊的影子就彻底不见了。

这是早上的7点33分，在向阳红9号上，阳光给一半的海水涂抹了金粉，人们注视着蛟龙号红色的盖顶漂泊其间，然后便被燃烧的海所伸出的臂膀摀入了自己的胸膛。

深海基地里，“腹泻鱼”小组正坐进蛟龙号模拟器中。模拟器的外形、大小、结构、内部设施都和蛟龙号一模一样，它可以模拟与蛟龙号同步下潜，所见、所听、所闻、所感都和此时深海中的唐冉完全一致。

“原来这个舱这么小！”沈鱼说。

“可不是！你看这一墙的按钮和灯，红红绿绿的，得有上百个吧。再加上潜航员每次要带够能维持84小时的水和吃的，一上潜水器就一人一个背包放在背后，这样下来，人活动的地方会更小。”

“唉，付叔叔和唐冉他们真不容易！在这里边坐着多闷啊！而且温度变化也太大了吧，刚才都热死了，这会儿又冷



得不行！”

舱外，谢蒙正在徐老的指点下，观测监视器上的数据。

徐老指着翠绿底色的屏幕，“你看，整个舱内分为生命支持系统和作业系统两大块。蛟龙号目前下潜的深度、速度，海水当前的盐度、温度，都用黄色字体显示在屏幕上，而蛟龙号行动的轨迹会连成一条黄色曲线。”

“那这儿又是什么？”谢蒙指着屏幕下方一行小字，上边显示着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比例。

“这些是蛟龙号舱内此刻的空气配比。你看，旁边还有湿度和温度。这样即使在母船上，我们也能通过数字分析出舱内的舒适程度。”

“这显然不舒服啊……湿度 49.2%，简直是汗蒸房啊！”

“蛟龙号上的温度和湿度会有几个阶段的变化。起初，蛟龙号停放在母船甲板上，舱门紧闭后完全是一个罐子，又热又潮。而下潜后会很冷，汗瞬间就会变干，如果在舱内不穿外套就容易生病。”

谢蒙拍拍胸口，一副万幸的样子，“还好我没进那个铁皮罐子，我体弱，不经折腾！”

突然，一个身影蹿上了模拟器的扶梯，一下子掀开了舱盖。没等人们看清楚那人的轮廓面目，她就像风一样钻进了舱门。

付初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从舱顶跳下来的梅兰竹，“是你啊，



我还以为蜘蛛侠来了呢！”

梅兰竹推开付初，一屁股坐在模拟器的主驾驶座位上，“我决定接受你们的邀请。但这个位置必须是我的。”

徐老和谢蒙面面相觑，然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我去和梅兰竹打声招呼！”谢蒙爬上模拟器，打开顶上的舱盖，“嗨，你们好，一会儿你们想听音乐吗？”

随着话音落下，付初打了个冷战，有几滴水珠“啪嗒啪嗒”地顺着他的脖子灌进了衣领。

“哎哟，你干吗往我身上滴水？”付初愤怒地对谢蒙嚷嚷。

“那是蛟龙号舱壁上的水，不是他滴的。”梅兰竹觉得他们超幼稚，“现在，真正的蛟龙号下潜深度已经达到500米，外边冷，舱内暖，舱壁上会结满冷凝水。模拟器连这个细节都复原到了。这个时候，舱口壁和观察窗上的水珠如果不擦掉，就会掉进副驾驶的脖子里。”她敲了敲付初膝下的海绵垫子，“那正是你现在的位置啊！不然你想我干吗非要把你推过去坐？”

沈鱼摸出一块干手帕，想擦干所有的水珠，没想到更多的水像雨滴一样，淋了付初一头一脸。谢蒙笑得伏在模拟器上，震动得舱壁“嗡嗡”响。

梅兰竹羡慕他们，可是她不属于他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形成一个温暖的气场，仿佛外人随便一踏入就可以像看到家人一样放松、喜悦，然而她却无法这样。她就像鸵鸟一样，把头



和心理进地里。

徐老在一旁听着，乐得白色的眉毛一颤一颤。这是预备学员们的首次课堂，凑齐他们可真不容易。这几个孩子，付初正直果敢，沈鱼略带小性儿，谢蒙爱玩，梅兰竹心事重重。

第一次知道梅兰竹的事儿，是护士告诉他，有个女孩把录音笔塞进他病房的门缝里偷录。他本想报警，可转念一想，一来他说的话光明正大、不怕人录，二来他也想观察一阵子这女孩到底想干什么。但他年纪大了，眼睛花了，心也倦了，一直懒得去调查。直到付初有一天闯进病房，请他为一个小女孩向考官求情。从付初说出的种种细节推断，需要他求情的女孩和护士说的那女孩是同一个人，他立刻决定要帮她一把。

徐老相信，她凭借自己的力量，能够从漆黑的幽闭舱中走出来，就像相信太阳第二天照常升起一样。她果然没有让他失望，聪敏而锋利，如同被湿棉花包裹的针，外表的絮软下尖锐无比。在得知她的身世后，一切都了然了。

她的成绩很优秀，唯独折在了幽闭空间测试和家庭关系上。徐老力排众议，推荐她加入潜航员预备少年班，这才有了今天的培训。

这些孩子的眼睛中有风暴也有彩虹，虽然徐老这把年纪已经很难好奇，可他还是想要一窥究竟。那些澄澈的瞳孔也曾经属于他，只要用最真诚的眼神对视，老迈就不会再向他踏近一步。



谢蒙用手机播放一首歌，再把外放的小音箱放进模拟器。顿时，歌声充盈了狭窄的模拟器舱壁，在其中四处冲撞。这是叶林曾在采访中提到的歌，是他在上浮和下潜时最爱听的披头士的《黄色潜水艇》——

在那潜水艇的王国里
我们起航逐日
直到我们找到一片碧绿之海
然后我们生活在海浪之下
在我们的黄色潜水艇里

……

在参差坠落的音符中，少年的瞳孔和梦想都闪着光。

付初觉得，这狭小的舱壁像没织完的毛衣一般，正在无限延伸，直至把针脚绵延进了《海底两万里》那泛潮的纸张中。这是他的蛟龙号，也是他的鹦鹉螺号，他是无所不知的尼摩船长，瑰丽的大海骤然缩成双眼中的两个光点。

光点也在唐冉的眼中流转着。一大群发光的浮游生物“啪啪”地撞在他的视网膜上，如同刮起了小颗粒的暴风雪。它们在汹涌的暗流中叹息和扩散，而他们穿行在这场暴风雪中，如同闯进陌生人的家。

黑暗中，一丁点儿光都会分外突兀。蛟龙号下潜时不开灯，一是为了节约电力能源，二是担心灯光会引来大型生物，据说



美国的阿尔文号就曾经被一条大鱼撞出一个大坑。

突然，一道闪烁的流光从窗前飘过，仿佛有谁挥舞着细窄的鞭子，直令观察窗颤抖起来。更多光，无论是圆形的、线形的、点状的，还是成群的、成串的、落单的，都结伴而来了。杨敏知道这些光是不同的生物发出的，也许是虾，是章鱼，是琵琶鱼，或者是花样百出的水母，可她无法看清楚它们的轮廓，就仿佛是那些曾为她指引前行方向的星星，再明亮也永远无法靠近。她唯有在心里计算着流光的频率，一分钟就有十几下飘过。它们在她面前毫不遮掩地炫技，展示飞行和闪烁的高明之处，时而集中成束，时而倏然散开，时而爆发成火树银花，而更多的时候，它们只是眨眼般好奇地闪光，留下单纯的惊讶和疑惑。

没有人说话，四下一片静寂，舱内传来细微的咕噜声，三人竖起耳朵，紧张地分辨，以为是哪里出现了故障。过了一会儿，杨敏才带着歉意地说：“这是我肚子里的声音……”

“你不会饿了吧？”付云涛回头问她。

“嗯，因为舱内没有厕所，所以我从昨晚开始就停止喝水了。今天早上只吃了一块饼干和一个鸡蛋……”

黑暗令饥饿的感觉涨大了几倍，也许里边还混合了寂寞和恐惧。杨敏往后微微一仰，靠在一排蓝色氧气瓶上。在她背后，这样的小钢瓶足足有7行6列，排列得整整齐齐。这些氧气是生命支持系统的一部分，可以供他们三人在水下呼吸84个小时。



他们蜷缩在逼仄的舱内，让杨敏想起她培育在器皿中的稀有细菌，它们又脆弱又美丽，往往只能存活几十个小时，一点点生存环境的改变便令其朝不保夕。当时她曾怪过它们的脆弱，而现在，他们和细菌毫无二致，仰仗空气、水、阳光而存活。怎么能忘了，生命，仅仅是一口温暖软糯的气？

她戳了戳唐冉的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开灯啊？”

“等潜水器坐底，或者悬停作业时就可以了。那时咱们就到达这次下潜的目的地——挑战者深渊了。”

“挑战者深渊的深度在6000米以下，生物会变得非常稀少。可惜我们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也许抹香鲸正与我们擦肩而过，成群的鮫鱈鱼正举着自己头顶的‘灯笼’捕猎食物，幽灵鲨正好奇地嗅着机械手……”

我可不想被抹香鲸拍成球，唐冉心里想。

“我发现下潜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做，就像做梦一样。这种时候，你一般都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日本的潜水器发现过古鲸遗骨；美国阿尔文号深海潜水器不仅在地中海中找到了遗失海底的氢弹，还曾考察了泰坦尼克号。那我们呢？当我们浮出水面时，又会把什么带出去呢？”

“哈，我可完全没想这些……哦，对了，我关心被我吊在蛟龙号外边的塑料泡沫。我把那些泡沫板雕成小鱼小熊小星星



的形状，让它们经受深海压力，变成‘压缩模型’，好带回去分人。喏，父母各一块，我儿子一块，我自己也要留一块。”杨敏打趣地说，过了一会儿，她又轻声问，“说真的，你们俩不怕吗……”

付云涛打断了她的话：“请两位密切注意自己的观察窗，避免与海底物体近距离接触，若有异常请及时汇报！玻璃观察窗是咱们潜水器最脆弱的地方，一旦出现了裂痕，海水就会像手术刀一样瞬间切开钛合金的外壳和我们。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观察外边，及时告诉我两侧的情况。”

唐冉和杨敏答应一声，各自忙碌起来。唐冉用摩尔斯码向水面发了信号，三短声，●●●，表示一切正常。

几千米的海面下无法架设电缆，电磁波又只能传输百十米，进了水里就鱼一般散开了，无从追踪。而声波作为传输手段反倒更适合深海的环境，所以蛟龙号被设计成了使用声波来通信。但是，运用声波传输数据，也有个巨大的问题：线路经常“堵车”，如果同时发送声音、图片、视频，就会经常被卡住。所以除了上传深潜重大发现以外，蛟龙号只用摩尔斯码简短地向母船传信。绝大多数时间，母船和潜水器渐行渐远，却依然心怀彼此，各自横渡茫茫大海。

可是，纵使有着千般的周密，做好了万般的准备，唐冉觉得自己仍然是害怕的。这害怕不是担心潜水器有安全漏洞，也



不是害怕黑暗、苦闷、幽闭，而一种轻飘飘、无以寄托的虚浮，是上下四方、无着无落的空寂，仿佛是行至绝境，用一豆灯光，守着细弱而飘摇的呼吸，怕它燃得太久耗尽了神，又怕它熄灭，从此无人知晓。

付云涛通知他们：“咱们的潜水器正以每分钟 36 米的速度匀速下潜。一会儿，我们要准备悬停了。”

悬停，顾名思义，是如针卧水面、茶悬杯中。然而舟行水动，浪涌来去，动物忽左忽右，植物悠游款摆，这一切都会干扰潜水器，使得它不停地涤荡摆动。可是蛟龙号却能如定海神针般稳住，这可是目前国外的深潜器尚未具备的功能。

杨敏伸了伸僵硬的腿，“我们下潜多久了？”

“两个多小时了。”

“深度呢？”

“正在测算。”

付云涛凝视着显示屏上的数据，声呐正把反馈回的数据测算出来。声呐就是蛟龙号的眼睛和耳朵的集合体，在海底视力有限，一切只能用声波感知。蛟龙号向四周发射声波，声波遇到障碍会反弹回来。一来二去，电脑便将周围地形测绘出了一张网状图。

从声呐的反馈来看，马里亚纳海沟呈弧形，如同一只巨大的汤勺。如果把水抽干，那么海沟中并非全是深渊，还有大大



小小的海山，动辄几千米高。

海山耸立，如沉默的长者。他们不在大地上令人抬头张望，而选择在深渊中生长，仿佛是为了填满这些空洞的沟壑而存在的。

“当前深度，7000米，这个深度，是第二次来了。潜水器距离海底47米，准备坐底。”

付云涛启动按钮，从蛟龙号那鱼形身体的下腹部两侧，滚出了两组压载铁，直扎海底。那两组铁砣，方头方脑、有棱有角。每次抛下多重的压载铁是早在地面上就计算好的，事关海水的温度、深度、盐度，丝毫马虎不得。若是轻了，便潜不下去，重了又浮不回来。

付云涛清晰地记得，他所参加的第一次下潜，只是一场百米海试。潜水器下了水，却一直浮在海面上，潜不下去。徐老站在岸上直叹：“唉，还是太保守了！轻了、轻了！”说的就是压载铁轻了。

8组水下灯“啪”地亮了起来，黑暗被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个狭窄、生硬的缺口只是一圈扇面的大小，只能照亮周围几米的范围。

三双黑色的眼睛在猛然到来的亮光中适应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那片晃来晃去的白色不是眼花，而是雪。



蓝色灯柱的照耀下，暴雪翻动银芒。

离海床仅有3米了，蛟龙号顶流前行。付云涛在左右观察，寻找坐底的位置。

茫茫大雪在海水中纷纷扬扬。和地面上的雪不同，这里的雪既不像盐粒子也不像鹅毛，更像春天时的柳絮，一片片、一团团，无主地、自在地上上下下翻浮。

“海雪！”杨敏爆发出一阵赞叹，“你们看，它们和地面上的雪构成完全不同，却一样漂亮！”

唐冉又要看海雪又要看地形，错不开眼，“这些‘雪’其实是浮游生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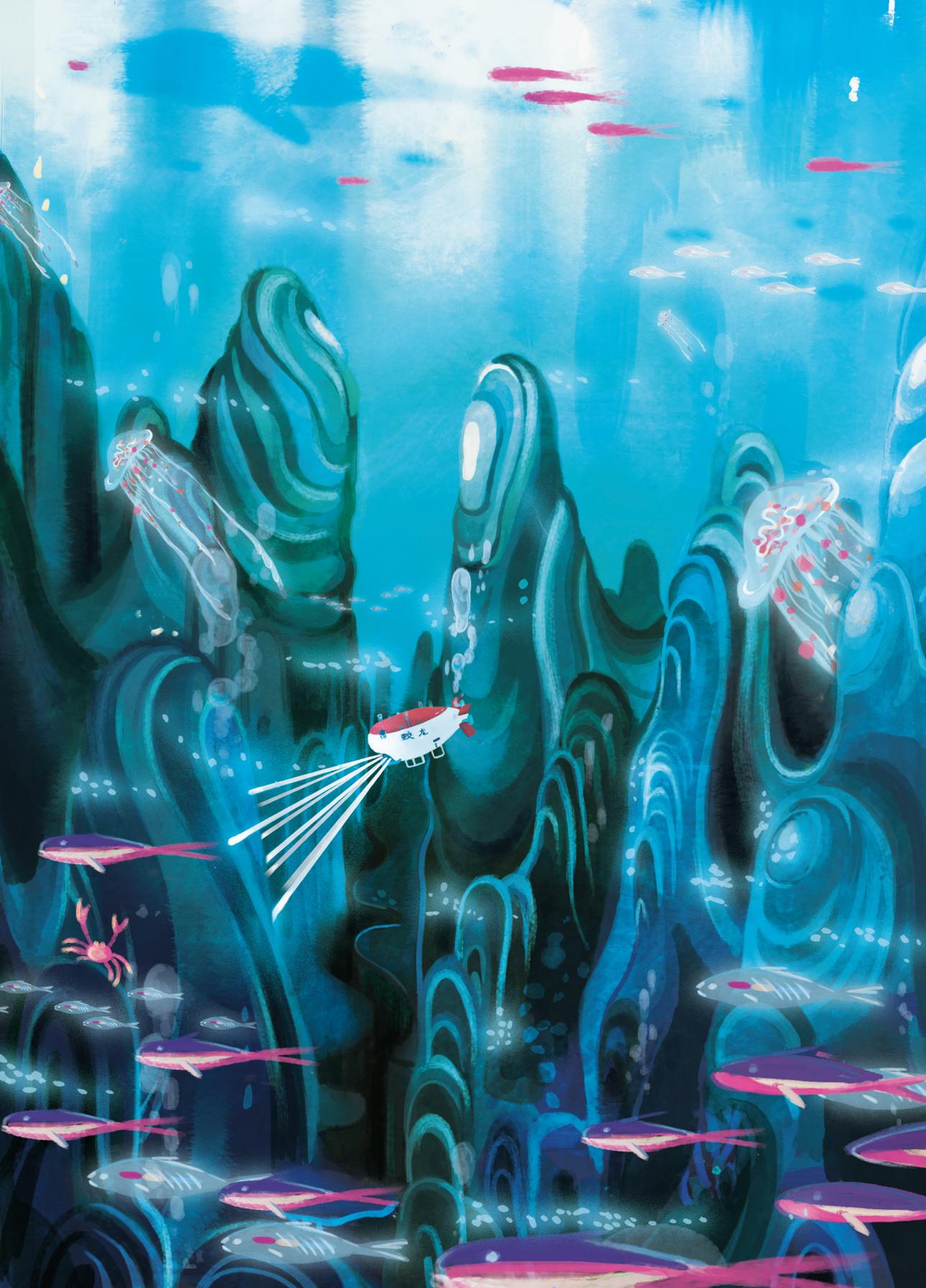
“是的，不止这些。动物的残骸和粪便啊，将死未死的浮游生物啊，古老的细菌啊，还有泥沙、灰尘，被海底的黏性物质凝聚在一起，就变成了这样。”

“呃，残骸和粪便……”

“听起来好像很脏，可它们却是海底很重要的构成部分。这些在深海生活、一辈子见不到光的生物都靠这些‘雪’做口粮呢！”

一谈起自己的专业，杨敏就变了。那种疏离冷静的学究气一扫而光，变得孩子般欢欣鼓舞。

每秒0.2米、每秒0.1米……蛟龙号关闭了动力，速度越来越慢，最终“轰”地扬起一片浅黄色的泥沙，稳住了。





泥沙散开，如沉重的云升腾。继续散，露出这辽阔的，全无人烟之处。

窗外的景色富于变化，石水分层，有好几个调子，蓝、黄、灰、白，都打碎了，被渲染和过渡成冷峻却绮丽的颜色。连那些伸着犄角、面容狰狞、疙疙瘩瘩、左突右冲的岩石都被漂染上了一层蓝绿色。

唐冉说：“我觉得我们有点儿像外星飞船，砸在了陌生的星球上……”

杨敏反驳道：“这可不是陌生的星球，这就是咱们的老家。咱们就像在老家里发现了一条暗道，又黑又长又冷，可咱们还是忍不住跑来参观了！”

“这些岩石长得一个拳头一个拳头的，像榨菜球儿……”

“的确很有意思，付云涛，能不能帮我取一块沉积物做样本呢？”杨敏问。

“沉积物？”唐冉惊奇地问，“岩石在你们这个领域里的专业名词是‘沉积物’吗？”

“不太一样。岩石是经过长久地质年代演变形成的，海底沉积物是指近代形成的，像那些来自陆地河流的泥沙啊，火山灰、陨石啊，以及海洋里死去的生物的甲壳、骨骼，它们沉落到海底，形成沉积物，一般不很坚硬。”

“那不就是海底铺着的软泥？难道不是研究古老的岩石更



有价值？”

“你听我说啊，软泥当然也是沉积物的一部分。但沉积物经过长久的演变，也就成了岩石。已经坚不可摧的岩石我们很难取走，年轻的沉积物却可以拿回去研究。”

付云涛专注地操纵着机械手，问：“你要哪一块？”

那些沉积物和岩石在付云涛和唐冉眼中并无区别，它们硕大、危险，棱角分明，毫无规则、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虽然沉默着，却仿佛在海底洋流的叩问中，发出铿锵的声响，回荡在潜水器周围。

杨敏犹豫不决，“呃，选那块大的吧……等等！那一块上好像有一只红色的生物幼虫！”她的声音陡然拔高，“这里有生物啊！马里亚纳海沟的生物得是多么顽强啊！一定要帮我抓到那一块有幼虫的！快快！”

付云涛似乎习惯了这种一惊一乍、无限热情的样子，依旧冷静地操作着机械手。那两只钢铁的手臂就相当于他的手肘、胳膊、手掌，和他的手臂一样，大臂小臂粗细不同，粗臂抬举重物，细臂则可以抓取、夹起标本。

然而，唐冉知道，一个最简单的抓取动作，也需要在陆地的模拟室内练习成百上千次。它们更像是一具装甲，需要注意力和体力的支撑才能与人类的手臂合二为一。

付云涛控制着操纵杆，寻找那块有幼虫的沉积物。所谓的



幼虫就像一根衣服上的线头，细若游丝、左摇右摆。囚在这狭窄如鸟笼的潜水器中，游弋、遨游几乎已经是人类的极限，却还要在绝对辽阔、神秘的海洋中，找一条带幼虫的石头，这和大海捞针有什么区别！

杨敏按捺不住，忍不住朝观察窗附身过去，“在那儿！”她的注意力全放在那小小的生物上，右手不经意地按下了控制台上的一个按键，只听“啪”的一声，一包东西炸弹一般被投放了出去。

那是带在蛟龙号上的一包肉，杨敏竟忘了投放键的存在，不经潜航员允许，操作任何仪器都是大忌！

付云涛一惊，刚稳下心神，就发现一道峭立的石壁赫然出现在面前，他们差点儿躲避不及，一头撞过去。付云涛紧急“刹车”，可蛟龙号却被一股巨大的海流裹挟着，向后退了一截。身后是马里亚纳海沟无底的深渊，1万多米，连光线掉下去都会被吞噬。

付云涛和唐冉都白了脸，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些古老的石壁足有百米高，直直地插在那里，直达天庭一般，以一种盛气凌人的姿态凝视着他们。

隔着惨白的灯光，隔着仅有1米厚的玻璃，他们和深渊贴面对峙着，蛟龙号则仿佛被网缠住了翅膀的鸟儿。

“我们的前方是石壁，后方就是深渊。”冷静的付云涛，



声音里也出现了一丝丝颤抖，但仍然很轻，轻如微风下树叶的颤动。

“很危险吗？”杨敏问。

“海流刚才差点儿把我们卷下去，幸好稳住了。蛟龙号现在就像是走钢丝的铅球。”唐冉心有余悸地说。

这里的地势就如同陡峭而垂直的楼梯，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平台。蛟龙号目前正停留在一条窄沿上，球形的舱体稍微往后一错，就会失控滚进更深的深渊。

“你知不知道，你一个举动可能要了我们的命！如果我没看到地形，一头撞上去的话，会怎么样？这是海底，7000多米深，而我们的氧气只够用84个小时，如果出了事，母船甚至都没办法及时营救我们！上一次下潜你就犯过同样的错误，蛟龙号的观察窗都被‘黑烟囱’烧黑了。你是科学家，怎么这么冲动！”

付云涛鲜有发怒，此刻却忍不住。杨敏不吭声了，她虽然不懂操作潜水器，可也知道事态的严重性。霎时，她觉得自己身体里所有的血液都凝结了。

蛟龙号小心翼翼地离开了那里，三人却发现自己被包围了。几个不速之客正循着肉味儿而来，它们是海参、狮子鱼和不知名的管状生物。只见它们正如同追逐着空中翻滚的绣球一般，追逐着那一包肉，这场景让唐冉有一种正在广场上喂鸽子的错觉。



舱内一片寂静，舱外却热闹非凡。

三人感慨万分地望着观察窗，这里居然有这么多生命！在这地球上最深的地方，阳光绝无可能照到之处，竟然有生命存在。这个深度，蛟龙号每一次拨开水花，向前游动一寸，都需要用推开一辆坦克的力量，可它们却游得那么轻盈、漂亮。

颜色招摇的海参，款摆身子的狮子鱼，透明的、连内脏都看得清的管状生物，火花似的嵌入眼底、心底。仿佛有一双柔弱无骨的手，正挽起一朵一朵幽兰，使它们绽放在墨蓝如夜幕的深海。

出乎意料，那些小家伙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危机。深海里没有天敌，只要随着性子东探西探就能好好地过完一生。就连海参的长相也非常特别，不同于浅海表层那些五短三粗、黑不溜秋的海参，深海海参体色艳丽，每一只都是扎眼的荧光色，有紫有白，有红有黄，腹部下方挂着一圈软绵绵的管足，看上去像挂在超市里的地板刷。也许是对眼下的生活颇为满意，无须控制体形以便钻进狭窄的缝隙，它们把身体也抻长了，每一只都足有三四十厘米长，带着一种懒洋洋的意味。

“它们怎么会是五颜六色的？”唐冉问杨敏。海参在他的印象里一直是黑黝黝、滑溜溜、黏糊糊的，眼下的这几只竟然有些可爱。

“我不知道，可能是海底特殊的硫化物导致的。我们能带



一些回去研究吧？”

说话间，付云涛已经用机械手掰下了一块沉积物。那玩意儿看似坚硬，实则豆腐一般，一触即碎。机械手小心地把它放置在前方的采样篮里，然后伸向了紫色海参。

海参算盘珠子似的，被碰一下，就挪上几厘米。再戳就再挪，没睡醒似的。有一条狮子鱼一直在旁参观机械手。深海本不是狮子鱼生活的水域，它们喜欢在珊瑚礁中，背着一身毒刺去攻击其他鱼类，然而这一条却退化了，全身一根刺都没有，像是被拔秃了，皮肤如蛋清般滑腻，眼睛退化到小如绿豆，身子卷动着向前游弋，看上去像老要去咬自己尾巴的小狗。

紫色海参把身体曲成S形，一扭一扭逃跑了。可惜它算错了方向，一头逃进了采样篮。在机械手关上篮子盖之前，白色的狮子鱼也滑了进去，紧挨着海参。采样篮的盖子“啪嗒”一声合上了。

他们操纵蛟龙号，继续在海床上前行，按部就班地采集生物、海水和岩石的样本。3个小时过去了，唐冉渐渐感到疲惫涌上四肢，对于他这个新手来说，今天的工作无论心理还是生理上，都是巨大的考验。

终于，付云涛长吁了一口气，宣布道：“今天的采样任务完成。小唐，接下来准备布放国旗吧！”

唐冉和付云涛换了位置。主驾驶的观察窗外，海雪直扑过来，



轻推玻璃，洋洋洒洒，湿漉漉地要扬到脸上般。水流和推进器的声音合在一起，“嗒——嗒——”，在舱壁内外涌动，回声四起。唐冉觉得自己仿佛也变成了一片雪，手下的动作也随之轻盈。那面亚克力国旗，只有手掌大小，旗面展开，仿佛猎猎生风，鲜红鲜红的。唐冉用了机械手最细的几根指头，轻轻捏着细细的钛合金旗杆。

在舱内控制机械手，其实只能通过一个可以模拟人类关节的、话筒般小巧的摇杆。把国旗从采样篮中取出来，再插得笔直，这么一个地面上简简单单的动作，却让唐冉紧张得满脸是汗。稍有不慎，国旗就会飘落在海中。而且那些沉积物要么硬了，插不进去，要么软了，国旗会倒。机械手必须由上往下竖直着来，他的胳膊和腿一起摆，脑袋一摇一摇，嘴里“哎哟哎呀”，终于圆满完成了。

在这 7000 米的深海里，五星红旗映着蛟龙号的灯光，仿佛一簇跳跃的火焰。潜水器一动，水就荡，推了推国旗，“火焰”燃烧得更亮了。

杨敏用手搬着腿，给僵硬的膝盖挪了个位置，又拿出两片膏药，“这两团凉的哟，一边贴个暖宝宝焐焐，你们要不要？”

付云涛和唐冉都摇头，杨敏又拿起保温杯，“西洋参水泡枸杞，来不来一口？”

两人正忙着和母船联系，申请上浮，没人吭声。



得到批准后，潜水器又抛出两组压载铁。

“向9，向9，我是蛟龙！我们已抛载上浮，现在深度7060米，现在速度每分钟36米，报告完毕！”

他们的声音穿过水波，飞跃海沟，有64秒钟的延迟，才能显示在母船的显示屏上。

这64秒，他们又检查了一遍潜水器的性能和设备，确定正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才拿出背包里准备的水和压缩饼干。这个时候要是有一碗热乎乎的泡面该多好啊！

上浮的路就像坐着从矿井升回地面的电梯，他们驮着深海里的宝藏，沐浴着神秘的光，一路升起。而海面上的人们正伏在船舷上，像被光吸引来的小蛾子，向蛟龙号聚集。

唐冉拿出一沓贴纸，一张张往氧气瓶上贴，一边贴一边默念：绝对盐度、海洋渔业、落潮、海陆风、堡礁、蓝指海星、远洋白鳍鲨、黑潮……所有的氧气瓶都像穿上了衣服。

“这是在做什么？”杨敏问。

“做好标记，这样下次下潜，我就会认得它们了。它们也是我们的战友，对不对？”

杨敏笑笑，原来他暖暖的深蓝色夹克口袋里藏着这些小玩意儿啊！她小时候也喜欢贴纸，便伸手要来几张一起贴。潜水器安静无声，他们听到满心的欢喜。这声音原本被封闭在荒凉浩瀚的海水之下，此刻，因为正在上浮，海水颜色逐一变浅，



它逮住第一缕渗透进来的阳光，晃悠着溢出潜水器，比他们更早到达了海面。

海面恍如蓝色丝绢，飞鱼一滑而过，沥下一串水滴，涟漪圈圈漾开，是绢上的褶皱。

小艇停泊，蛙人跳下海，向他们围拢来，在太平洋冰冷的海水中，试图透过蛟龙号的观察窗，看到他们的脸庞。

在舷窗外，人们正在微笑，正在呼唤，即使那声音还很遥远，还听不真切，可也足以让人心安。

终于回家了，唐冉这才抛掉心里的压载铁，向舱顶轻轻吐出一口气。



第十章 海上晴或雨

海上的太阳和雨滴落下即化
你欢乐的脸颊，燃烧在我眼中
海水还未席卷，你的笑正在生长





已近傍晚，深海基地的训练室亮起了灯。蛟龙号模拟器的舱门自上方打开，光线涌入，照着舱内的3张脸，那上面没有倦意，只有兴奋。

付初和沈鱼沿着垂至舱内的小梯子爬出，膝盖酸软，使不上力。几个小时的蜷缩，令腿脚僵硬发麻，他们个子小，尚且伸展不开，3个成年人只会愈发觉得内舱局促。梅兰竹缓缓站起来，在舱内环视一圈。一排排指示灯，有红有绿，嵌满舱壁，像是她的好奇心那样闪烁。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她想，仅仅看到，而不记住它们的功能和使用顺序是不对的。

她回忆着付云涛的操作步骤，模拟器的显示屏与真正的蛟龙号相连。突然，她感觉到屏幕晃了一下，抬起头，屏幕上的画面令她惊呆了。

向阳红9号上的蛙人挂好了主吊缆，蛟龙号被缓缓提起，突然又重重坠回海面，如同被海鸟摔在水面上的银鱼。整个潜水器摇摇晃晃，而海面上浪涛耸动，时时要将它重新淹没。

1、2、3、4……整整12次震动，12次提起又回落海面。最后，蛟龙号陷入波涛中，晃得像是一件晾衣绳上抖动的衣服，模拟



器内也一并抖动着。

徐老的电话铃声尖锐地响了起来，节奏像是绷紧的弦。他接起电话，听了一会儿，脸色渐渐凝重。

付初跑到电脑前，谢蒙正在研究蛟龙号上传回来的数据。海图上，蛟龙号走过的轨迹如同一条盘旋的蛇。

徐老挂了电话，匆匆走回来，“我得去机场买张机票，飞到太平洋附近。”

“现在？”谢蒙和付初一脸震惊。

“因为A型架左舷马达的外臂爆裂，蛟龙号无法从海面吊起，潜航员可能被迫在海上过夜。不多说了，我得赶紧走。”

“我能陪您一起去吗？”付初连忙问。

“还有我，我们也想去！”沈鱼和谢蒙也凑过来。

“去这么多人干吗？马达爆裂，就像是机械臂骨折，是我这个总工程师的失责。”

“可您需要人照顾！”

“别浪费那时间，付初可以照顾我。谢蒙留下，继续学习观察屏幕数据变化，如果有紧急情况就给向阳红9号上打卫星电话，一会儿我把号码留下。沈鱼守着模拟器，观察潜航员的情况。咦，梅兰竹呢？”徐老巡视一圈，没有找到她，只得作罢。

来不及收拾行李，徐老和付初打算打车前往机场。刚出大门，一辆出租车就适时地滑行到他们面前，打开车门，副驾驶座位



上坐着梅兰竹。

“你怎么在这儿？”付初大惊，“你不是还在模拟器里吗？”

“早出来了！这种事情怎么少得了我！”她拍拍背包，“我还帮徐老带了些药呢。”

他们乘飞机，换邮轮，辗转了一个晚上，终于在黎明前到达了向阳红9号。

甲板上聚满人群，政委正在指挥起吊，看到徐老惊愕了几秒，连忙扶他上船。A型架左舷马达的外臂爆裂引起漏油，喷射的油花如鲸鱼的水柱，被晚风抓住，发出尖锐的、呼啸的叫声。

蛟龙号在海面上载浮载沉，如同一只矿泉水瓶，偶尔浮上来喘一口气，潮湿而咸腥的空气只能够到它红色的顶部，白色的身子则无法得见。

戴着安全帽的工程师和维修师在甲板上穿梭往来，进行紧急施救。徐老拿起一顶安全帽扣在头上，走在最前。

“无关人等退后！”政委命令。

徐老注视着水面，一根主吊缆如同废弃的脐带，奋力拖住蛟龙号，又无力提起。

“收不上去，液压不够。”他判断道。

实际上，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几近失明。他先是捕捉朦胧的光影，再从光影中寻找凸起的轮廓，就像在抓住已经遁入空气的烟。可即使这样，做出判断也仅仅用了不到一分钟。



“那怎么办？会不会给潜水器造成巨大损失？”政委问。

“现在不该考虑机器，重要的是人！潜航员和科学家的生命才是无价的！先让主吊缆松开潜水器，这样他们会舒服一点儿，不然震动得太厉害了。”

徐老鹤立于船头。付初努力抓住扶手，才能分出一只手搀扶他。

蛟龙号每一次被波涛托出，人们都急切地张望着，想要看到潜水器中的三人，同时全船放声大喊三人的名字。呼喊，似乎不是为了对方能够听到，而是为了把自己的焦虑赶出肺腑。

徐老向蛙人们吩咐了几句，只见他们重又爬上蛟龙号的背，不甘心地松开了主吊缆。

人们或无力或沉默，眼睁睁看着蛟龙号被流放。在海上，脱离了母船的生命就像小纸片般，只能随波逐流。

付初突然想起什么，像炮弹一样冲向厨房，直嚷嚷：“爸！爸！你在哪儿？”

老付包好了几百个饺子，正琢磨着什么时候下锅，就听到一个人在喊爸。嘿，这哪家的熊孩子，跑科考船上找爸爸来了？正想着，和付初撞了个满怀。

“你怎么来了？”

“没空解释这些！你和我妈有没有紧急联系方式？”

“啊？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其实是想联系大洋一号，想让我妈他们一起来帮忙营救蛟龙号！”

老付很快就明白过来，直说这是好主意，连忙带他来到船长室。

“现在是晚上，大洋一号可能不会留意到我们发出的求助信息。”因为操心，船长的长脸显得更窄了，他头发很黑，额上皱纹却深。

“您可能联系不上大洋一号的船长，我却不可能联系不上我妈。我妈才不会忽略任何一条关于我的信息呢，她恨不得在我身上绑个雷达。”

船长转身去打卫星电话，趁这空当，付初给妈妈发了一封邮件，上边只有一行摩尔斯码：

●●●●●（潜水器紧急情况）。

暮色下，海黏稠而沉重，拥有石油的质感。唐冉觉得热气正从体表流失，他想变成鸟，把脖子向后弯折，插入羽翼中。

每隔 15 分钟，母船就会呼叫一次蛟龙号。这不仅是为了确定他们的方位，更是为了了解三人的生命体征。

付云涛搬起自己的腿，放到另外一边。蜷缩得太久，膝盖就像是两个木碗，扣在大腿和腿肚交接处，任意摆弄而麻木不仁。



唐冉正忙着把蓝色氧气瓶上的贴纸撕下来。

“你这又是在做什么？不是刚贴上去的？”付云涛问。

“我把还没用过的氧气瓶上的贴纸撕下来，这样就能计算出氧气还能支撑多久了。”

“生命支持系统最长能支撑我们 84 个小时，扣掉下潜至今的十几个小时，也还有几天的时间。最可怕的事情其实不是氧气，我担心的，还有别的……”

“别的是什么事？”

这时，蛟龙号内的无线电通信系统嗡鸣起来，不久，便传来徐老的声音。

“你们仨还好吗？母船正在抓紧维修损坏的马达，争取让你们早点儿回家。小付，你要时刻注意潜水器的吃水线，如果突然加深，要立即向母船汇报。大家都记挂着你们，等你们回船上，吃团圆饺子……”

付云涛瞥了一眼吃水线数据，那条隐约的线被大浪吞下去又吐出来，那可是唯一能拴住风筝似的潜水器的救命线啊！

“知道徐老为什么让我留意蛟龙号的吃水线吗？他是怕咱们的潜水器掉回深海。浮力块是拧上去的，像螺丝一样。浪打来打去，潜水器晃来晃去，有可能会使它松动，甚至脱落。一旦那样，我们就会失去浮力，直接往下沉了。”

唐冉闭上嘴巴，可牙齿却在咯咯作响。突然他感到肺腑翻涌，



找出袋子吐了几口。因为没吃东西，吐出的都是水。

杨敏拍拍他的背，递上了水杯，“喝点儿枸杞山楂水吧，能压制一下恶心。”

“谢谢，您怎么这么冷静？”

“大概是知道慌乱也没用吧。实际上，我的第一次下潜，吐得比你还惨。那是在西印度洋，下潜员有小付和唐佳霖。我们发现了一处新的海底热液区。热液区，就是在海底火山附近，冰冷的海水遇到炽热的熔岩，形成一种像烟囱似的物质，从中喷出滚滚黑烟。那附近温度极高，能达到两三百度，黑暗、无光、高压，可那样的地方，也聚集了无数人类还没有命名的生物。那一次上浮，潜水器无法抛出压载铁，动力系统又突然不工作了。也就是说我们本该靠推进器，用两个小时浮上水面的，可当时却只能靠海水的浮力，慢慢地把我们带上来。最坏的可能是，当海水浮力变小，潜水器的重量大于浮力时，我们就会掉回深海。是不是和今天很像？”

“我知道这件事，我看过纪录片了，可惜被我妈把电视关了。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惦记着，后来你们怎么样了？”唐冉问。

“我们就像坐在失去方向的热气球里。唐佳霖在冷静地观察潜水器仪表，而我却在认真地考虑要不要写遗嘱。包围我们的大海既狡猾又神秘，可我那么爱它！我在心里想，如果我们能活下来，多听听大海的秘密就好了，我会把它们翻译给很多



人听……那真是漫长的上浮，又冷又困，好像连我的血液都变成了蓝色的。”

“你们自己浮上来的？”

“是啊，推动器自始至终都没恢复，我们奇迹般地只靠海水的浮力回来了，是大海允许我们活下来的。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也会一样的。要相信，大海可是我们的使命啊！对不对，小付？”

付云涛打了个盹。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张纸，被封在上颠下倒的漂流瓶里。船从近旁驶过，可没有人发现他。他就要这样永远漂流在海上了吗？

不要不要——他猛地醒来。

通信系统为什么没有响？如果母船没有得到他们的反馈，那该多着急啊！难道他竟然睡了这么久，错过了蜂鸣？还是通信系统坏了？他睡意未消便急忙去摸对讲机，却发现脚和胳膊都麻了，使不上劲儿。

似乎发现了他的心急，唐冉安慰道：“我已经和母船联系过了，你再睡会儿吧。杨教授见你睡了，才发觉她自己也撑不住了。”

杨敏枕着自己放装备的橙色大包，也睡着了。

“那你呢？还吐不吐了？”

“没什么可吐的了。还不知道要熬到什么时候，咱们两个



轮流睡。如果我困了，会叫醒你换班的。”

付云涛看着潜水器外，一片黑茫茫。茫茫的天，茫茫的海水，母船所在的位置亮着隐约的灯。黑暗却一直在拉开他们之间的距离，母船变成一座漂流的灯塔，越想靠近，它漂得越远。

真黑啊，他觉得自己也要变成那团黑里的一部分了。只有借着远处那点儿光，才能想起自己在哪，是什么人，该做些什么。

“云涛哥，如果到我们的氧气用完，还无法回到母船，该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

“想过。但我不愿意深想。”

“怎么？”

“如果氧气耗尽，或者潜水器下沉，那么我们3个人就必须出舱。可一旦打开舱门，就会进水。我跳出去没问题，但在那之后，只来得及再拉上来一个人了……”

唐冉沉默了片刻，再次开口时，声音平稳冷静：“杨教授说，我们都是使命的人，她相信自己不会死。如果非得要舍弃一个人，就舍弃我吧，毕竟我只是个学员。死了我，是对国家损失最小的。”

“什么死不死的！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付云涛用力拍了拍唐冉的肩膀，“你啊，死不了！就算你不相信我，也总该相信国家，相信母船，更相信蛟龙号。别想了，去睡觉吧，这儿有我。”



深夜1点，轮机工挥舞着比胳膊还粗的大钳子，拆卸着坏掉的马达。徐老说，马达的外壳已经碎了，必须用新的零件去代替。不过，这远不是什么容易差事。

海风冷硬，坏马达又在高处。只得搭建一个简易吊笼，轮机工站在里边，用起重机吊起来。头顶是起重机巨大的钩子，风一吹笼子一晃，“吱吱嘎嘎”，摇摇晃晃，像在海面上走钢丝一样。风真是大啊，远处什么船的灯光跳动着，火焰一般。

那团火焰竟然逐渐变大、变近，能照到轮机工的脸膛了。火暖烘烘地照着一行字，待一看清楚他就大叫起来，那是大洋一号！

一待大洋一号靠近，付初便看到了妈妈，她穿着出门那天的紫色夹克，手搭船舷，发丝缭绕在耳边。

“妈——妈——”付初奋力挥舞着手。

都兰在忙着记录仪器的指标，晶亮的眼睛只在他身上流连了一下，挥了挥手。付初发现，妈妈工作的时候，有点儿陌生，有点儿距离，仿佛她正活动在电影的镜头下。

“你妈妈怎么瘦了！”不知何时，老付也冒了出来，“我得给她接到向阳红9号上补补！”

“喂，爸，我妈过来的目的不是这个吧？”

两艘船泊在一起，科学家们又是开会又是研讨，每个人都



神色凝重。

“如果不能在氧气耗尽之前收回蛟龙号怎么办？必须定一个方案出来。”

“氧气是大问题，即使他们出舱呼吸，可一打开舱门，水就会灌进去的……”

“坏掉的马达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修好？”

“很难说……这么大的马达，只是拆卸下来就很难了，别说还要再装一个新的上去。也难为轮机工了。”

“再说咱们蛟龙号是 22 吨，不是 22 斤啊！对于能够承受这么大重力的马达，本身要求就高，安装程序也很复杂，一时半会儿怕是弄不好。”

付初和梅兰竹一边旁听，一边把老付下好的面条一碗一碗端上来。面条是船上的夜宵，因为很多人需要通宵值班或者制定科研方案，老付便在每晚 11 点左右多加这样一顿。

梅兰竹把面条放下来，还不肯走，听了一会儿便忍不住问：“这样让蛟龙号无休止地漂流下去，会不会找不到了？”

有位科学家吸了一口面条，口齿不清地说：“不会的，蛟龙号上有定位系统，不然它在海底时，向阳红 9 号怎么能跟着它呢？小姑娘，厨房有大蒜吗？我想嗑一瓣。”

徐老看向显示着蛟龙号定位的屏幕，脸色渐渐凝重，“小姑娘说得对。海底和海面的情况完全不同，所针对的定位方案



也应该不一样，所以现在的定位不一定最准确，只是大体方位。”

“那怎么办？”想要大蒜的科学家一筷子的面条都散了。

“可以在蛟龙号上装雷达，大洋一号和向阳红9号都来搜寻这个雷达的信号。”都兰举起筷子，交叉在一起，“两条相交线一定位，中间重叠的那个点，就是蛟龙号的最准确定位。”

“那这么说，还需要有人去给蛟龙号装雷达？”

船长面露难色，“蛙人们的橡皮艇到不了那么远的地方。”

梅兰竹没有放弃，“那为什么不用海龙号呢？大洋一号上的海龙号，那不也是潜水器吗？它的机械手是不是可以帮蛟龙号装雷达呢？”

都兰眼前一亮，“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可以试验一下。海龙号是无人下潜器，靠遥控来行动，甚至两个孩子都可以完成。”

“那……我可以遥控它吗？”梅兰竹跃跃欲试。

都兰连忙解释：“我只是打个比方，不是说真的由孩子来操控。”

徐老把筷子往面前的碗上一搁，“我倒是觉得，由他们来操控，可行。”

海龙号像是一个姜黄色的盒子，被压得扁扁的。黑夜中，那种黄色反着光，入水无声无息。它只需要一根脐带般的电缆就可以和母船沟通，而操作它的人则需要钻入母船上的模拟器中。这个模拟器比蛟龙号的模拟器还要小。梅兰竹觉得，自己



仿佛变成了一张折叠的纸，被塞进了一个漂流瓶里。做纸的感觉不怎么好，又冷又潮，坐立不安。

他们在屏幕上看到了海龙号拍摄的海底照片，在海底火山附近，竖立着一丛丛“黑烟囱”。原本曾被人认为寂静无声的海底世界，却悄无声息地繁衍着千奇百怪的生命。白得像瓷器的蟹，密密麻麻地覆满岩石；数不清的贻贝，毫不吃力地在海流中张合、觅食；还有羽毛一般插在石头上的未知生物，仿佛是某种鸟类为了求偶而张开的艳丽尾部……

梅兰竹浏览完所有资料，开始研究起操控按钮。按照徐老的说法，会用电视遥控器，就会操控海龙号，但她却看不懂这些按钮的意思。

“不会了吧？蒙了吧？操作说明在我这里，我跟我妈要的！”付初扬了扬手里的小册子，“你羡慕我吧？”

“简直是嫉妒……有妈疼的孩子真好！”

付初浏览了一遍小册子，信心满满，“很简单，这真的和电视遥控器差不多。”

他一边说，一边照着小册子的说明操作。屏幕上显示出了海龙号的状态，把目的地和任务设置好后，它像突然有了鲜活的生命，坠入大洋。巨大的水花开出，旋转翻滚，海面被切开，转眼又愈合。那如虹的气势，即使在屏幕上，也宛如身临其境。

“这样就可以了吗？这么简单？”梅兰竹问。



突然，“嗡”的一声，周围落入了漆黑中。

“怎么了？”

付初还在茫然四顾，梅兰竹已经反应过来，“可能是停电了。维修出故障的马达要用大量的电，船上的发电机大概过载了。”

“咱们赶紧出去吧，这儿有点儿吓人。”付初说。

“可是海龙号还没完成任务，我们不能走的。”梅兰竹推了推模拟器的舱门，那扇门纹丝不动，“而且这个，似乎是要用电才能打开的。也就是说，咱们也被困住了……”

“这里边的氧气会不会耗尽？”

“不会的，母船一定在想办法维修。而且这不是真正的潜水器，只是一个模拟舱。即使这是在真正的潜水器里，遇到故障，只要降低活动量，静止不动、沉默不语的情况下，也可以延长生命。”

“我倒不是真的怕，”付初觉得自己被看轻了，连忙解释，“主要是你怕黑不是吗？像你这么坚强的女孩怎么会怕黑？是那场事故的后遗症吗？”

梅兰竹从口袋里翻出手机，手机上的电量只剩下20%了。她打开手电，目光像这白光一样锐利，“你调查过我？”

“呃……当初我怀疑你是间谍，还跑去查了一些旧新闻。你想做潜航员，是不是因为家人的骨灰都在海里，想去看看？”

“你曾经把我当成坏女孩了吧？”



“是有一点儿。”

“其实是我该说对不起。”

“为啥？”

“因为是我主动要求来操作海龙号的，本来这一切都该和你无关，现在却把你给困进来了。”

“我倒是挺开心的。”

“开心？”

“有没有发现，你好像不怕黑了？只要克服了这一关，你就是无敌的！”

梅兰竹在黑暗中笑了，笑的涟漪扩散出去，直到被外边剧烈的拍打声所截住。整个舱壁“砰砰”地响了起来，声音急切如鼓点。

付初跳起来，“有人来找我们了！”

他们爬起来，双手拍击舱壁作为回应。“咚、咚、咚——”那声音听起来，像是海洋的心跳。

付初和梅兰竹推了推海龙号模拟器舱门，打开了！他们顺利来到甲板上。湿漉漉的海雾扬过来，全船上下都还在忙碌。

坏马达足足修理了七八个小时。停电之后，轮机长和电工只能轮流靠着月光，努力看清每一个精巧的部件。海风瑟瑟，他们站在吊笼上，上下不沾，仿佛停留在天空和海洋之间的缝



隙中。

深夜2点，轮机工舒了一口气，“终于好了。”

坏马达卸下，新马达换上，抢修发电机的工程也告捷了。电流重新回到了所有的电路中，新马达也运行正常，暗了几个小时的灯一瞬间全部亮了起来。

但轮机工没有立刻下来，他仍然站在高处，若有所思。他俯瞰着整艘船，只见它仿佛是一座城市，黑色的小点儿忙忙碌碌、各司其职，无人松懈。他暂时还不想回到那忙碌中去，在黑暗中，他摸到自己脸上的泪。几天前，家里发来邮件，说父亲去世了，他甚至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这么多天，他对谁也没说。说什么呢？现在，在无人的高处，在太平洋的环流之上，他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了。

此时，向阳红9号和大洋一号的监控屏幕上同时出现了蛟龙号的定位，两个坐标的延长线相交处，就是最准确的位置。两个孩子成功了！徐老通知蛟龙号，母船决定在清晨5点回收潜水器，请他们三人做好准备。

地球的一半在沉睡，一半正在醒来，然而向阳红9号是不眠的。海风吹得天旋地转，浪涌起来像是一座座小山，劈面而来。站在这里，人和水珠没有区别，都在扬起、落下，谁都无法在动荡的世界里寻找自我。付初和梅兰竹都睡不着，索性决定在甲板上等待回收。



不到5点，所有人员都已经就位。天呈现宝蓝色，海平面的颜色更浓烈，天和海吸收了彼此的色彩，时而亲吻彼此，时而分割彼此。过了一会儿，天空又变得伤痕累累，布满层叠的灰色云块，海浪则退到远方偃旗息鼓。

甲板出奇地安静，蛟龙号上的雷达时不时闪过一丝镭射般的红光。那道光浮浮沉沉，牵连着所有人的目光。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中完成，向阳红9号接近潜水器，橘色的蛙人小艇漾起浪花，来到蛟龙号身旁。蛙人爬上蛟龙号的背，挂上主吊缆，那一声轻微的“咔嚓”，像一枚扣子锁进扣鼻一般。

蛟龙号活了，摆动尾部，红色的背部如一面旗帜，切入、露出。紧接着，主吊缆被拖曳着，把蛟龙号一股脑儿地提了起来，画出一道银色的短弧。如同蒲公英的根找到了土地，终于，蛟龙号在向阳红9号的甲板上安顿了下来。

沿着蓝色的扶梯，手脚并用地爬上岸，这样简单的动作，唐冉他们三人却仿佛花了一个世纪去完成。唐冉打头，杨敏在后。太阳已经升起，甲板炙烤得温热，大家在微笑、在欢呼，却眼含热泪。

付云涛最后一个出现，他环视四周，拿起对讲机，“报告，下潜人员出舱完毕！”

付初跑过去，递上了早已准备好的国旗，梅兰竹把餐厅桌上摆着的花扎成一束抱了过来，献给了杨敏。唐冉一下子躺到



甲板上，用国旗覆盖着自己的脸庞，他不希望让人看到泪水。坚实的甲板一寸一寸延展，拥抱着、摇晃着他。

22个小时了，他在海中漂浮了将近一天一夜的时间，终于回到了最亲切的母船上，这感觉真好！

甲板上搁置着几大桶水，不知是谁喝了一声，仿佛约好了一般，大家搬起水桶，对着三人兜头浇下来。唐冉是头一遭，被激了一下，大叫着跳起来。

“这是船上的仪式，每个上浮的人都要被浇一桶海水。好好享受吧。”付云涛拍了拍他，自己也淋了一身。

唐冉一脸茫然地看着自己头上滴下来的水，“这海水，怎么会是黑色的？”

“那是酱油，哈哈，我特地给你准备的。”老付踱过来，指指另外一桶，“怕你冷，这还有一桶热水呢。要不要再来一桶？”

唐冉看到老付，就想起了那只牛背鹭。他四下搜寻，哪儿都找不着，便问：“哎，老付，那只等我回来的牛背鹭呢？”

老付闻言，脸上的笑容渐渐隐去，“哎，你说那鸟儿啊……鱼虾都不吃，厨房里的东西都喂遍了，什么都不肯吃。我查过了，它应该是生活在湿地的，吃牛背上的寄生虫。唉，我这儿哪弄活牛去！就……没喂活。”

牛背鹭躺在盛鱼的箱子上，洁白的塑料箱，泛着鱼腥味儿。



箱子里，是刚网上来还来不及收拾的鱼虾，在蹦跳着顶着箱盖。旺盛的生命力渐次消失，影子般融化在不再流动的海水中。

唐冉蹲下来，轻轻抚摩牛背鹭。你啊，来错了地方，认错了故乡，但是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我会给你举行一个海葬的，海底也有森林，也有草丛，有闪动如鸟的鱼群。

“在那儿，别再不吃东西了。”

老付叹口气，急着进厨房煮饺子去，付初跟着溜进厨房，叫了声：“爸！”

老付回头，伸出一只胳膊搂了搂他，另一只手搅动饺子防黏，“哎，给你包了点儿黄花鱼馅的饺子，一会儿就出锅了。你先和唐冉陪着徐老说会儿话去。”

“不用，唐冉和梅兰竹陪着徐老呢。我能帮你什么吗？”

“那你帮我看着火吧。我得下仓库翻翻菜去。”

“翻菜？”

“咳，这船上的厨子干的是粗活儿。上船前，装了40多吨的肉啊菜啊，每天都得进冷库归置归置。比如说，绿叶蔬菜得头一个月吃完，耐存的菜，像洋葱、土豆、胡萝卜，就留在后边吃。不说了，我得下去了。”

“爸……”

“又有啥事啊？”

付初冲上去从背后抱住老付。爸爸的气息浸着微微的汗味





儿和海风味儿，从他肉乎乎背部传出来。他把头埋进去，深深吸了一口，低声说：“爸，你辛苦了！”



| 尾声 |

太平洋的中部，一条看不见的线将地球分为东、西两个半球，那是国际日期变更线。向阳红9号此刻正压在这条线上驰骋。

船长说：“每次从西向东航行通过这条线时，船就会重复一天日期。而由东向西航行经过时，会跳过一天日期。”

“那我们是重复一天呢，还是跳过一天？”付初问，“我在船上已经完全迷失方向感了。”

“我们今天凌晨通过这条线，日期将重复一天。”船长在航海地图上用笔帽轻轻画下一条线。

“那就是说，我们过了两次同一天！”唐再说。

船长笑笑，“一般人一生中不太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我们和大洋一号的科学家打算庆祝一下。”

“那怎么庆祝呢？大吃一顿吗？”付初脑海里浮现出一桌满汉全席。他想，这还不得累死老付？他得帮老付做几个菜了。他会做什么菜呢？凉拌花生米好像还算拿得出手。

船长扫视全船，“经过和政委、科学家的讨论，我们一致决定，庆祝方式是——升、旗！”



升旗仪式定在早上8点。船上没有人赖床，早早地，全船的人都集合齐了。

不凑巧，这又是一个阴郁的雨天。风越刮越急，A型架发出尖厉的啸音。海上的视野是满眼的蓝，那蓝时刻变化着，从靛蓝到墨蓝。没有太阳，国旗就是太阳。

深蓝色的海上人，在白色大船上列队。政委宣布：“升旗仪式开始！”国歌与国旗一起徐徐升起，许多人轻声哼唱着国歌。

一艘船就是一曲乐章，每个人都是一个音符，在协奏中发出不可替代的音节。歌声像白色的浪花一般涌荡在人们的心头，就像燕鸥鸣叫着越过航线上空。

虽说是“放假”，可升旗仪式结束后，大家不得片刻安逸，又各自忙碌起来了。杨敏回到船舱内整理样品。她一边哼歌，一边给生物样品编号，放进冷柜。沉积物样品要量大小，分析化学成分。唯一可惜的是，海参和狮子鱼在上浮过程中因为压力变化，已经成了一滩肉泥。处置好样品后，她从蛟龙号的采样篮里捞出一块小鱼形状的塑料泡沫，这是她下潜之前特地放进去的，因为深海压力的原因，原本A4纸大小的泡沫，只剩下饼干那么大了。她打算把它送给唐冉做纪念品。

当她在甲板上找到唐冉时，却发现他的眼睛是湿润的，像春天破冰时升起白雾的湖水。她看了看海面，又看了看付初脚



下曾经盛放牛背鹭的空塑料箱，瞬间什么都明白了。

“看来下次我应该做一块牛背鹭送给你。”她嘀咕着走开了，把泡沫小鱼放在唐冉脚边。

过了一会儿，唐冉问付初：“你上次劝我去参加高考。要不，我去试试？”

“去啊！当然要去！就考咱们的海洋大学吧。这次的科学家有好多都是那所学校毕业的。只是，你应该挑一个好专业，最好和蛟龙号有点儿关联。”

“就学生物吧。”

“生物好，生物好，海洋生物！”

唐冉摇摇头，“什么生物都行。再遇到船上迷路的鸟儿，我就不会干瞪眼，让它死掉了。”

他们注视着海面，水手们在网鱼。捞上的章鱼在甲板上翻卷，迅速地变换体色，好像学会了变脸。这是它最绚烂夺目的终极表演。而其他“落网之鱼”则继续从容地向前，伴随着大船的引擎声，默默远去。

梅兰竹坐在A型架下歇息，忽然听到通知，要她去船长室，说有她的卫星电话，是谢蒙打来的。

“谢蒙为什么要找我？还把电话打到船上来了？”

梅兰竹疑惑地走进船长室，接过电话，听了一会儿。她双唇紧抿，双眉之间荡起波纹，就像是什么痛苦的事情正把她拖



进自己的巢穴中。

港口的海鸥低飞，无论晴天或雨天，它都毫不在乎，只顾赞美自己的翅膀和自由。

可这对于内心焦急不安的人来说，毫无意义。在电话里，谢蒙同情地说：“梅隆自动申请去西部地区孤儿院工作，你快回去告个别吧。”

船长为梅兰竹破例一次，停靠在一处不在计划内的港口，好方便她往回赶。船行驶得太慢，大海如此难以横渡。下了船是飞机，飞行路线图上画的是一条直线，她来回看着起点和终点，恨不得一步跨过去。

付初跟老付要了些方便带的吃食，放进她背包里，但她什么都吃不下。

好不容易来到孤儿院门口，远远地，她看到梅隆拎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上了一辆机场大巴，她连忙跑上去。

就差了一步，大巴司机启动了车子，梅隆在低头查看手机，没看到她。梅兰竹觉得心里有一只小手正在撕扯着，像撕毛衣上起的球一样。

她跟着那辆大巴跑起来，跑得脚都要离地起飞，可无论如何还是追不上它。就在车辆拐弯的一瞬间，梅隆抬起头，从一闪而过的车窗中看到了她，惊醒般地跳起来。



玻璃窗上闪过树木，葱葱茏茏地，印在梅隆颤抖的嘴唇上。然后树叶随一阵秋风掉落下来，满地都是刚开始泛黄的叶子，梅兰竹的鞋踢开它们，括出一条疤痕一般的路。

她直直地追着那辆车奔跑起来，“爸——爸——爸爸！”

为什么，为什么她没有早一点儿叫他一声“爸爸”呢？

阳光落地即溶，呼喊声也“唻”的一声化在了金色中。在车辆的拐弯处，视线再也不能跟随的地方，一片树叶搅乱了流动的薄雾。

那是2月的事，梅兰竹12岁，梅隆36岁。

她打赌要拿下蛟龙号少年潜航员的考试，而他则决定在这个满是上坡下坡的城市教更多的孩子学会骑车。半年过去了，她失败了，他也失败了。

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打包搬家的时候，梅兰竹想。这么多年来，她小小的房间早就被各种东西塞满。可是搬家时，只能选择能收进一只皮箱的必需物品。思念必须能够拎包而起，大部分的东西都太大了——用不了几次的豆浆机和“叮叮当当”的杯子，还有一柜的旧衣服，只能被打包堆到门口，养父母坚持要她穿上他们刚为她买的新衣服。

养父母来自北京，家里还有两只猫和一只狗。他们说北京有故宫和长城，还有各种各样的胡同。他们给她报了一所胡同



里的小学，还打算带她学习击剑和滑冰。

她在空空荡荡的床上躺下来，箱子在一旁堆得高高的。还有一晚，所有即将离开她的东西还能再陪陪她。她的窗外，是一个小型足球场，总有健康的少年，活跃生猛，一遍遍在教练的吆喝声中学会运用力量。

流云不舍昼夜，声音和灯光在暗下来的光线里轮番上映，回忆就像风筝，高低自由。清晨5点，梅兰竹打开门，穿戴整齐，养父母来接她去机场了。最后除了一只箱子，她什么都没带走。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带走的，比如大海。

提前两个小时到机场等候，这让她有机会见识最早班的地铁。打着呵欠抄着手的安检人员帮她提箱子；把报纸叠成一个豆腐块再看的上班族和抓紧时间补觉的学生，摇摇晃晃、事不关己。清早的阳光像是吸收了他们的能量才升起的，那么夺目，那么崭新，那么不顾一切。

过了安检后，她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飞机起落。

太阳光反射在机翼上，这应该是记忆里最明媚的一天。她在落地窗前逆光站着，等待的乘客们面目模糊，他们近半数都买好了返程票。只有她没有，她手中的单程票只能带来真正的离别。

“我就要走了，可我以后还会回来的。”她低声说。

以后，那是多久呢？她问自己，也许是长大后吧。那真的



还要好久好久呢!

突然，隔着安检口的传送带，她看到付初沐浴在金黄里对她笑。付初两侧，谢蒙和沈鱼一左一右钻出来。

直到此刻，梅兰竹才体会到心中的复杂情绪，她望着付初时，又羡慕又惆怅：他像太平洋里的领航鲸，总有办法去梦想之地。而他巡游至此时，把那种荧光一般的热情挥洒到了她的身上。可是，无论她多么珍惜，还是要失去。

付初走到传送带边，把一个包裹从那头放进去。

“唐再去报名高考班了，来不了，我们一起挑了这个礼物，带上吧！”为了抵抗机场的噪音，付初大声说道。

“在北京不开心了就回来，我们等着你！”沈鱼说。

“在那边儿想吃唐冉家馄饨了，说一声就行，我们给你寄速冻的过去，管够！”谢蒙跟上。

梅兰竹点点头，天知道她有多舍不得！她想留下来，再一次登上那艘洁白的大船，再一次把国旗捧在手里……

养父母在叫她了。机场广播台也在提醒，登机口即将关闭。

养母牵起她的手，往登机口走：“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咱们得快点儿！”

在回过头的一瞬间，泪水夺眶而出。她把梦想和伙伴们留在身后的这片大地上，将要只身面对陌生的未来。

坐在飞机上，引擎巨大的轰鸣声中，她打开包裹，一团红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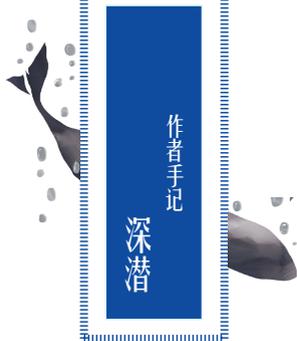


那是一个蛟龙号的模型，手掌大小，有点儿分量，上红下白，浮游款摆，像是一尾白鱼蹿进火红的炉窑。

在系安全带时，蛟龙号的模型落到她的膝盖上，腹部露出一排贴纸，像是唐冉贴在氧气瓶上的那种贴纸，两张贴在一起：梅花和一条捂着肚子的鱼。那腹泻鱼不能再形象了，而那朵梅花，毋庸置疑，是她。

她不知道，伙伴们正注视着那架飞机从机场腾空而起。对着飞机，他们一齐举起蛟龙号的模型，流畅的线条充盈了光，仿佛充满生命的汁液。

倏地，天空扑面而来，大海徐徐展开。在那之上，她如同一尾飞鱼，正轻轻横渡。



我是个与海结缘特别深的孩子。我生在海边，名字里都是“水”，父母的职业也都与海洋有关。

十几岁时，妈妈因参加公海划界项目随大洋一号出海航行了一个月，寄回一本她自己写的航海日记给我。里边描写了海上的日出、伴游船侧的海豚，还有刚被鱼叉叉到甲板上、不停变换颜色的章鱼，以及被一望无际的海洋包裹所产生的孤独和壮美感。

夜晚，我跑到海边，目光所及之处，黑潮涌动，船上的灯光冷冷地闪烁在天幕与海平面相接的地方，像是星星在海面上游荡，同时垂钓着我对妈妈的思念和对海的全部幻想。

我想，整个人类都对海洋有着隐秘而瑰丽的幻想吧，可是只



有科学能还原海的真实。

我国自主研发的载人深海潜水器蛟龙号的出现，给予了人们揭开海平面面纱的机会。2015年，搭载蛟龙号的母船向阳红9号停靠在青岛港的国家深海基地码头，与此同时，国家深海基地正式启用。

有一件大事就发生在身边，身为“海洋人”后代的我，竖起了浑身的雷达。我想，我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深海和蛟龙号的故事呢？这个选题让我很兴奋，于是，在自然资源部北海分局和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的帮助下，我得到了采访蛟龙号科研团队的许可。

采访时，我听到了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潜航员面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冷静，以及他们为整个下潜事业所付出的一切。

潜航员傅文韬的一段话特别打动我。我问他：“下潜到几千米深的海底，真的不害怕吗？”

他回答：“我对蛟龙号是很有信心的，安全问题我是一点儿都不担心的。”

我又问：“那家里人担心吗？”

他答：“那就不告诉家里人，免得他们担心啊！”

另一位潜航员唐嘉陵话不多，可是每次都非常热情、诚恳，有问必答。当我说，我写的是儿童文学时，他立刻温柔地笑了，



说他的儿子才3岁，每次都会指着蛟龙号的模型喊：“爸爸。”可是，要跟儿子解释蛟龙号是什么，实在太难了，有了这本书，他以后就可以念给儿子听了。

怀着极大的好奇，我走入了蛟龙号的车间。在这里，工程师们面对着满地的仪器设备和零件，一样样核对当天的任务。车间隔壁的一个房间是专门用来给潜航员练习机械臂抓取动作的，潜航员需要在这里练习上千次才能在水底完成精准、微小的动作……

下潜深度7062米，这个荣耀的数字闪烁的，是人类的智慧和探索未知永不满足的脚步。

这是一群英雄，他们把梦想奉献给海洋，陪伴家人的日子少之又少。在向阳红9号这艘大船上，在远离大陆的地方，潜航员和工作人员连亲人生病、离世，新生儿的出生都可能无法亲自到场。这些生命最重要的时刻留给他们的是大面积的空白，可他们无怨无悔。这是为了国家，更是为了全人类的蓝色梦想。

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对我来说更像是一场没有考试的自修。我看了所有蛟龙号的纪录片，所有能买到的相关书籍，所有深海基地和自然资源部北海分局分享给我的资料，然而还是有无数的问题不停冒出来、冒出来：怎样把这么多深奥的科学知识和专业名词用更浅显而准确的文字告诉孩子们？怎样让孩子真正了解科研团队的训练和工作的流程，切身感悟他们的刻苦、严谨、勇敢和



热情? ……

最后，我决定让一群来自不同家庭、为了同样的梦想而走向蛟龙号的青少年们自己叙说。在现实中，他们只能怀着好奇遥望蛟龙号，但在我的故事里，他们和潜航员们成为朋友、参加了少年下潜员的选拔、模拟操作蛟龙号潜入深海，还运用自己的智慧化解了蛟龙号遇到的危险。虽然，他们是虚构的人物，但他们用灵动的眼神鼓励我、驱动我，使我的故事逐渐丰满、成型。

完成了这本书，我也完成了自己的一次下潜。

十几岁的我，那个对着妈妈的航海日记向往不已的少女啊，我是否也圆了你一个梦呢？

于潇滢

2019年1月

